喃喃

扎西拉姆·多多　著

中信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扎西拉姆·多多

女，原名谈笑靖，汉族，生于 1978。

作者微博

http://t.sina.com.cn/dorophy101

喃喃

扎西拉姆·多多





星河
GALAXY

星光溢彩　汇之成河

扎 西 拉 姆· 多 多

喃 喃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喃喃 / 扎西拉姆·多多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86-3367-1

I．喃… II．扎…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0766号

喃喃
NAN NAN

著　　者：扎西拉姆·多多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16开
印　　张：15.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367-1/I·304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站：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010 - 84849555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 - 84849000

目　录

题名页
版权页
妄语
游吟
鬼话
弦歌

妄语

喃　喃

扎西拉姆·多多

前言

自幼便是个孤单的孩子，我习惯一个人想象自己的虚妄世界。

少年时开始多思虑，满心满怀的念头与言语，挤得肚肠都酸痛了，只好写下来，变成酸词句。

又到青年离家求学去，便总算因了这千山万水，可以将千言万语都寄予书信，借了问候友人的名分，自个儿滔滔不绝，也不管不顾别人是否有心听闻，是否有丝毫兴趣。

直到网络互联，博客兴起，便一掷纸笔，十指开始于键盘上，翻飞不已。字里行间既是倾诉，又是纪实，但总归还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不料，一朝微博成风。本来念头旋生旋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非要拓成文句，已是戏论，已是蛊惑；现如今，更凭了绝不微薄的微博，宣之化之，引之导之，到底多少人，会因此将那些念头，认假作真？怕我自己，便是第一人。

然而，微博之上，“沟通”之假象，的确吸引，明明是我自顾自说话，明明是你自顾自作答，竟即时虚拟出一幅惺惺相惜、吾道不孤的图景。

微博的火热，会不会恰恰证明了，每个人都是孤单的孩子，需要信息的喂养，需要自我的证明，需要心灵的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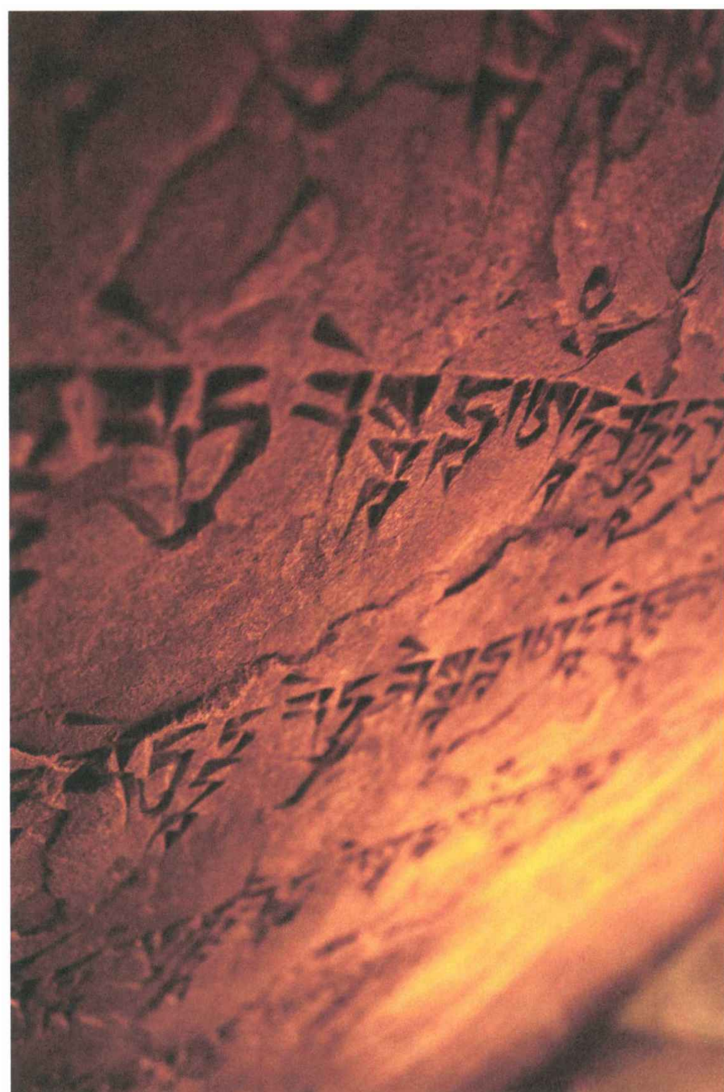
然而，我一定是所有孤单的孩子中最孤单的，我从未欣喜于任何形式的认同，我更反感一切立场的朋党。如果非要说我是一名文字工作者，那么我一定是文字工作者里面，最不相信文字的——我自言自语二十年，没有一句话、一个字能究竟指出，真实心性。

所以我偷偷写下了这些词句，一如微博，瞬时而短小，灵光一闪，无依无凭，狡黠地躲过了反对，也拒绝了认同。即便最后它们还是变成了铅字出现在你的面前，我已无须知道你的反应——它与我交汇的那个刹那已经过去，它与你交汇的这个刹那，我无从过问。这些都不过是刹那生灭的，妄语。

·那些说过的话，那些唱过的歌，那些冷暖自知的沉默·

1· 语言和文字真的是不可执取的东西。当一句话说出来或者写下来，它就不是你的了，你必须允许别人任意解读、甚至误读。所以我最想说的话，其实在我开口前的那一刹那已经说完。

2· 人们先是通过仓央嘉措的诗歌，来想象仓央嘉措，然后又通过想象中的仓央嘉措，来读他的诗。人们无法完全理解仓央嘉措，同时又错失了他真正的诗。这是所有诗者的无奈。因为人们以为诗乃是其作者制造的，必然就是作者的反映、是作者的一部分甚至全部。万一诗歌，只是诗者无意中拾到的遗珠呢？万一诗歌，只是诗者偶尔听来的天外之声？万一诗歌，只是诗者将自己委地成尘之后，与大地一同去接载的漫天花雨之一瓣呢？万一诗歌，根本就是天地所作，仅仅是由最无知而又谦卑的诗者代笔而书呢？企图通过诗歌去重构诗者形象这件事，使你错失了在诗歌中读取你自己的机会。文字无自性，如镜，映心。





3· 生活和生命，不是截然的两者，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把生命交给生活，营营役役却也真真切切，生命因生活而活生生；只是偶尔，我们也需要把生命还给自己——清白、清朗、自在、喜悦，就像当初上天将生命的资本交给我们时一样。

4· 静下来，才知道，平日里的忙，才是真正的懒。静下来才知道，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内心是如何的疏忽与冷漠——懒得观照内心的深刻希求与恐惧，懒得追问自心的疑惑与困顿，懒得呵护心地的柔软与苏醒。长久以来任其，任其随了外境去奔波驰求，任其在客尘里流浪易迁，这般的不闻不问，不思不量，竟也忍心！



5· 常有些词句，会忽而冒出来，有韵有折的，似心底住着个古时的歌姬，又像是胸中叠了幅散失的残卷。于是将其写下，成文时亦多任

性，无格无律，无依无凭。若是有诗词曲令的内行人见了，定会贻笑大方。然而，语出胸臆，恰如日出云霓，无心却理所当然。内行人的笑话，又怎么能冲淡那个外行人，独自的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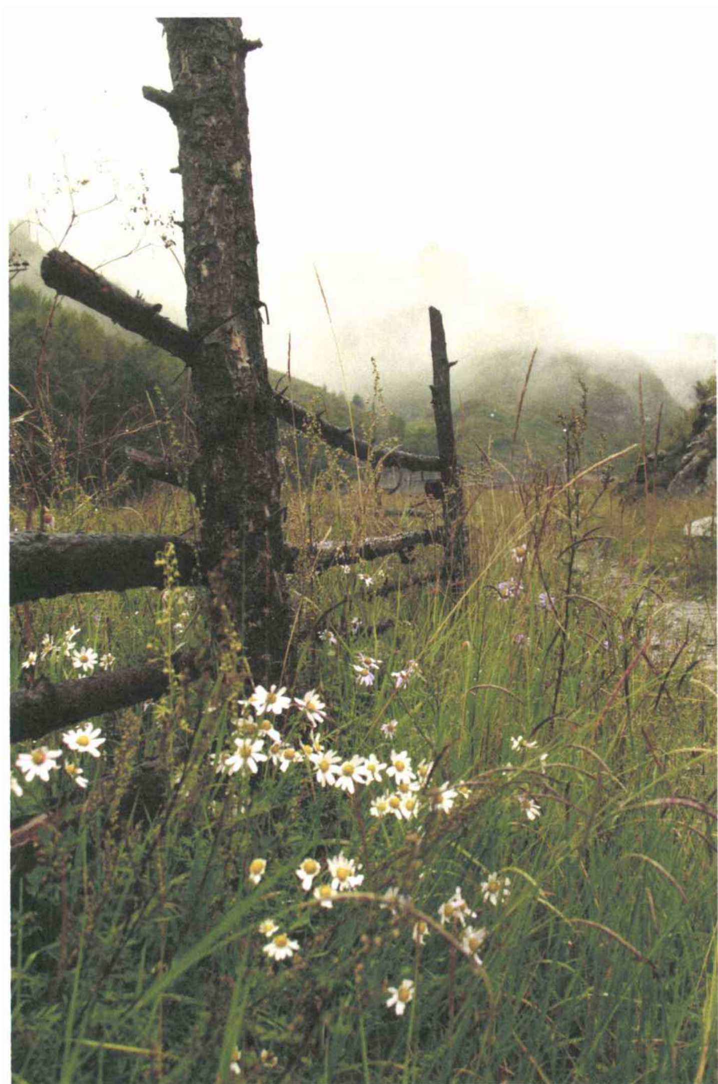
6· 寮房院外，薄纸简张贴了一副对联："心如朗月连天净，性似寒潭彻底清。"每日经过倒也视作寻常，只是今夜忽而发觉，联中所描摹之性状，实在难得。吾等心怀，怀忿怀嗔而难释；彼之性情，轻慢轻浮而难降，此之为多，且由来已久。



7· 风寒露重薄衣衫，烹茶煮豆邀僧家。换盏之间语攀谈，何事舍俗入伽蓝。感世道之荒唐？恐世途之仓皇？笑世人之张狂？悲世事之虚妄？寻世外之良方？疗世上之沧桑？松下数度问衲子，子不语。

8· 人间四月未成双，苦菜秀，靡草死，小暑至棂窗。人间五月未成双，温风至，蟋居辟，鹰习羽欲翔。人间六月未成双，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空廊。人间七月未成双，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藏。人间八月未成双，不觉奴心已成霜，素眉蹙，泪凝睫，不见叶绿与花黄。

9· 正月时，便托人送信，邀寄身湖州旧友，三月落英时分，南山的溪水初盈，明前的雨茶新炒，石上煮茶去罢。三月初八如期入山，等到初十友未见，策杖归。五月柴门半夜响，反穿衣裳推窗，见友憨笑道无恙，裹粽怀中送家常。这是我想象中的诗意人生，这辈子怕过不上了。



10· 谁泼墨这样浓，遮了云天隔了陈梦，沁入沉渊湿透新容，谁？谁相思这样重，冻了词章冷了句颂，滴尽愁思流失芳踪，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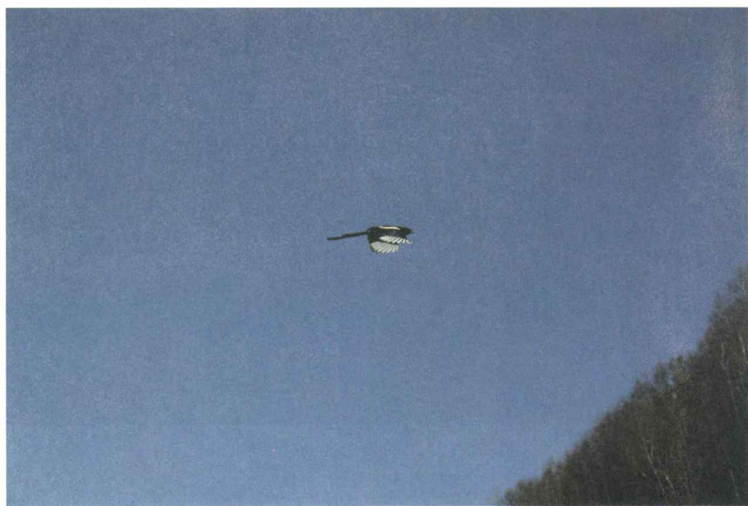
11· 秋云飞，秋水长，日光洒遍仍觉凉，好在心头情未尽，绵绵絮絮作衣裳。

12· 寒椏脆，雀儿飞，云巢虽似锦，茫茫不可栖；衔丸泥，筑小寄，若无依止处，安得向凌虚。

13· 明月出山巅，半为云遮，半被雾染。我劝月明莫笼烟，好献吾

师一夜圆。圆月知心如有性，骤然散雾，踊跃推云，上密静院交辉一片。好月儿，高擎中天，照彻人间，明耀三千，恰如吾师慧朗，又似君心清凉。寻思赞叹，再回身时月又掩。剩得余韵一缕，疏星几许，流萤点点，怕是只因君已眠，默！







14· 我们真的如自己以为的那般了解自己吗？我们又是否对那份了解有足够的确定？当我们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是证明给自己看的？当我们为了他人的评价而奋力辩驳的时候，会不会是说给自己听的？内观则自知，自知则自明，自明则不争讼，安之若素，如如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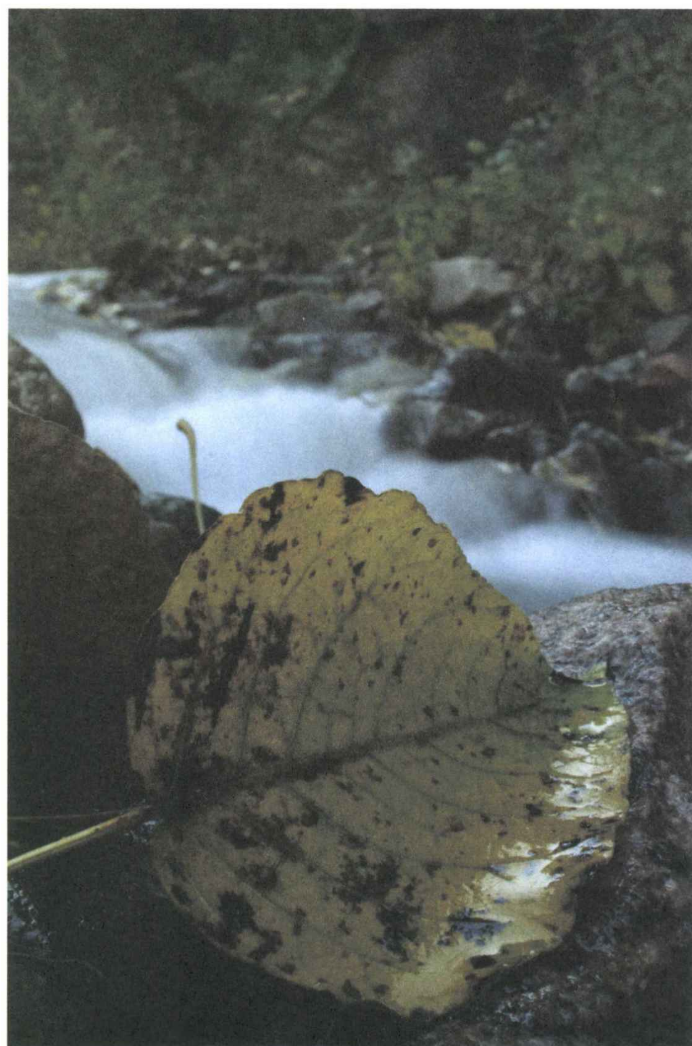
15· 如果可以接受自己也不那么完美，就不用忙着去粉饰了；如果可以承认自己并不那么伟大，就不用急着去证明了；如果可以去放弃自己的种种成见，就不用吵着去反驳了；如果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就不用哭着去申诉了；如果可以慢半拍，静半刻，低半头，就可以一直微笑了。



16· 一定要找机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体验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环境。在那里你才会开始明白：彼此不理解，不认同，不相同，并不可怕；你甚至会开始了解，因为不同，所以丰盛。等你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地方，也许你就能生出一些宽心，一些恕心，不动摇自己的决定，也不扰乱他人的决心。

17· 一定要找机会去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你、在乎你、要求你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是你开始认识你自己的最佳时候；没有人在乎你，是你开始照看自己的最好机会；没有人要求你，你才拥有空间审视自己的真实需求。

18· 不要害怕行走，即使我们哪里都不去，也从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不会在下一刻死去。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在一刹那一刹那中死亡，而我们把这个称之为“生活”。事实上，我们一生只出发了一次，其余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19· 在山谷里独自散步良久，深感：在博大面前，我们不得不宽和；在空阔面前，我们不得不放下；在澄澈面前，我们不得不清透——唯有做那如同大化的人，才不枉山河大地的用心。你也上路吧！

20· 出世觅道心，入世担道义。放下是洒脱，提起是勇猛。

21·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试试挑战自己身心极限的远足。因为经历过之后，你就会深刻地相信：一切的痛苦终于都是会过去的，而且当一切过去，就会发现所谓的痛苦，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22· 行走不是逃避自己的方式，更不是躲避世界的好办法。行走反而让你不得不看清楚自己，反而让你不得不跟世界好好相处。当他们都只是这个世界的游客时，你愿意做，这个世间的行者吗？

23· 如果我们真的足够爱自己，也许就会懂得放过别人。我们心里很多的苦，往往都是因为有个“别人”作对境，有个可憎、可贪、可妒、可嫌、可怨的“别人”藏在心里，死死不放。就像是用枷锁挟持了他人来做自己的心的狱卒，何以自虐至此！真的不愿意自己受苦的话，放下那人，便释放了自己。

24· 当我说：“你占据了我的心。”那实际是在说：“我满心想着要占据你。”没有什么可以前来占据我们的心，心只会被它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占据。因为缺少这种觉知，心总是一副无辜的样子。

25· 愤怒首先伤害的是愤怒的人自己，仇恨首先报复的是仇恨的人本身。怒与恨带来的不是力量，其实只是带来了存在感，而只有虚弱的人才需要存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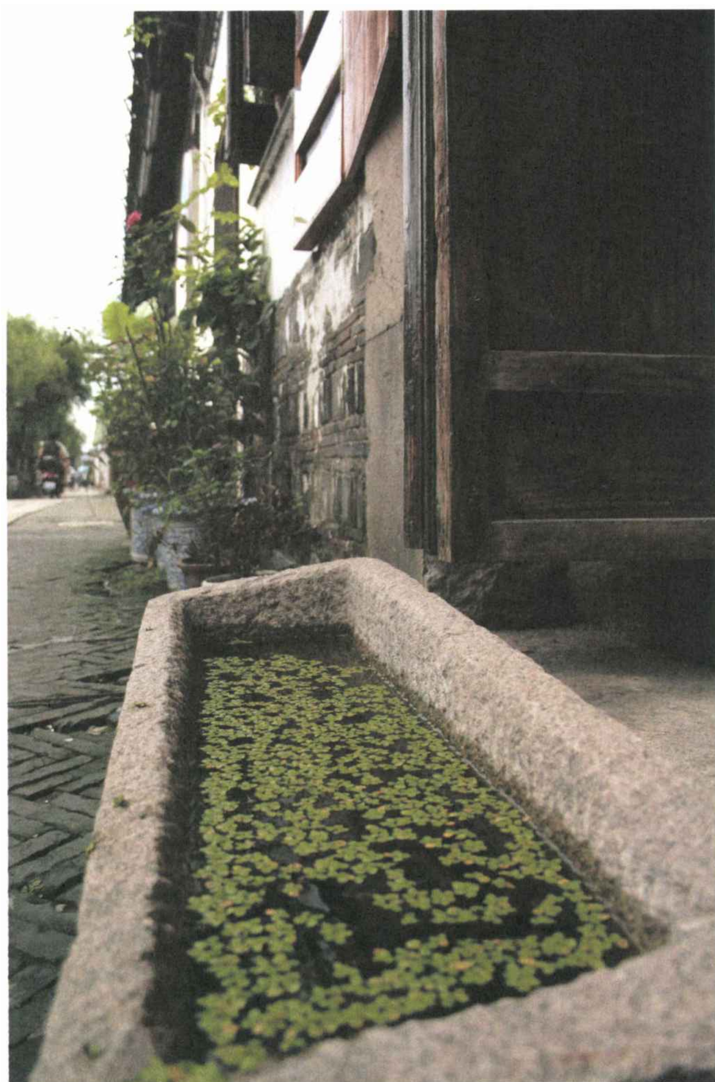




26· 所有的伤害里面都有我自己的责任，这是一定的。因为从最根本上来说，如果不是有一个我如此爱执的“自我”，就不会有可以被伤害到的“自己”。

27· 对于深深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遗忘。将他释出你的心怀，将他流放到你不再触及的记忆里，拒绝让他参与你的未来生命。对于恨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好好爱自己，他不愿给予你的善意，你要双倍奉还给自己。

28· 很多伤害，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将之理解成“无心”。他们并不是存心设计要去伤害谁的，他们只是太过保护自己，就像是曾经受伤的小兽。为了减少彼此之间这种基于妄想的不安全感与攻击性，我们即便受了伤，也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善意。



29· 总有些人要强调“不惮以最大的恶来揣测他人”，也许这是一个防备受到他人之欺骗与伤害的方法。然而，在他人前来伤害之前，我们其实已经用这种心念伤害了自己——以妄心投射出来的恶，未必会由现在他人身上，却一定会植入自己的心识之田。

30· 有时候，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犯的错误抱歉，也要为别人犯的错误抱歉。如果有人误会你，微笑着解释并对他说：很抱歉我成为了你产生烦恼的对境。因为我们不必非要争一时长短，却很有必要争取机会长

养一份柔软心地。

31. 如果想要寻求自我成长与自我完善，就要珍惜我们的“敌人”——只有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最尖锐、最苛刻地，将我们身上存在的问题，无限放大。若非如此，我们怕很难发现自己身上细微的过患。如此想来，生命中其实也并无“敌人”可言了。

32. 你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世界呈现在你心灵里面的影像。它不是世界本来的模样，是被你的认知方式过滤后的映射。所以，原谅这个世界吧，开始学习和世界好好地相处，正如我们应该与自己的心和解，和它好好地相处。





33· 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你对我的想象，所以我实在无法奉陪；你恨的不是我，你恨的是：你对我的投射，所以我的确爱莫能助。

34· 年轻的女子，总盼望能遇见个温雅的男子，想象着二人雨夜里对谈，他能频频为她添香。年轻的男子，总希望身后有个良善的女子，期许着暮光中轻寒渐重，她能悄悄为他添茶。岁月厮磨到最后，执手的，却总是那大咧咧为她添衣的男人，是那骂咧咧为他添饭的女人。时间并不残忍，只是美与真之间，若只能二选一的话，它总是留下真。





35· 善女子呵，你爱的那个人，他要珍惜你，并不是要把你当成稀世珍宝地去珍惜，只需要把你视为他生命里的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便可。他从不企图把你变成玉，他珍惜你现在的模样——不是最好，但是唯一。前提是，你也不必要求他一定是块玉才行。

36· 善女子呵，你爱的那个人，他要尊重你，并不是要对你唯命是从地尊重，只需要记住你有你的独立人格与思想便可。他从来不企图把你变成他或者他的一部分，他尊重你的所有决定——包括愚蠢的决定。前提是，你要真的有你的独立人格才行。



37· 善女子呵，你爱的那个人，他要舍得在你身上花时间，并不是要二十四小时随侍在侧，只需要时常花点时间了解你，再花点时间想念你便可。两个各自生活了二三十年的陌生人，突然进入对方的生活，除非他很有冒险精神，如果他不想深入了解你的话，基本上他也不打算长久地和你在一起。前提是，你也要坦诚而勇敢地敞开自己才行。

38· 爱是一种能力。如同其他切身体机能，爱的能力需要去培养与练习。从爱自己开始，到练习爱亲密的人，陌生的人，乃至于仇恨的人；从内心开始，到练习爱的言语，乃至于爱的身体力行。训练其他的身体机能，也许会有肢体受伤的可能，但练习爱，不会的。

39· 影子是光的妻，他们相爱却从不改变对方，也不用改变自己。他们变换着又彼此适应着；他们无法占有也无法分离；他们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同时消亡。喜欢这一种，最深的依赖，喜欢这一种，最自由的爱。你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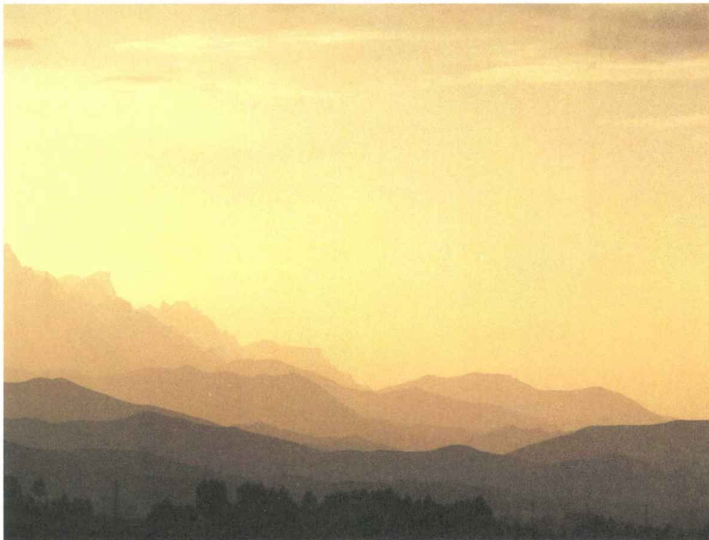
40· 善女子，不要因为失恋而失爱。眷恋是他给你的能量，爱却是你给你自己的一种能力。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缺少食物，而放弃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不是吗？

41· 善女子，你在爱情中所有的疑虑、困惑、撕扯和痛，都只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对的人而已。然而啊，在你真正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我知道，你是不会轻易相信我的，你会认为所有的痛苦是成就伟大爱情

的必要代价。但那个对的人，其实并不会要求你在爱中伟大，他只是要你，幸福。善女子，放下那个错的自己，去找那个对的人。

42· 善女子，我明白你的苦，不是因为他不再爱你，而是因为你还爱着他。然而啊，那些我们还爱着的黄花不也落了吗，那些我们爱着的白裙也不见了，就连我们爱着的长歌短笛都会渐渐远去……爱不是挽留的理由，爱是允许他来，允许他走。





43· 我们总是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是真的独立的，不需要相互依存就能拥有自由意志。要知道没有任何思想是你原创的，你的全部状态是整个人类社会加上整个时间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是极度不稳定的，你随时会被社会的大手一把推进下一个未知，与此同时，你自己也不可分割、不可推卸地推动着社会的伦常变化。

44· 有所坚持的人，才会尊重他人的坚持，就算谈不上尊重，起码也能够理解他人的固执。并不是说大家应该各执己见，像两堵石墙一般对立着，而只是应该有所了解：自内而外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他人强加的改造，会带来定的伤害甚至更大的反弹。

45· 但愿我能时时提醒自己：我看到的，比我理解到的多；我看不到的，比我看到的多。所有简单粗暴的批判，只不过是我对我自心之投射的批判罢了。



46· 但愿我能时时察觉：当我觉得他人不好，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他人和我不同。不要把自己当成标准答案，试图去测验这个世界的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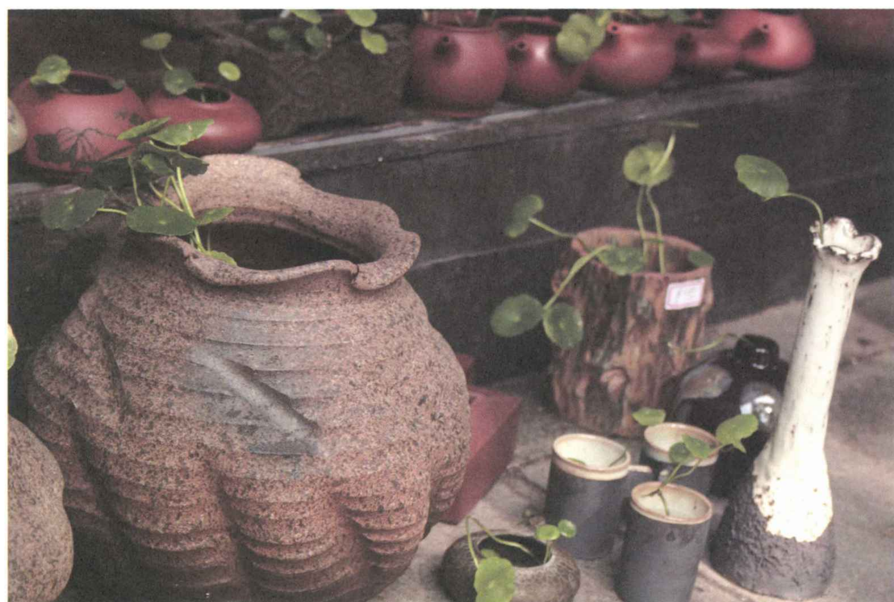
47· 其实啊，只有那些跟你很有缘的众生，才会念念不舍地伤害你，跟那些爱你的人一样。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因缘，他无法在你的生

命里留下痕迹。

48. 如果我们的相遇不能令世间更温暖，那么起码，我们不要对彼此冷漠了吧。就算一生只能令一个人欢喜，都要全力以赴，全心倾注。众生无量愿我无量寿，国土无量愿我无量光。

49. 朋友们之所以能够对你直言不讳，是因为对你的为人有了解，对你的心量有信心，可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50. 因为了解到世界的广大与多元，并觉知到自我的局限与狭隘，所以允许自己不懂得他人，也允许他人不懂得自己；所以不试图凌驾他人的意志，也不轻易置身于他人定立的评价体系——这大概就是最自由的孤独，最温柔的叛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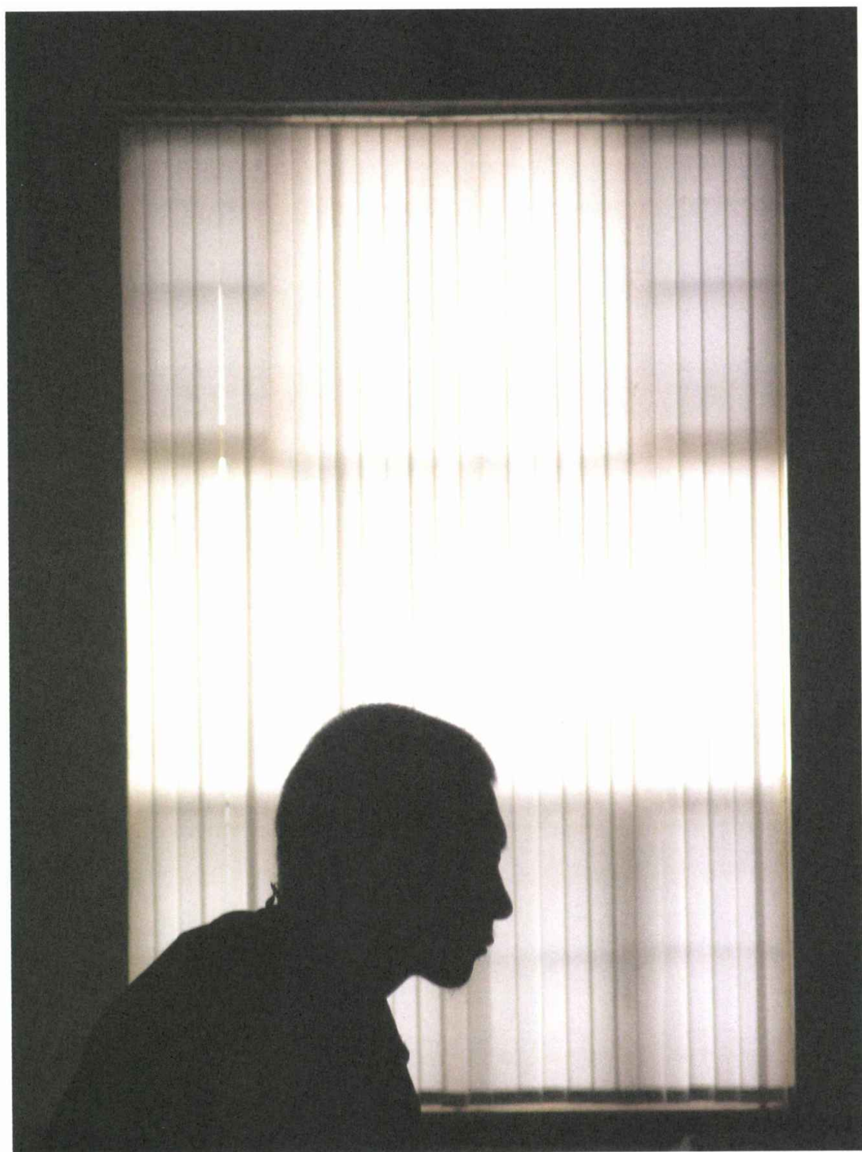




51. 世上少有双全法，内心真正向往的那些，需要以同样执著的另外一些东西去换取。所以了知自己的心之所向，尤为重要，唯有真正的了知，才能在取舍时不惧不悔。我愿意，以孤独换取自由，以淡泊换取幸福。

52. 如果你不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如果你也不为了满足自己而改变他人，你是孤独的，但你将因此而自由。你将在你身边营造出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小世界，宁静而淡泊。这个小世界将给予你及与你交往的人们，一个足够大的空间。

53. 我坚持表达，同时，我也坚持倾听。我坚持我的观点与立场，同时，我也坚持不去改变你的观点与立场。改变应该来自我们的交互与融通，而不是来自强制与压迫。





59· 那些特别懂得自娱的人，其实都是孤独却又不愿轻易打破孤独的孩子。所以他们学会了独自一个人的快乐方式，而那种快乐，恰是最不容易失去的。

60· 时常觉得，如今的世界因为人们膨胀的自我而变得异常拥挤；又因为我们各自的坚持与固执而处处都充满了尖锐物，一触即伤、一碰就痛。而我又哪里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和改造他人的能耐啊，我只能细小一点、再细小一点，给世界让出点微不足道的空间。虽然是软弱而无奈的做法，但起码不曾伤害谁，也爱护了自己。

61· 我决定不再试图说服谁。当我言语，那不是为了让你接受；当我沉默，也不是因你而退缩。你的每一个选择都由你的业力决定，我不会操控你的选择，我只和你一起，背负你的业力——是的，因为你既然在我命里显现，你就是我的业。

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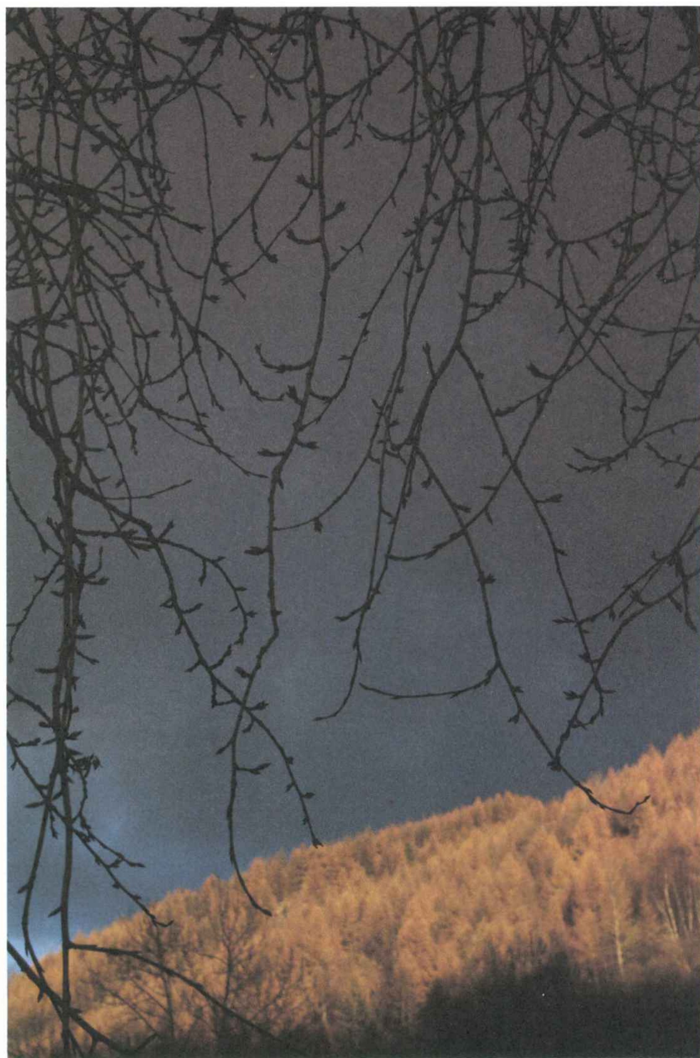




62· 当别人都希望百炼成钢，以战胜这世间的种种苦和难的时候，我却但愿能修出一个绕指柔。只有调柔寂静的“无厚”之心，方能发现这逼仄的世间亦还“有间”，方能“恢恢乎，游刃有余”，不是吗？

63· 当你太过刚强的时候，我只好柔软了，只好留出一点余地，让彼此回旋。否则的话，便是两相厌恶到要扭头就走、再会无期，也腾不出转身的空间啊，岂不是只能相困在一起？

64· 不对机的指点，只能是指指点点。所以建言，最好是不求则不予，四处给人提建议的人，其实既不在乎他人的需要，也不在乎自己的意见。



65· 有人刻薄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蛮不讲理，你马上对他胡搅蛮缠。有人对你冷漠忽视，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地就把你变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66· 接纳真实的自己，才有可能继而成为理想的自己。所有的自我改造与提升，都必须与自我真实接触，而非构建另一层自我，直接掩埋式覆盖原先的自己——那并不是新生，不过是一套新枷锁。

67· 自由不如自在。自由毕竟需要依赖外在因由，而自在，只需要当下与自己同在。快乐不如安乐，快乐多是快速消逝的欲乐，而安乐是安稳绵延的喜乐。

68·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亦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隐与显，都是风景与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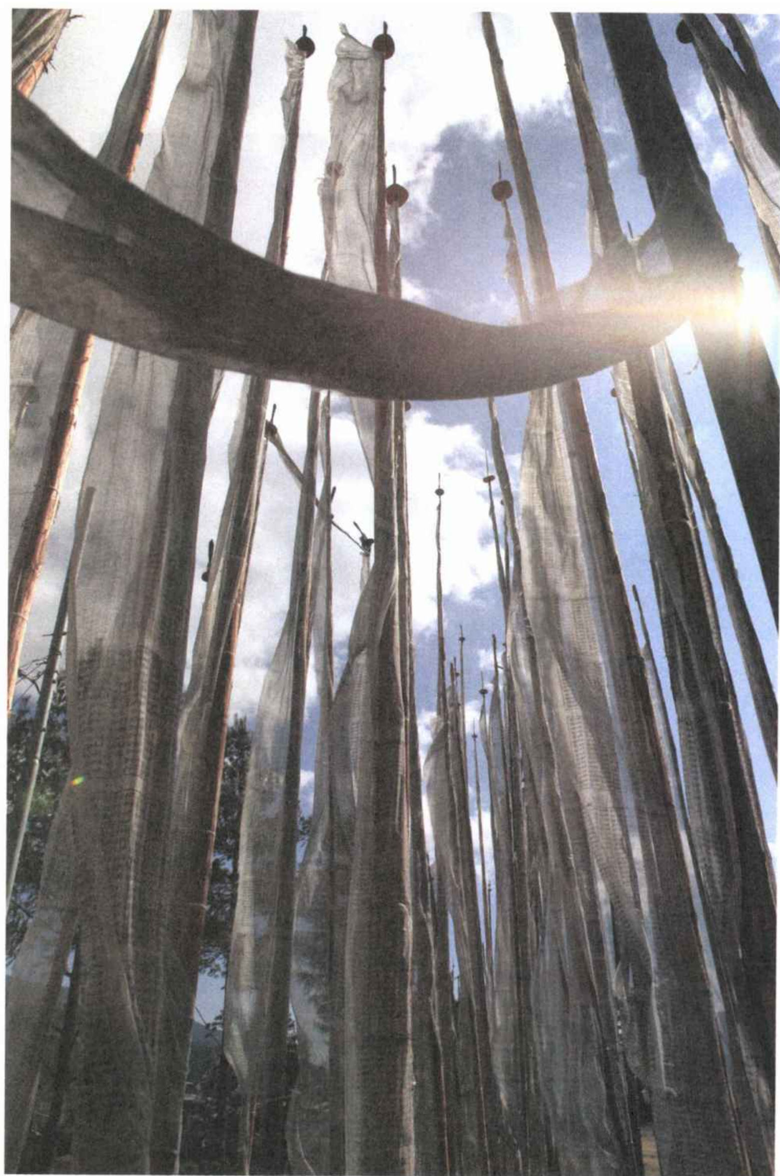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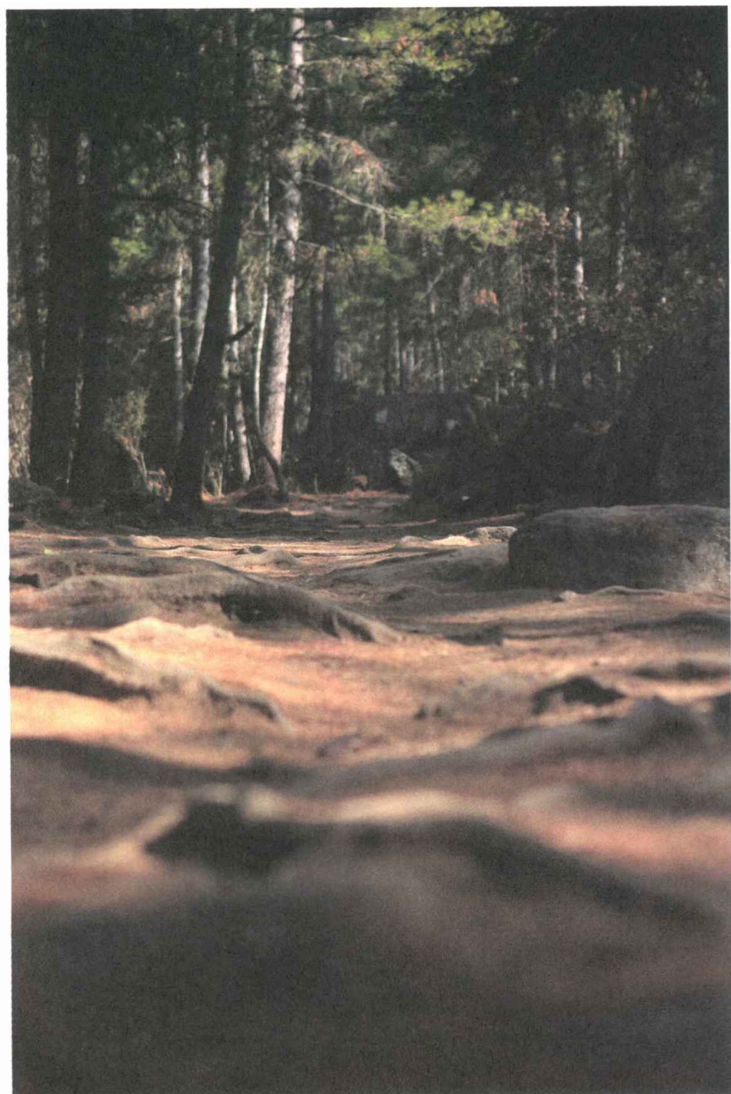


69. 于定居地作客居想，解系缚；于客居地作栖居想，得安稳。阴雨多时终放晴，于山间散步，探视那不属于我的一亩三分地，也欣喜。

70. 生命中一定要有所热爱。不见得我们能够将自己热爱的事情作为职业，但一定要有一件事，它是我们在所有其他人、事、物上付出时间与心力的充分理由；它是我们作出任何努力的发心所在；也是我们整个生命之流的导归之处。若没有它，我们将活得漫无目的，鸡零狗碎。

71. 对于那些短暂的欢愉，我虽然不会拒绝享受，但总免不了心怀忧伤。也许是因为始终相信，还有一些更为永恒的东西，值得去寻求吧。而当行走在寻求永恒的路上，又难以避免地要遭受更多的痛苦，但总还是心怀希望。大概是因为始终相信，痛苦不过是和欢愉一样，短暂的无常。







72· 每一天都是无尽岁月里无法挽留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无穷变化中无法复制的一天，每一时一分一秒、每个刹那亦是如此：一如往常的无常，一成不变地变化，一旦了解关于时间的真相，感慨将变得莫名其妙，祈求也难免言不由衷。安立一个时间的刻度，只为了记取：除了当下，别无其他。

73· 所谓温暖，是纵然如冰冻三尺的河流，仍努力反射着阳光；所谓慈悲，是纵然出三界如风，仍不舍众生，频频顾盼。

74· 愿无法独善其身的我们，能够自净其意，努力成为时代洪流中的一股小小小清流。要相信，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同一池浑水，但也要相信，我若清澈一点，你便同样清澈一点。

75· 除夕之际，回望而省思之际。身可有更自律？语可有更调柔？意可有更寂静？苦境现前可会不更植苦因？心许乐愿可会勤修乐因？与自己相处可否不敷衍？与外界相处可否不计较？走向圆满觉醒的步伐可曾延迟、退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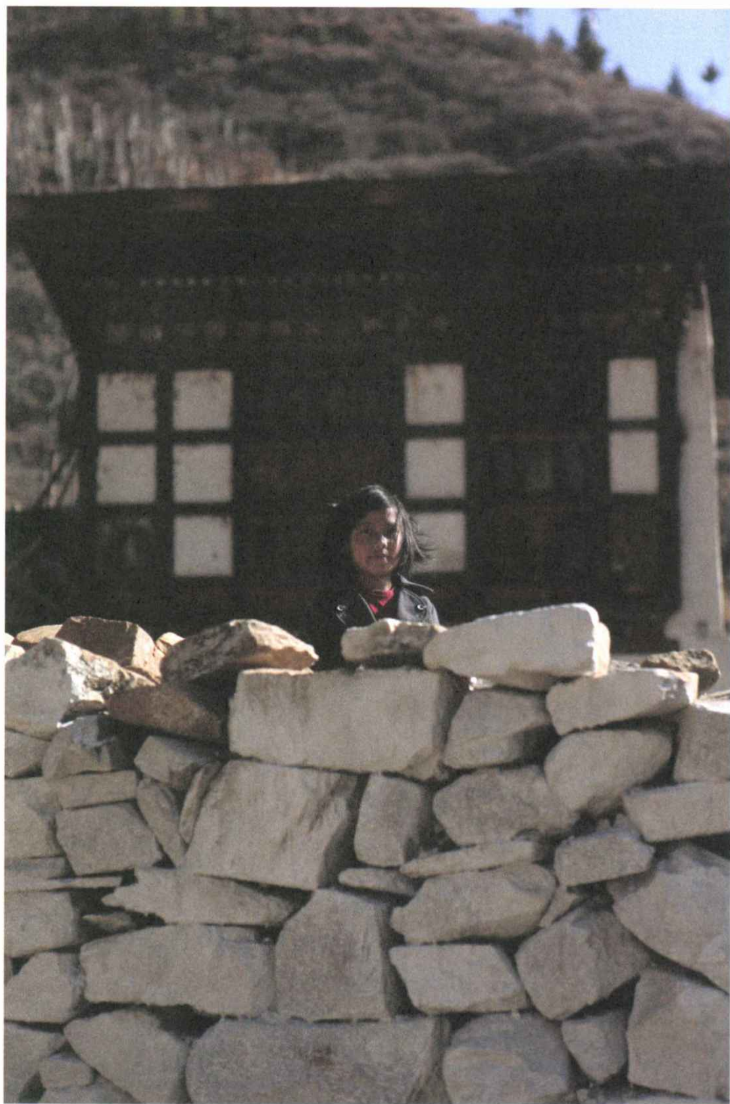
76· 如果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愿我起码能说出我曾经如何错过。如果你不愿意信任那些真正伟大的觉者，希望你起码愿意听听我卑微的悔意。

77· 我首先希望，能找到自己的活法。于是一切的陈述与表达，所有的创造和创作，都来自本真的生命——都是我如此活着的结果或者痕迹。如果不能，我希望起码，能够努力活成，我自己说的那个样子。这是我对真实的最低要求。

78· 世人犯糊涂，或者犯错，往往是因为寂寞。而世间、出世间的成就，都大多是因为耐得住寂寞。写作是件寂寞的事，你再努力地表达，人们都只能看见他们想看到的东西，批判与赞叹都与你无关。写作

也是一件温暖的事，你是你自己永远的聆听者，永远的相知相惜。

79· 我说出了这些，或者那些，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理解，也不是为了让他人接受。仅仅是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就已经能让我们获得一份珍贵的谦逊了。当然，这不过又是我的一个，不一定要被别人理解或者接受的想法而已。



游吟

喃　喃

扎西拉姆·多多

喃喃·游吟

前言

写作于我，并非创作。

常常觉得，我并不能制造任何文字，即便真的努力去尝试，最后得到的，也并无惊喜。但凡是触动我的文字，都是在它出现之前，我对其毫无预料的，我只是无知又谦卑地，等待被它穿过。

而我的心又是如此的钝感无力，有时候明明知道有一股宏大之流已经到达，但能够清晰感知又书写下来的，只有其中的一个瞥见。所以常常留下的，仅是些短小的诗句。若用尽力气，要将涌然而去的那一股思潮记录下来，充其量也只是对它的回忆与描摹再加上许多想象罢了，不真实也不真诚。

可即使曾数度与明灵擦肩而过，也从来不会觉得可惜或者叹惋，因为我知道，伟大之流会一再地找到，那些始终保持无知与谦卑的孩子。

生命于我，也像是一次毫无预料的书写。

虽然常常会去计划我的人生，但是真正精彩的部分，都不是我所计划的。只是在每次转折的时刻，努力保持着一点小好奇与一份小勇气，好随顺生命之流将我带到下一个出口而已。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生命的计划，到底分了多少步，任何一种境况，看似结局的，也许都只是个过渡，生命轻轻拐一个弯，又走向了更远处。我总是愿意相信，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在为一个更为宏大的目的而累积力量。

至于那更为宏大的到底是什么？我不急于了解，凡是我能想到的，都不够宏大，它定在我的意想之外，乃超我之物。

书写的人生，是一场无边的游吟，向着一场无知的渺茫，乾坤独步，边走边唱。

人生的书写，是一个人的诗史，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且歌且行。

·寻何而去·

即将西行，来者问我："你希望从这一次行走中得到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我想了好久，说："没有。"

来者似乎对我的答案不太满意，继续引导："用这么长的时间走这么远的路，总是希望收获些什么的吧？"我说："嗯，这个……走出去了，就知道会获得什么了，坐在这里想是想不到的。"

来者沮丧地换了一个话题："那为了这次行走，你要放弃些什么？"

我说："一无所有的人谈什么放弃呢？"

来者颓然，我开始暗想：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关心得与失的问题？他们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是不是都想得特透彻才决定的呢？不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对这次行走太不重视了？于是我开始想象玄奘当年的心情。



贞观三年，那一年玄奘和我此时同岁，据说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到天竺学习佛法。那时候的玄奘已经是"游学于洛阳、长安、成都及江南各地，求教于名僧，执经问"。很快就在佛学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有"佛门千里驹"之誉。去国西行，他要放弃的，至少比今天的我多。问一声古德呵，你去，你舍什么而去？你行，你求什么而

行？许久许久，有一个声音穿越历史的重门，自那高处沉沉俯向我：

那一年长安的月光清冽，夜夜凉如水，可清凉不了群生的恼热啊，清凉不了。

那一隅有佛陀的话语自书页上剥落，那是凝固的论典，不是真理啊，不是。

真理应是那明明灵灵的生命，生命应是那行行进进中的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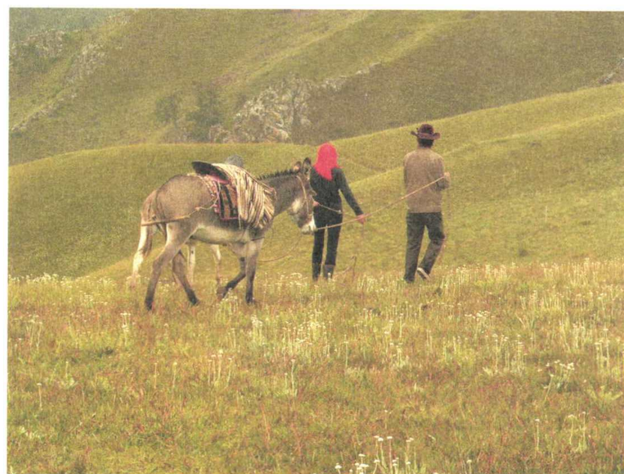
于是我走了，舍浮名，求真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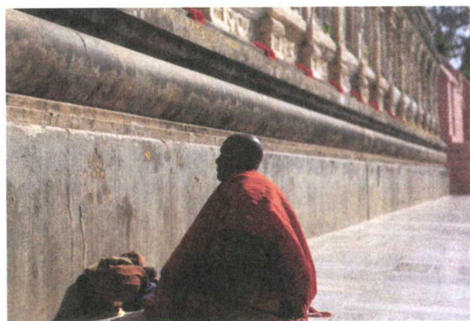
但是我的走中有不舍，不舍在生死中流浪的有情，固执不舍。

而我的求中有不执，不执文字幻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我合掌，送别那渺然天音。如果再有人来问我希望从这一次行走中得到什么，我想我终于可以回答：我想得到生命本身要给予我的答案，如果有人来问我为了这次行走需要放弃什么，我会说：放弃我的懦弱吧，勇猛精进！

2006年6月25日　书于广州





·启程·

启程不为离乡，

行走便是家园；

真经岂是文字，

生命方是真经。

我们出发，不是因为所要找寻的不在这里，在在处处无不有佛，无形之处，赫然有道；我们出发，不是因为净土只在远方，当心莲盛放，净土就在目前；我们出发，不是试图逆溯时光，时间其实虚妄，只有一个真实的刹那，叫做当下。其实行走不需要理由，生命只能以流动的形态呈现，生机必须在无常变幻中开显。于是我们阔步走去，沿着真理一径不灭的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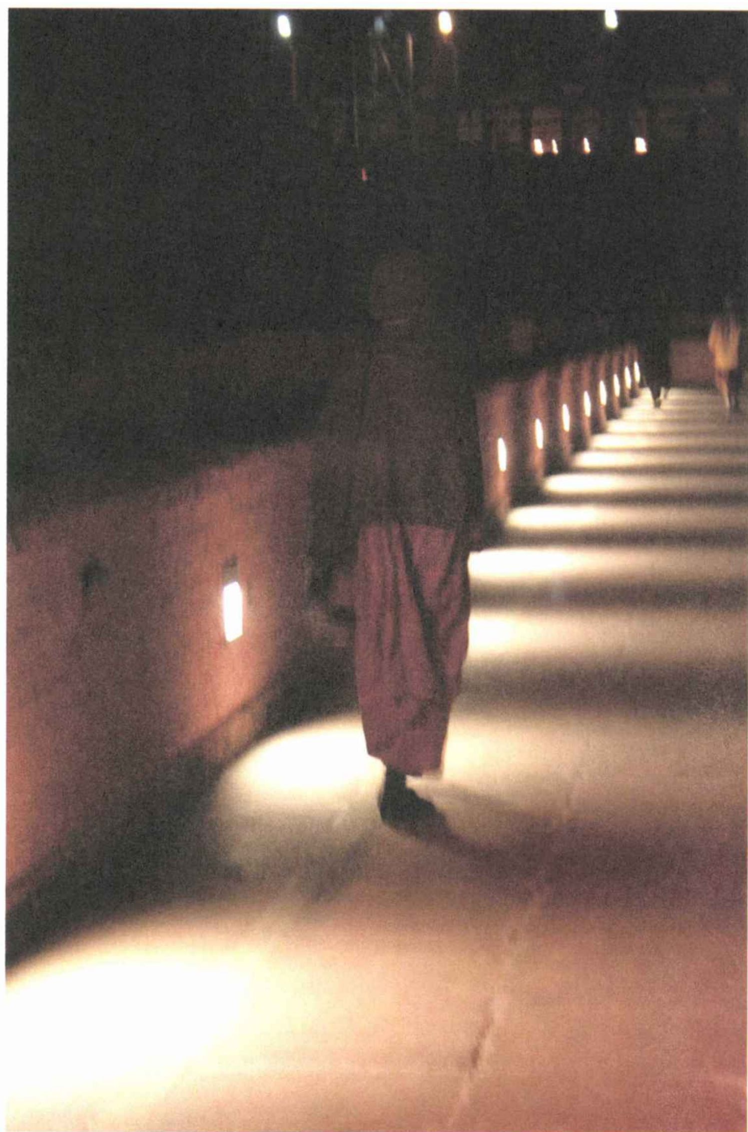
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在夜雾中看到那个悄悄离开王宫的身影，那样的年轻、健美、尊贵，那是已经决心离家的悉达多太子。但没有人看见他眼里的忧伤，更无人知晓他内心的迷惘——到底建多高的城墙才能抵挡死劫生关，拥有多丰盛的财富才能敌得过流变无常？如果身为太子，统摄之王，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与那贫穷的首陀罗并无二样，那么答案定然不在这华丽之宫堡内，也不在这国王之宝冠上。悉达多启程了，也许启程时，他并不清楚该向何方去，他只是相信在某一个地方，会有他的答案，他只是相信生命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仅是百万生、无量劫以来的重复流转。

悉达多是勇敢的，他的勇敢不是因为敢于违抗父命，舍弃王位。他要违抗的，是轮回的宿命。出离从来不是逃避，从浮名与幻财中出离，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有承认这一切都不恒久的勇气；出离也从来不是抛弃——若不执实何妨得，如能知空哪怕失！出离只是坦然地拥有，同时能得失无惧；出离就是出发，向着究竟真理步步接近，向着真实心性

步步接近。

我出发了，我的脚步将渐行渐远；我的心，将回到真实家园。

2006年7月20日　书于韶关





·不见黄鹤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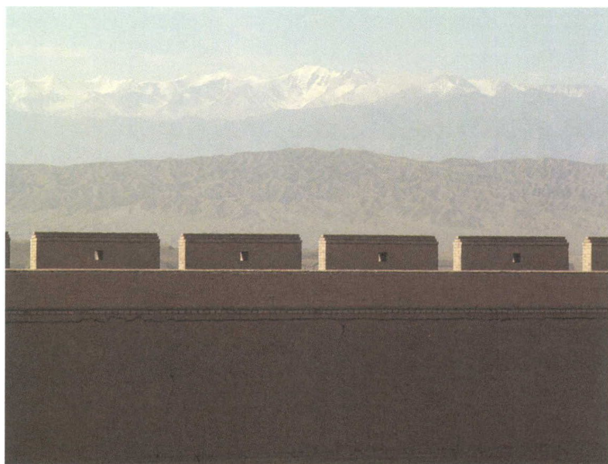
今晨五时半不到，被唤醒，六时已经离开衡阳，直奔武汉而去。中午十二时，到达汉阳，总算结束了从没到过湖北省的历史。

白日里又是一番名寺参拜，一番忙碌拍摄，可我心里只想着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也不知道是崔颢成就了黄鹤楼的声名，还是黄鹤楼激发了崔颢的才情，或者根本是，造物本无意，人间自多情。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哪一座现代建筑物可以让人触动这般情愫了吧，人们只能够对旧物怀古，祭奠那些远去的人文忧伤。

如今的城市也许缺少的就是这种微酸的忧伤，而只剩下焦躁和郁闷。忧伤是需要酝酿的，而城市太匆忙，连一场雨都来得太突然，不再会为什么去酝酿。忧伤是需要距离的，而城市太拥挤，想得到的，就要马上得到，思念没有市场。忧伤是需要一颗懂得狂喜的心去领会的，而人们从来没有狂热地爱过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也不会令他们癫狂。



因此黄鹤楼显得弥足珍贵了，一如崔颢当日的情怀，我寻此遗情而去。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远眺，据说江那边就是黄鹤楼，据说八点钟楼上就会亮起灯火。可从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不见高楼矗立，更不见灯火辉煌。桥下人声倒是鼎沸，桥上车流也如织，城市不因黄鹤归去而寂寞。听说黄鹤楼因为正在修整，并不开放，所以在桥上无从得见。坐车经过近前，依稀可见华丽飞檐，可也只是短短一瞬，就擦肩而过了。

崔颢若知，怕是亦要叹息，因没有我来与他一道凭吊，烟波江上的那股离愁。

2006年7月23日书于汉阳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记得宗萨钦哲仁波切曾经说过："如果你们真的了解，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带到中土的佛法有多么的珍贵，你们就会同意，即使将整个大地铺满黄金以作供养，都不足以报答祖师的恩德。"当我站在少林寺内的立雪亭前，静静听着当年达摩祖师如何一苇渡江，又如何为断臂求法的神光安心的故事，一种力量缓缓向我袭来——是悲心殷重的力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是禅师要参的话头，禅师问而不答，我自己的答案已经在心内悄然相应：佛性无东西，祖师未作意。一苇能渡江，悲心为舟楫。

慈悲似乎总是出现在佛教语境里，但它绝不是佛教徒的专利，更不是佛教徒用来自我吹嘘的工具。但"慈悲"的确在佛法里以各种形式体现着，这也许是佛法在世间流布两千五百多年，仍能鲜活不衰的原因之一——因为慈悲与人心相应、与天道不违。

我所领悟的"慈悲"，其内涵应是"了知"多于"仁慈"。"仁慈"取决于立场，而"了知"直指实相。"慈悲"是智慧而不是情绪，是对实相了达之后的大悲周遍——了知生命经历的不圆满，自然生发出要提升生命的愿望，知苦以后开始抉择，此"抉择心"就是慈悲心的另一层面。当悲心成长，足够深广博大之后，推及他人，能感他人之苦乐，此谓之"平等"。"平等"亦是慈悲心的另一层面，此后，一切出于慈悲心的抉择都是利乐有情的因。故说，祖师西来何需作意，行住坐卧皆是法施。



可扪心自问，还远未具足慈悲心，唯有在达摩祖师闭关洞前合十祈请，加持劣根小徒能生起真实无伪之大悲心，不造作、不退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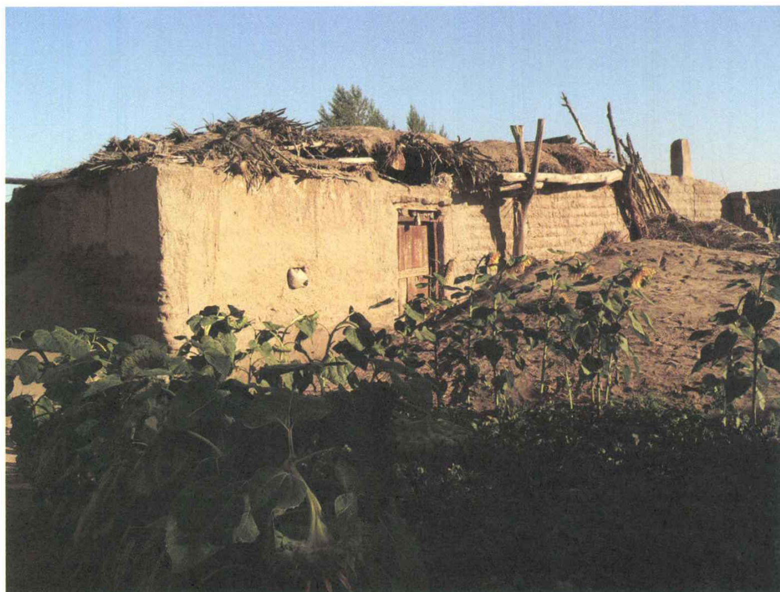
7月25日　书于河南嵩山

·小王淀村老张头·

老张头是在我们决定实在找不到投宿的人家，就只能在村子里找块合适的空地搭帐篷过夜的时候出现的，及时得像是那场伏中的暴雨。老张头似乎不会笑，而且大概是因为脑血栓后遗症，他的头总是不自主地轻微地摇晃着，看上去就像是一直在叹息；一副用了有些年头的老花镜，被他用一根细绳子在脑后勒着才不至于从鼻子上滑下来。老张头衣服的头四颗扣子永远敞着，干瘦黝黑的胸脯微颔，透着谦逊甚至谦卑。

你甚至不能说老张头是热情的，但的确好客。我们正在村子里找地方投宿，老张头刚好路过，别人顺手一指说这位老张家有余房，老张头也不细问，就说："是有。"我们问，大爷能带我们去瞧瞧吗？他回答："成。"看过了房间我们认为可以挤得下四个男同伴，就对老人说："谢谢您，大爷，我们打算让四个男的住在这里，我们现在还要去别的人家给两个女同伴找地方住。"老张头走到对面屋一撩门帘说："这还有一间，女娃可以住这里。"就这样，刚好路过的老张头，成了我们西行路上第一个投靠的人。

当我们六人将硕大的行李包搬到屋里，老张头静静地看着我们各自摆放、收拾，却并不上前打听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一直轻轻地摇晃着他的头，在院子里等我们整顿停当。后来我们介绍道，我们是打算重走唐僧西行路的六个人，从西安出发，要走到印度去，今天路过小王淀村留宿一晚，明天再接着赶路。老张头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时候我才看到了老张头的笑，当周围好奇的邻居不时探进头来，老张头就小声地对他们说："他们是西天取经去的，不简单得很。"



老张头的老伴已经不在，他有一个儿子，却是“寄居”在儿子的家里。当他的儿子和儿媳回到家中，老张头紧张起来，赶忙将儿子拉到一边，想必是向儿子解释为什么家里收留了这么一群陌生的来客。看到儿子并没有反对，老张头放下心来，搬了张板凳坐到院子门口轻晃着头，不时回答着好奇的乡亲们的询问。

没想到的是，当我们第二天和老张头告别，提出要给老人家留下点钱作为酬谢。老张头第一次激动起来，忙说：“咳！不能要你们的钱，不用的，不用的。”说着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五十块钱，告诉我们：“我这是住在儿子、儿媳家，这是他们家，你们帮帮忙，把这五十块钱给我儿媳。”

我们一下子反倒不知如何是好，可老张头一再地坚持，接近是哀求了，我们只好答应他，把钱交给他的儿媳妇。老张头的儿媳也是百般拒绝，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五十块钱，最后我们硬是把钱塞到了她的口袋里，才算作罢。出门的时候，老张头感激地说：“谢谢你们了啊，这下子我就不欠他们什么了。”

我从未和农民深入地接触过，和老张头也不算，但他让我感到触动。老张头是乐助的，他的乐助甚至已经深植于内，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也不需要谁来感恩，而成为了本能。他在家中没有很高的地位，却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的坚持几乎隐没在卑微的身姿里，但心

中那杆秤不会失却，默默去做便是。反观自己，却有着太多的信条，太多的理想主义，但“信受”不代表可以“奉行”，也许唯有当我们将内心所相信的那些小美好变成生命的本能，才能活进大乾坤里。

再见了，好人！不为那一晚的借宿，只为你一生奉行的良善，将终生影响我的良心。

2006年8月3日　书于法门寺





·天河注水，径归何处·

在来到天水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更不消说它的显赫背景——伏羲之“故里”。如果不是当年玄奘大师经此去西域，我也不会因重走西行路而来到这个城市。对我来说，直到我在天水出现之前，天水就像根本不存在。

幸而这是个网络时代，缺失了几千年的历史，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搜索出个大概：“天水早期名称叫上邽，上邽是由春秋时邽县演变而来的。”

“‘天水’，是当地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地名。最早始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天水得名，源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

“天水别称秦州。秦州之名最早始于魏文帝元年（220年）。”

“天水是‘秦’的发祥地，自三国以来，在天水以‘秦’字命名的地方很多，如秦安、秦岭、秦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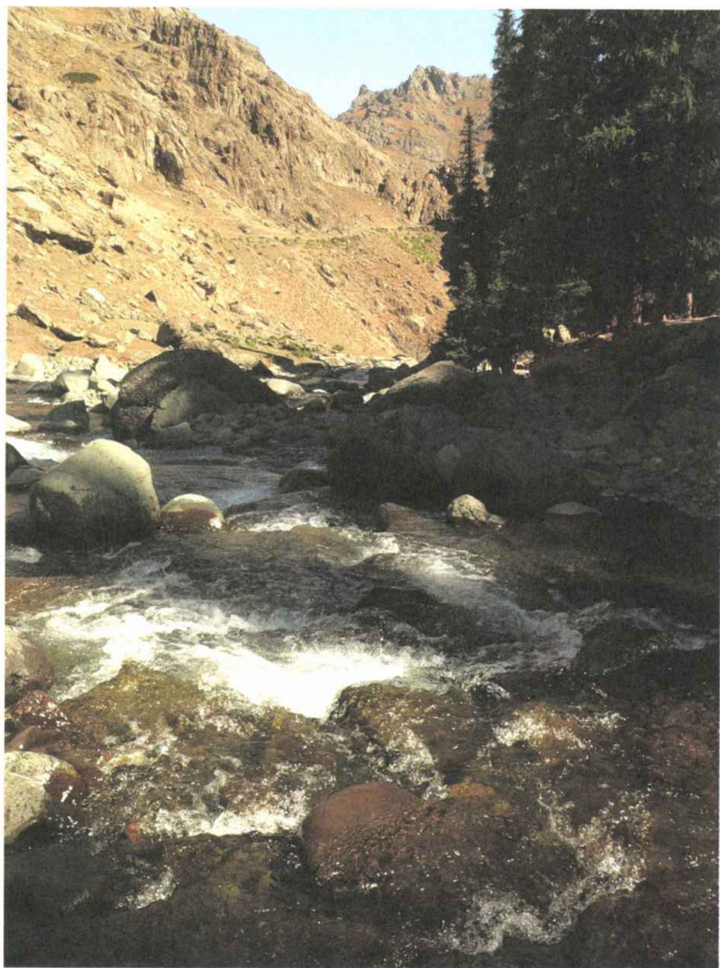
“天水还有一古称，叫‘成纪’。成纪之名，始地西汉，但宋代以前只是在秦安县境内，宋时才改移天水。成纪得名与传说中的伏羲氏有关。称天水为‘龙城’，因它是‘人首龙身’的人类始祖伏羲出世之地，是龙的故乡。《汉书·地理志》也载，天水郡有成纪县，故天水素有‘羲皇故里’之称。”



“天水是古老传说中伏羲氏创立八卦之地；‘汉之飞将军’李广生于成纪，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张骞使西域出于陇右，唐玄奘经此去印度诸国，杜甫避难秦州，均与天水有关而载于史册。”

这一座城市因为神族而圣化，因为知名的过客而留名。然而当我试图在史料之外，在城市的巷陌之间，在市井间的生生息息里找寻天水的人文特质与城市性格时，却发现，四下茫茫寻不得也。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是因为停留的时间太短，因为目光所及太肤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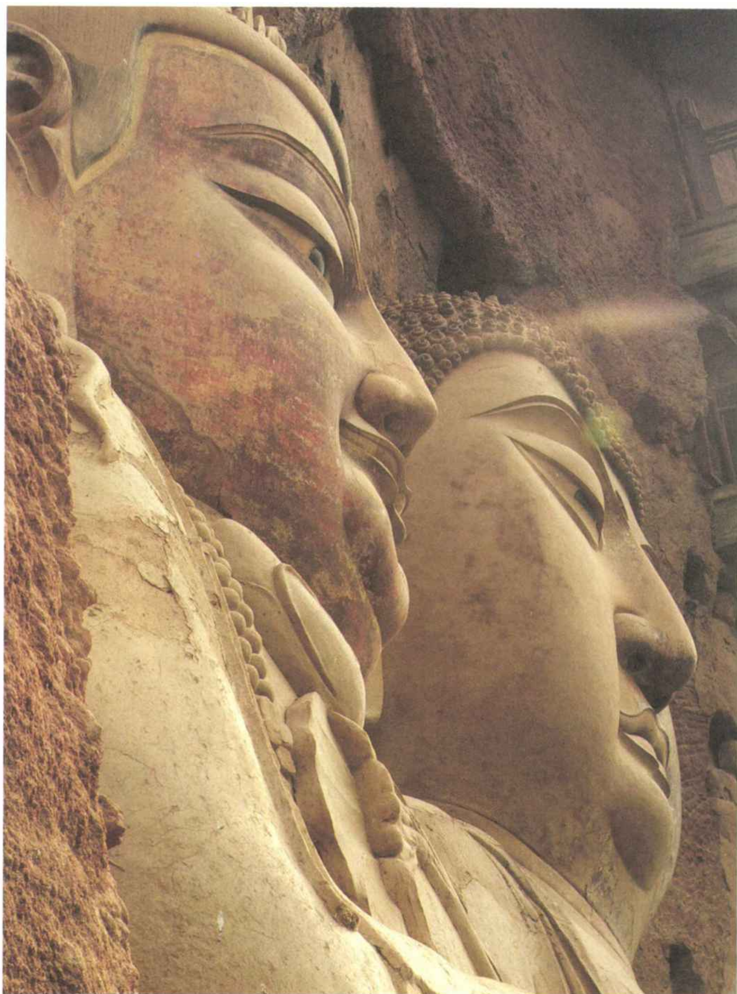
但分明可见的是，城市改造的“粗暴”痕迹，我指的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太整齐、太标准、太划一的形象改造工程。以至于当我站在市中心，只需一秒钟就告诉自己说这是任何一座中国的中型城市，然后深信不疑。这样的城市改造难道不是粗暴的吗——粗暴地背叛自己的独特性，去取悦不知谁人的审美价值。我甚至认为，如果深圳这样做也就罢了，毕竟深圳没有历史；如果上海这样做也就罢了，毕竟取悦了大部分人对国际化大都会的想象；但天水大可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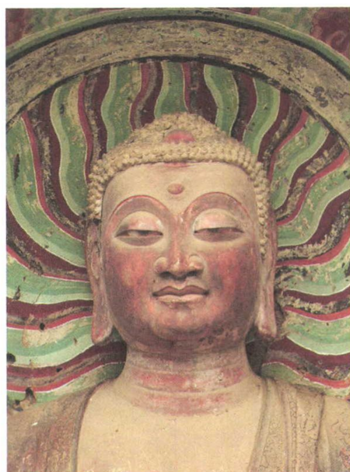


天水不必很精致，因为自伏羲开始的七千年传奇已经是大写意；天水不必很奢华，因为最繁华不过文化之交融、跌宕，与财富其实无关；天水不必很温和，朝代更迭英雄百战，英雄的子孙有足够的理由忠义豪壮、性情刚烈。

城市有时候像一位老母，城市的子民天生带着这个城市的基因密码，因城市的文化养分而存在。而城市的子民突然一日嫌了母丑，不容分说将城市掘地三尺改造成陌生的“大美人”，美是美了，但若没有了本土、本源文化的子宫，恐怕最后城市的子民就都会如同“克隆”，如果子民们统统不介意“千城一面”，那么到时候也别惊讶，在各个城市里居住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雷同，越来越平庸。

2006年8月11日　书于甘肃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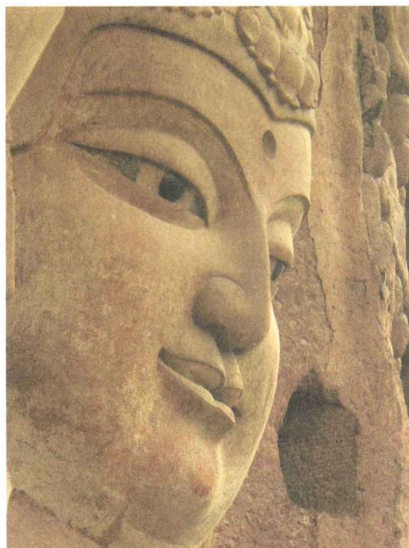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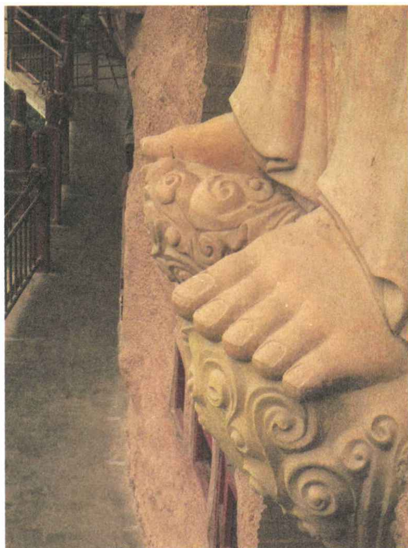


·关于时间的迷信·

这些日子以来，几乎都在和“历史”打交道，每天随着西行队伍寻访各种古迹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到皮影戏，从西夏碑文到清末的凉州宝卷，一下子丰富得有点大脑消化不良。当然，在种种古迹之中，有时候也会掺杂着“新迹”，年代不够久远甚至根本是当代的作品。每每这个时候，同行中就会有人摇着头说：“没什么价值。”

难道只有时间，才能为一切器物赋予价值？难道匠人的匠心，艺人的技艺在时间洗炼之前，都只能如同草履？而在我看来，一切物品就其本身而言，都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情器世界中的一切都不过是无常流变中的短暂聚合罢了，保得了三千年，保证不了在第三千零一年不会坏灭——而这些古物之所以让人由衷赞叹，其实是因为对人的敬仰：对创意者，对制造者，对发掘者，对收集者，对保存者；也是因为对所倾注的心力的钦佩：虔敬之心，竭诚之心，钻研之心，不倦之心，护惜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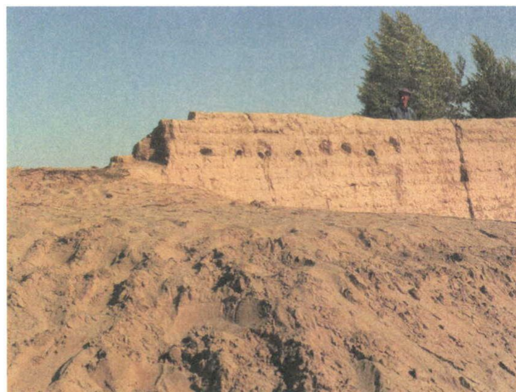
当一件汉代的青铜器摆放在面前，我们是在试图通过它的神韵，捕捉两千年前那一位无名工匠内心的创作冲动，通过它体悟另一颗心灵对美的激赏。“时间”对这一件青铜器而言，是一双双摩挲其上的手，是一双双鉴赏不已的眼睛，再加上，令其逐渐耗损的日月水火，没有几千年的人来人往，鄙夷或者赞叹，“时间”则不过是大虚妄一场。

而对于一件现代流水线上生产的工艺品，如果能够体会作者的心思，工人的付出，如果真的有对人的敬重，又怎么会轻易认定其毫无价值呢？劳动者眉心的汗从来都不轻，若对人们当下的鲜活付出不去赞赏，而对一件远古的死物顶礼膜拜，那只是对时间的迷信，其实与艺术鉴赏无关。



是心勾召了山河大地，是心抉择了美丑恶善，也许只有真正地去善护人心、感恩人心、敬畏人心，才能真正地欣赏世界，也许真正地做到了以“人”为本，才不至于玩“物”丧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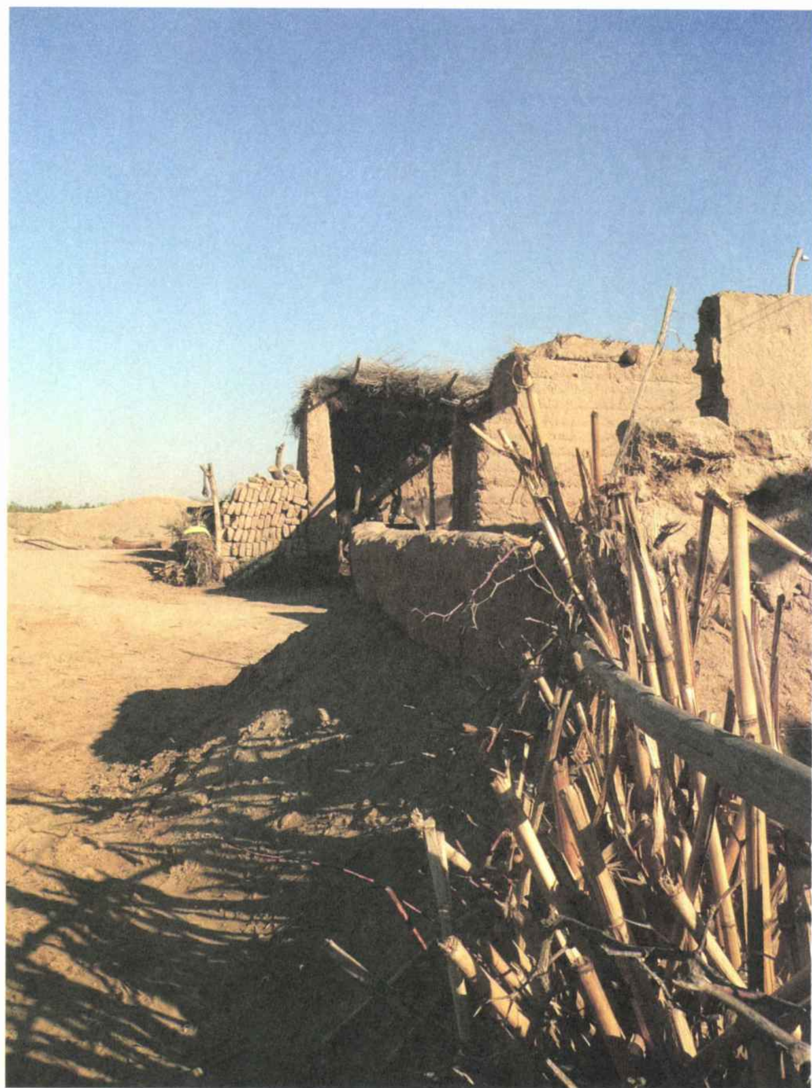
2006年8月18日　书于甘肃省武威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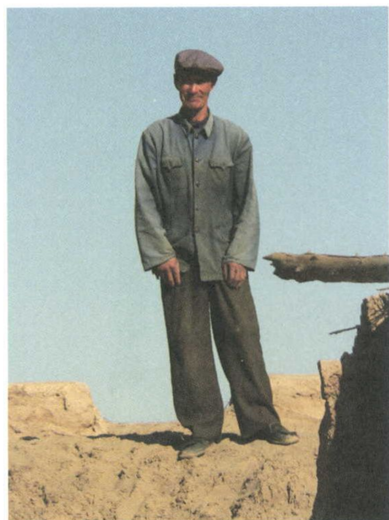


·命如逝水·

你也许会以为这是远古时代的断壁残垣，但它的确仅在十几年前，还是生生不息的村庄，鸡鸣犬吠。婴儿曾在这里新生，少年曾在这里做梦，汉子日日在陇头唱着“花儿”，姑娘夜夜在窗下绣锦折花。是一场浩劫从天而降吗？让一切生命迹象都遁入了地底？天地不答，只留一片怅然空寂，任凭我嘶声追问，都只报以西风，煞煞如泣。

行走沙间，我用力想象生命是如何一昼夜一昼夜地从这里流失的，那些曾经因为水而丰盈的生命，终于因为水的枯竭而殆尽。十几年的时间，对于人的一生也许很漫长，也许人们早就忘记了是从哪一天开始，这片土地出现了败相。但对于天地造化，十几年只是一刹那。如果造化有情，他会不会痛苦地质问人间，凭什么在一刹那之间毁灭了他的葱绿和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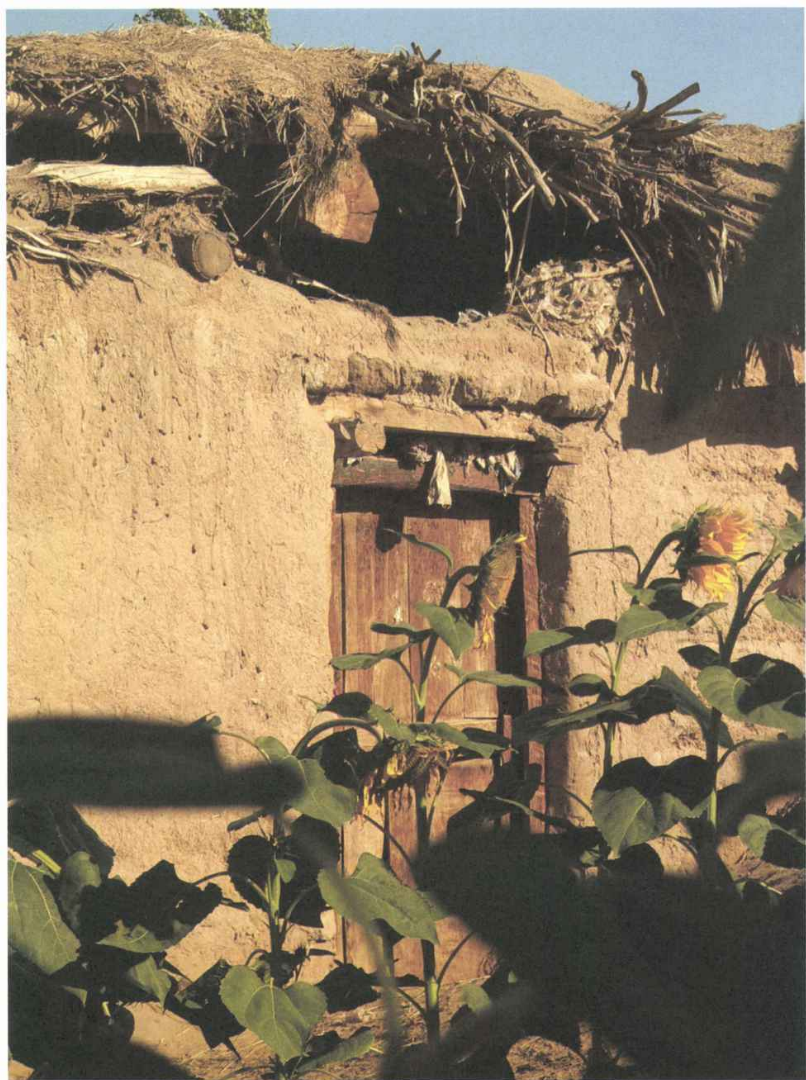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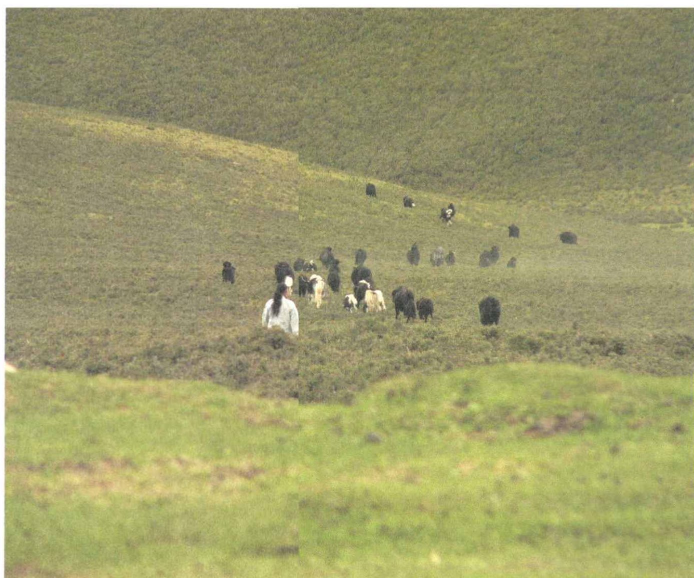


行走沙间，我既恨又怜：因为无知也罢，因为蔑视大自然的因果也罢，毕竟人们已经被迫离开了家园，离开了百年以来都称之为“故乡”的地方，也离开了原本以为，百年之后可以安然入葬的土壤。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远离故土，永远作别故乡的那一口水井，是一种撕裂、一种放逐，是黄沙漫漫也席卷不走的绝望、衰草扬扬也掩盖不了的忧伤。有一口水就有一丝生机，然而要有多浩淼的水啊，才能让干涸的心灵重新滋长希望，让恼热众生感到清凉？

“如今，我才明白，什么叫做水。水的名字叫做生命，水的名字叫做恩赐，水的名字叫做菩萨。”这是玄奘在水囊掉落沙漠时候的感叹，这会不会也是，背井离乡的宋河村人最后的领悟，最无声的呐喊？

2006年8月21日　书于甘肃省民勤县薛百乡宋河村





·梦的拓片·

亲爱的丽卿：

我的窗外，现在是一片温润的草原，海拔3200米。不远处还有一个牛圈，是用黑色的石块垒成的。昨夜一场雨，让石块越发黑得油亮了，可牛儿们并不在圈里，都到了山那头吃早饭去了。抬头，远山之后更有远山。如果天涯是那红尘滚滚的现实，这里，便是尘外不相关的梦境了。

为什么一早起来，在冷风中给你写信？因为这一个遗世独立的牧场，让我想起了孩童时的最高理想；想起那时候的自己，就会想起你。从小到大，我们有过许多的梦想，大部分，如今已遗忘，其他的，不敢再去奢望。当我们只剩下欲望，却绝口不提梦想的时候，我们一起老了。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因缘际会，或是怎样的一种幸运，自己竟会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牧场，一场久远以来的梦，竟突然出现在现实里。山谷中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仿佛一不小心就要悠扬成长歌，向着天际旋绕开去；牧草乍浓乍淡的馨香，似乎要随山脚的路，再蜿蜒一程，要从这一个初秋渗透到来年的盛夏里；牛羊觅食的身影忽隐忽现，就像牧羊人的歌声，引得人仰目长啸。不知道这所有甜蜜意象和那一股微酸感动，能不能纳入我的行囊，让我携着它奔赴前程，提醒自己生命中还有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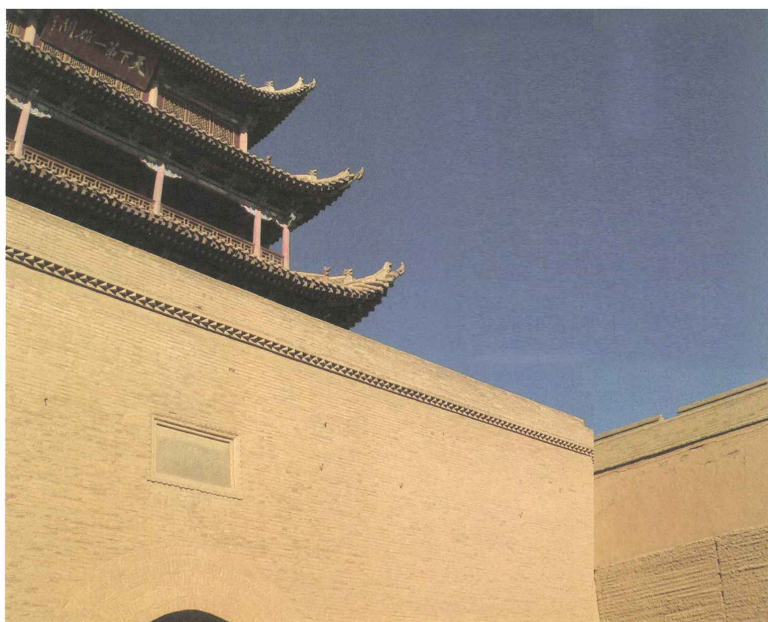
不应该被遗忘的单纯梦想。只要善护持自己的柔软心地，也许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它就会不期而至，踏步而来。



丽卿，这不是我寄给你的信啊，是我们同做过的一个梦，在肃南康乐草原被我觅得了，我急急将其拓下，遥遥与你分享。

祝福你平安、喜乐、吉祥！

2006年8月27日早晨，书于甘肃省肃南康乐乡康乐草原



·嘉峪关狂思·

不见车辚辚
未闻马萧萧
尤感铁衣曾历寒光照
雄关镇守离人恨
莫使怨笛逼云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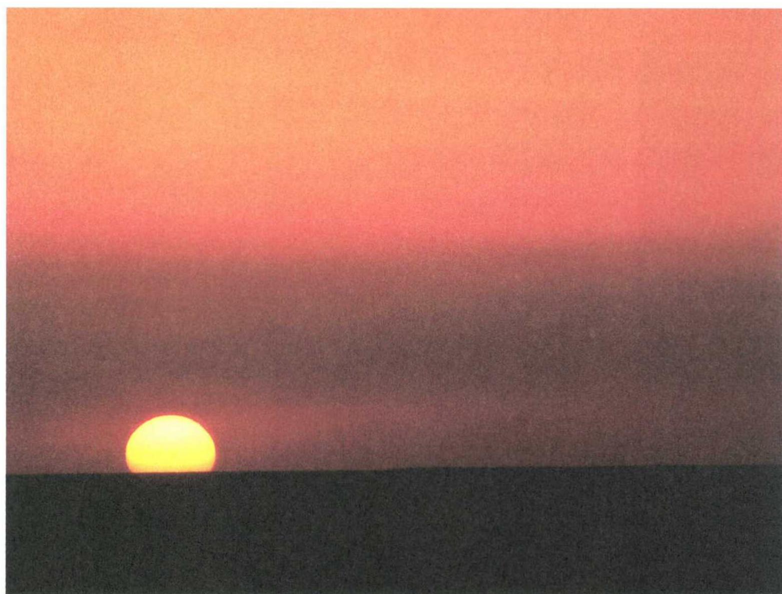
金樽空
剑归鞘
万仞城头猖狂笑
昨日狭路相逢陇上敌
而今黄土冢里相和阳关调
早知胡汉白骨一样枯

谁肯去国他城百战死

不若醒时张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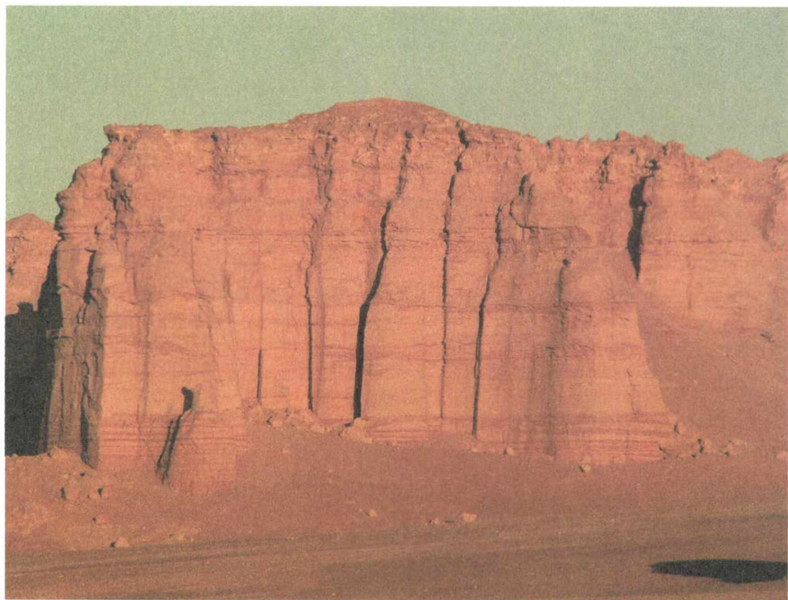
醉后逍遥

2006年8月28日书于嘉峪关市峪泉镇黄草营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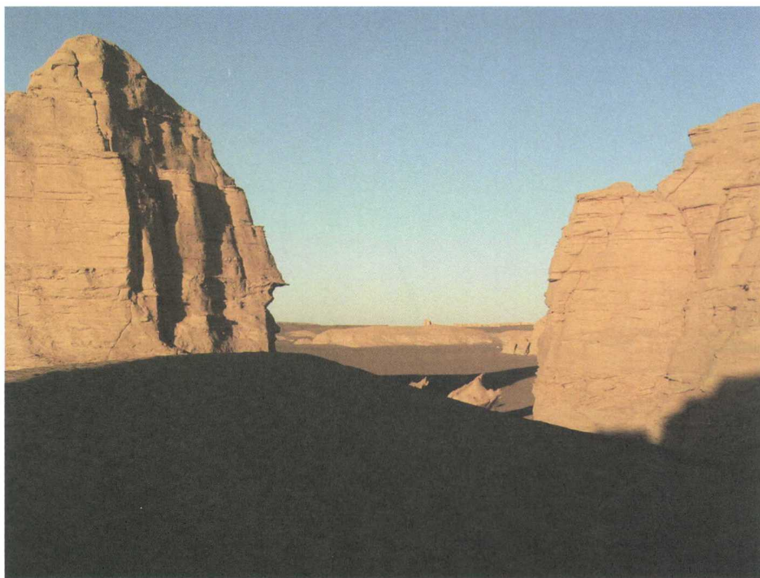
·时空有隔，心意无间·

从古瓜州（今安西县）到伊吾（今哈密）这一段，是玄奘当年西行求法途中唯一一段独自前行的路。胡人向导石盘陀因为害怕朝廷的追究，终于还是离玄奘而去，州吏李昌就是再钦佩玄奘的精神与毅力，也只能指给他北去的路向。这一路的生关死劫，人人传说，而玄奘的心意浩荡呢，大师轻描淡写而过了，人们便无从揣测。这一路没有谁来见证玄奘的五味杂陈，唯一见证过的长风，尽管从千古到万古地竭力卷漫，却始终无人能解读其中的炎凉浓淡。



我试图抛开所有语焉不详或者言之凿凿的史料，试图在这一片苍苍莽莽的真实大地上，寻找玄奘的步履，解构那个历史现场。我知道关于这一段历史不会有正解，人们将无从赞同也无从反驳。事实上，根本和人们无关，我的重构和想象，仅仅是玄奘与我在一千三百年后的一次秘密相逢，心意无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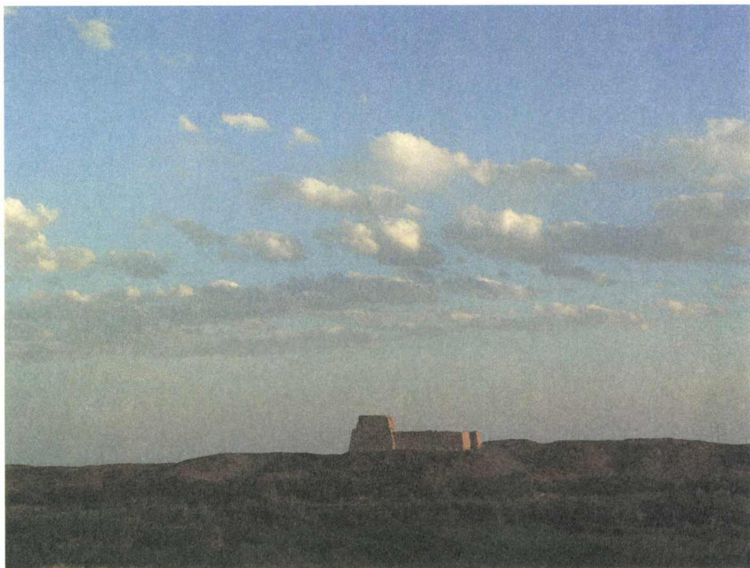
离开锁阳城，西出玉门关，便不再是大唐的江山，朝廷追捕的文牒再无法紧紧相逼了，从此，相逼的恐怕只剩下乡愁——左脚刚刚离乡，右脚已经怀乡。让我再回望一眼那早已寻不得也的长安吧，那一轮清月，家家户户，我还能再照见吗？如果不能再见故乡的明月，明月呵，请将照向生死流浪的群生，带着我的悲悯和祈请，清凉泻下，在在处处；如果不能求得生命的真经，魂灵呵，愿将回到娑婆世界，继续我的探寻和叩问，坚心行愿，世世生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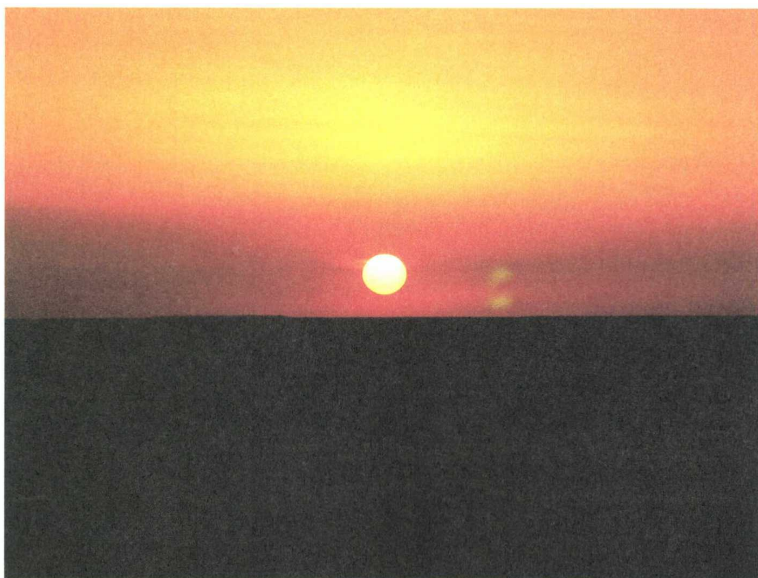
我岂是不怕死，我怕。但我更害怕无知，害怕生命的失明，灵魂的失语。事实上，我已经在万年黑暗中生生死死许多回。我曾经依赖那种幽暗，因为漆黑让我忘却真相，真相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但又如何能够轻易承认“无我”呢？“我”是整个世界的基础，是欢喜和恐惧的理由，是黑与白、是与非的证据，如果无“我”，将如何与世界争辩？如果没有争辩，世界将如何继续存在？还是忘却吧，不要再追问，甚至不要起疑心……我就是那般地眷恋那个幽暗国度，在黑暗里“我”才是安全的。直到有一个人，他在菩提树下睁开双眼，向整个法界宣布：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他说，一切众生终究会在万年黑暗中醒觉！他到底看见了什么，证得了什么？恨晚生了一千年，不能亲到佛前合掌恭敬而问！幸晚生了一千年，能替末法众生疾声铿锵而问！如果真的如佛陀所说，在我的身上本具觉悟之种，这种粒终于要萌芽了。这一次，我要狠狠地怀疑，我们一直信赖的所谓“世界”，会不会仅仅是一场大梦而已？我们一直坚执的“自我”，是不是究竟存在、真实不虚？



但此刻唯一的真实是，风在抽打我，一条河，真真实实地横在我的面前，是葫芦河。玉门关烽台上的灯火在远处明明灭灭，我当趁着夜色渡河。葫芦河的最窄口，只有一丈余宽，若砍下胡杨，铺草垫沙，应能安然渡过。但众生的轮回大海呢，谁可以独自强渡？若能够折骨为筏，张皮为帆，保众生的一程平安，我便此身不足为惜，愿奋然为其舟楫。但玄奘我虽有利人之愿、其志如虹，然，纵以佛陀的遍世之智，仍不能将沉沦众生一手救拔，唯众生自身甘愿依法而为、依道而行，方可自我救赎，我若自视为救世主，岂不猖狂？还愿此去天竺能求得大乘正法，愿六道众生在轮回生死中，有法可循，涅槃妙心。



白墩子，据说在墩下有泉水可汲，这里离开玉门关已有八十余里，况且再往西去不知何处再有确切的水源了，我应在白墩子附近的芦苇荡后等待日落。但愿今夜月色晦暗，助我避过守卒士兵的目光，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死亡离我，只有不到三寸。是守城士兵射来的箭，我被发现了！“我是大唐来的僧人，我为生存而汲水，我为求法而生存，请悲悯我的焦渴难忍，请相信我的愿心天地可证。”

你问我利箭擦身而过的时候，有没有恐惧？那是当然！书上总说“无常”，而当“无常”擦身而过，赫然显现，此心方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恐惧便是三宝的加持了，因了这恐惧，生起刹那真实无伪的出离心，借了这出离心，种下了无上菩提的因。我应感激那射箭的人，不是因为他让我活着，而是因为他提醒了我，随时都会死去。



作别了校尉王祥，带上他赠予的清水干粮与草料，我要逆着从西北疾走而来的凛风，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此沙漠满布流沙，流沙随风聚散，人走其间，四顾茫茫，不知所向。乏水草，多热风；风起，人畜昏迷，常有丧亡。我却偏偏，不慎将水囊掉落，饮水渗入沙中。已经四天没有滴水入喉了，我为我的不慎后悔，为我将渴死大漠不甘，也许我该回转马头，回到白墩子去，也许，回到长安去……



我的确不是神，我有着生命最原始的渴求，那就是活着，观自在菩萨，请让我活下来。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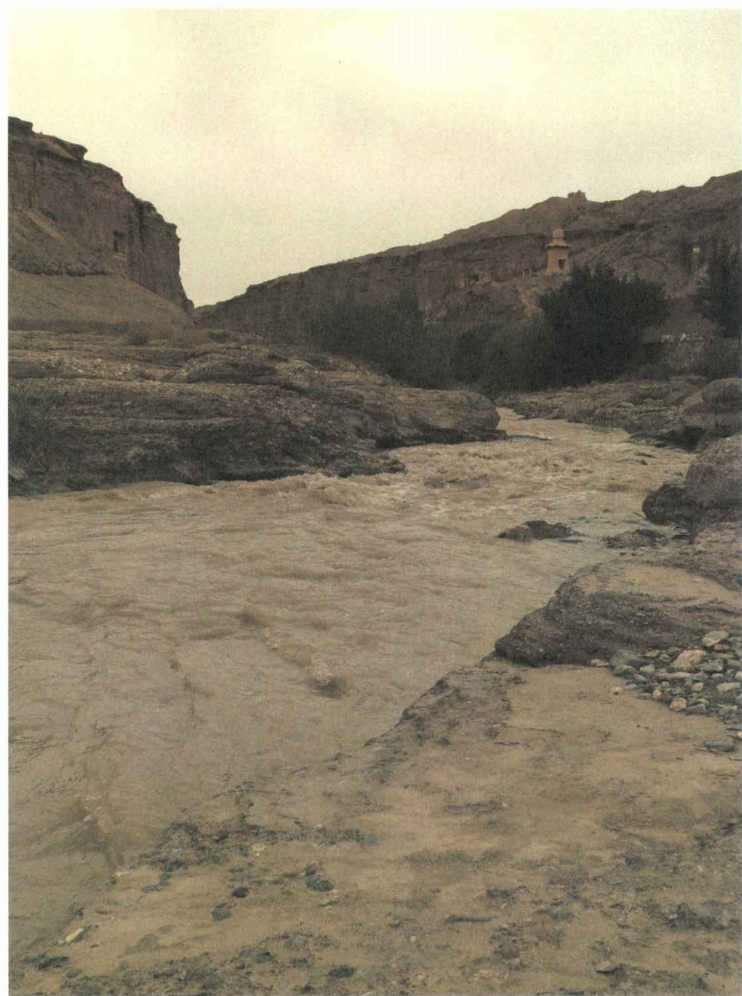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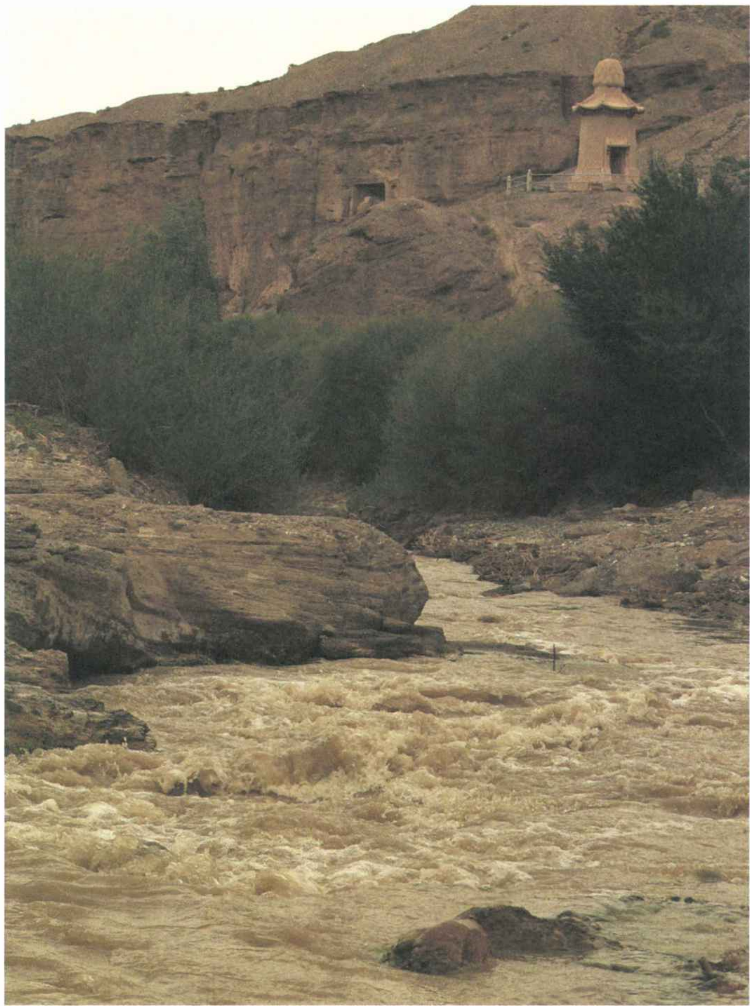


当拥抱着死亡，命若游丝随风、随沙、随着昼与夜流淌消逝，所有思维都已经归于空寂。我就像是那远古的初民，一双空空的手，一颗无所用情的心，生命归于纯白，世界回归太古情怀。烦恼早于生命而止息，呵，请为我刮一场风庆贺！

当一阵清凉的风将我从昏迷中吹醒，我知道，今后的生命已经是额外的赠予了，我将用全部的热爱偿还。背负青天，孤影单身，我唱：“关山隔，西风阻，求悟本是寂寞路，万仞峰前几封步，毕竟不肯逐流去，一意孤行！”沙烟漫漫，傲然而立，我笑：“羌笛啸，明月出，遍觉三千无一物，黄沙碛里除畏怖，策杖坚征独行远，无人问津！”

玄奘继续远远地行去了，无须谁来过问，脚步却至今未曾止息，我遥遥默读脚印里的梵音，一步一心。

2006年9月2日书于敦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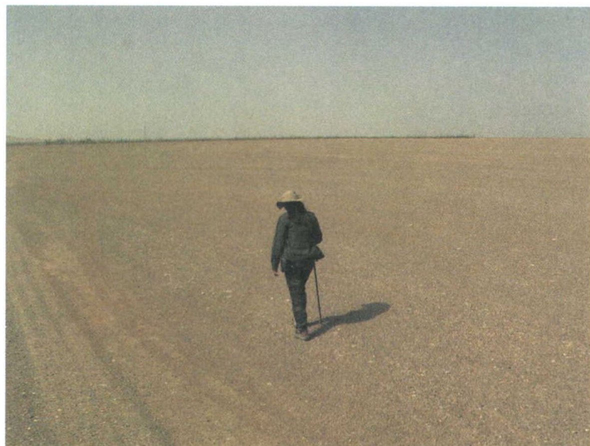




·大脚丫和小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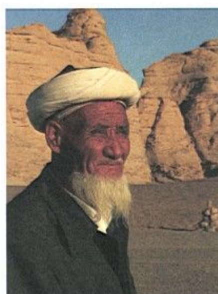
两天两夜，我们穿越了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戈壁滩。九个人六匹骆驼，我却决定不去骑，一定要用双脚把这段路程走完，没想到真的走下来了。其实在途中，也没有去想过走得下来还是走不下来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我不会和谁较劲，只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自己的极限。

入了秋的戈壁，不算热，但极远处仍然清晰可见由于热空气折射而形成的“湖面”，使每一座戈壁中的沙山，看上去都像是神湖中的仙山，据说古时候很多人，就是死于那永远无法企及的美丽。我不会有那样的风险，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只看脚下、低头走路。不是因为深谙“不思过去、不思未来、活在当下”的道理，只是觉得，后面的路已经与我无关，而前面的路又无力感知。我也许是被上一辈批判的典型：懒得记念过去又不关心未来，能够看清楚眼前的那一步，就够自己庆幸外加沾沾自喜的主儿，要是肯再往前看三步，都简直能够把自己感动一番了。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正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独自打拼的阿瓜，能够理解我在茫茫戈壁上暴走时的心情。



当走累了，停下来，抬起头，竟然发现整个世界迅速地在我面前后退，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墨镜的关系，赶紧摘掉墨镜，世界还在后退。“嘿，我有这么可怕吗？”我的第一个念头很莫名其妙，觉得世界是在躲我。世界为什么要躲一个像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就像天和地一样的没心没肺。最后，我明白了这是视觉上的错觉，因为眼前的路一直是扑面而来的，当脚步静止，远处的景致自然就像是在后退。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世界总是要忌我三分的，因为我的没心没肺，因为我对他没有要求，所以无欲则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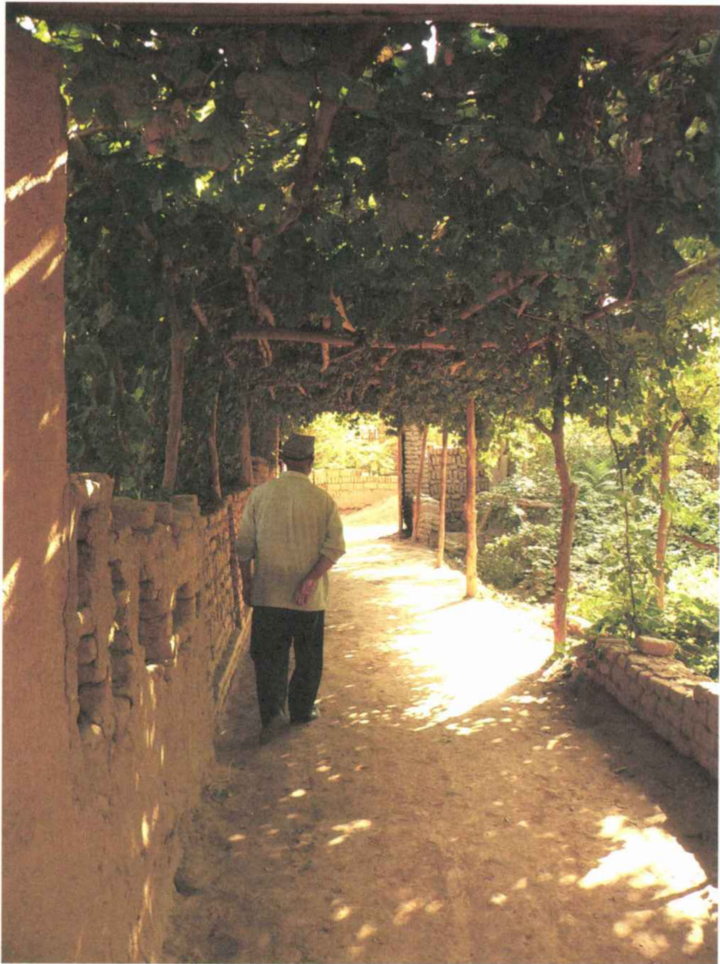
2006年9月7日　书于敦煌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老兵张广跃是我们在庙儿沟寻访佛教遗址的时候认识的。

新疆哈密的庙儿沟，是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战士们抛洒了全部青春的地方，张大爷就是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1951年，22岁的张大爷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一年，本来符合条件可以留在家乡复员的他，却响应了国家的号召，迢迢千里来到了陌生的哈密成为了援疆战士。刚到哈密的时候，他们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是在马棚和牛棚的地上，挖了一些大坑，上面铺上草，当地人叫做“土洼子”，人就睡在这种类似坟墓的土坑里。张大爷在介绍的时候竟对我们笑着说：“不过睡土洼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冬暖夏凉！”说话的神态，让人觉得那段艰苦的岁月仿佛是他最怀念的日子。可张大娘决不会同意，她说当年是被组织所描述的“新疆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骗，才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意气风发而来的。大娘当年曾经逃跑了三次，都被连队抓了回来，反复地做思想工作，最后也就死了逃跑的心，留了下来。那一年，她才十七岁。



“响应号召”也许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一种精神。互联网给了我们话语权，于是我们学会了反对一切意见领袖，对于任何声音都用两种回应方式：不屑一顾或者奋起反驳；人们不再愿意被一声“号召”改变自己的人生，却乐于每天号召一种新思潮、每天发表一种新言论。但那个时候的人，却甘心将个人的命运置于国家命运之后，他们相信：只有国家命途坦荡，才有自己的人生可言，而子孙的人生，才有规划的可能。我一再地问张大爷：“您当时真的是自愿的吗？不后悔吗？”他都肯定地回答：“不后悔，那时候的人都不会去计算的。”

也许，这就是信仰，人们对此或许毫无意识，但的确深深地相信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或叫家国命运，或叫民族精神，或叫世界和平，或

者叫涅槃解脱，不管人们相信的是什么，只要相信得够彻底，这力量都会带来一种神迹，叫做忘我。

哈密距离我生活的城市万水千山，那一个年代距离我生活的年代也已经年月漫长。似乎毫不相关的两段人生，因为西行而有了一段小小的交会。然而我们实在不应忘却，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富足是被另一群伟大的陌生人所成就的，他们燃烧了自己的岁月，才换来了我们可以纵情欢乐的青春。感恩他们！祝福他们！

2006年9月11日　书于哈密庙儿沟附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居民点张广跃老人家中

·高昌城下历史脚边·

故城未曾故去，壮士扬鞭，扬起的尘埃还蒙在我的脸上，

一流泪，就变成历史的沟壑行行；

英雄勒马，勒住了所有的时光，

一驻足，就听见两千年的古风嘶长。

也许高昌都城生来苍凉，

所以千年以前、千年之后都未变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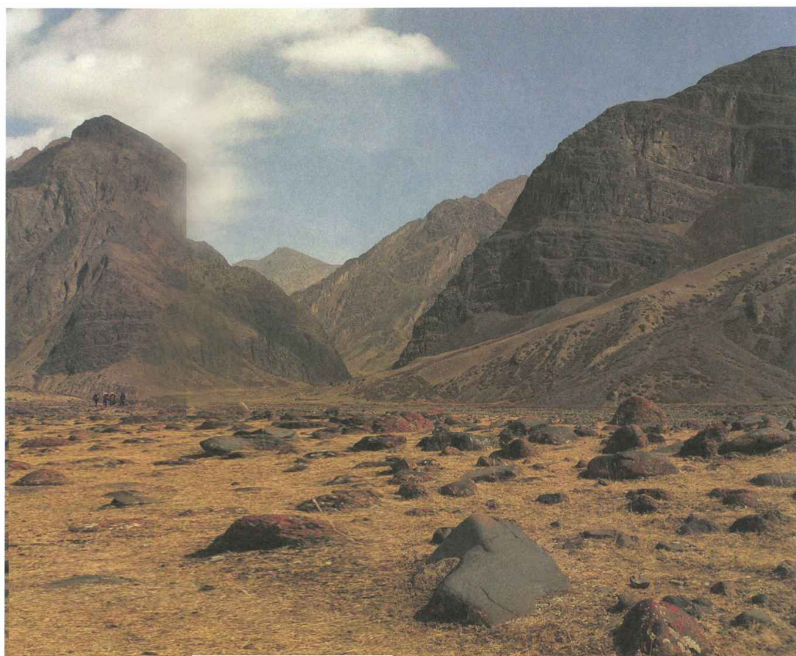
阳光依旧炙热，黄沙依旧飞扬；

甚至连当年的子民，都还信守着与古城的誓约，

仿佛随时会在某个月明夜，身穿盛装，且歌且舞，在城墙下欢聚一堂。

一闭眼，我便成了那个长裙及地的年轻姑娘……

2006年9月14日书于吐鲁番高昌古城内的大佛寺外某个城墙下



·与一座山的相遇·

在去往吐峪沟的路上，我远远就看见了他。他背对着我，就像是戎马多年的英雄，终于不敌时光，在马背上老去了，伏倒了，一倒下就永远地趴在了烈日下。神勇的铠甲已无觅，或许凝固成了月下的道道寒光，或许殷成了风中的斑斑锈色，或许根本早随了猎鹰的翼尖，灰飞到天山的另一端。

英雄的血肉虽然曾经猩红，最后也只能从明黄到深褐布了个满山满眼，任谁也无从在此白日黄沙间重塑他当年的铁肩与铁胆。唯见那把生死与共的剑，化作了流云，经年游走在这峡谷里、悬崖旁。当长空无云，那定是剑归于鞘，是生命之水归于苍茫大地，那是为了更喷薄的酝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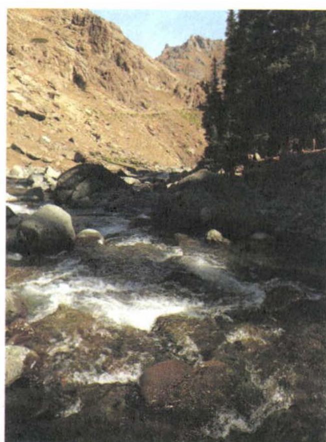
就像山岩风化成了流沙，历史被风化成了流声，一声鹰啸就能将其掩盖。但我仍能从他铮铮赤裸的脊梁一眼将他认出。那是一根倒下了很久的脊梁，比所有的故事都要久远，但又像是随时都会重新站起来，只要振臂一呼，所有并肩浴血的战士都将从山谷的各个方向聚集过来，再打一场漂亮的仗。仿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重新写下，另一篇历史。



站在他面前，我卑微得近乎猥琐，在只有骑士与贱民的那个时代，我一定是个贱民。我渴望战斗，却没有资格佩剑，当他的马蹄在我面前扬起尘埃，我一定曾经狠狠地吸气，那是我唯一能够表达的崇拜方式。一万年来，我呼吸的尘埃，足以在我的胸腔内铺就一片沙场，只等待一场战役来成就，我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我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我来就是为了向他不朽的遗骸祈求，祈求那场神圣的战役最终降临。

唯有用最凛冽的方式将坚执的自我毁灭，否则永远都是贱民，唯有将一切归于空寂，才能活成永恒。

2006年9月16日　书于吐鲁番省金乡买买提大叔家的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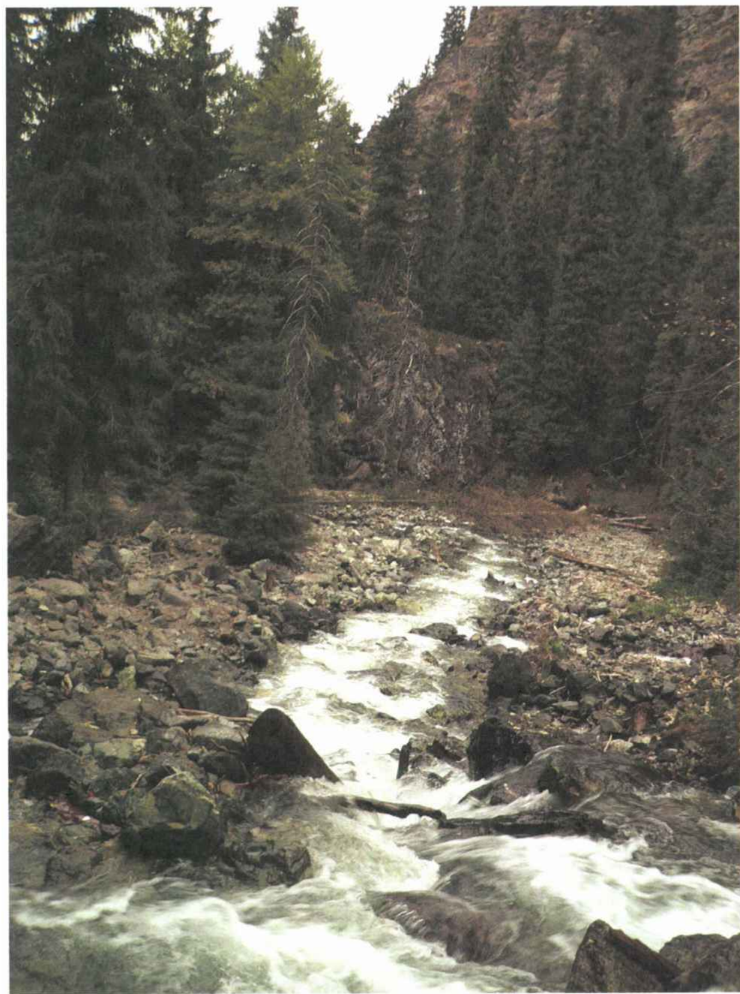



·践履车师古道·

车师古道，古丝绸之路上商旅和军队进入北疆的最方便通路，但历史终于将它摒弃，荒废成了徒步探险者的乐园。当我走在悬崖边隐约的小道上时，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里曾经是车师国的皇宫贵族们每年消夏越冬都取道而行的地方，或许他们真的是一个爱冒险的民族、无畏的民族吧。本来我是只会低头赶路的木讷行者，但这一路的崎岖总是迫使我不断地停下脚步，于是在喘息的时候，才得以看到沿途的瑰丽风光。摄像机太机巧，我宁愿用心、眼观之，然后将幻化的风景诉诸笔端，将匆匆的一瞥凝固成文章。

第一瞥：山

我们的行程是从天山南麓大河沿牧场出发，翻越琼达坂，到北麓泉子街为终点。



南麓的山冷峻、无树、多石砾，却是动态的。岩石的纹路是天公大手笔的水墨画，层层的山脊在天地间纵横疾走，仿佛有着不可估量的前程要去奔赴；山峰却不愿亦步亦趋，只铮铮向上，一副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姿态。行进在群山夹击的干枯河道之上，忽然有一种被千军万马所推动，只能奋勇向前没有回逆之机的错觉。是大地当年无心的一侧身，便将一片平坦挤压成了天山，大地继续从沉睡回到沉睡，天山却从此一直清醒，昼夜切割着途经的长风。风的碎片被牧羊人的细鞭击落了，羊群欢跳着拾取这天外来物，人们以为羊群总是毫无餍足地咀嚼着牧草，其实那是他们在喃喃低语，互传着风带来的飞短流长。像我们这样的俗人是听不懂天地山河之声的，所以只能徒然羡慕那牛羊与飞鹰，羡慕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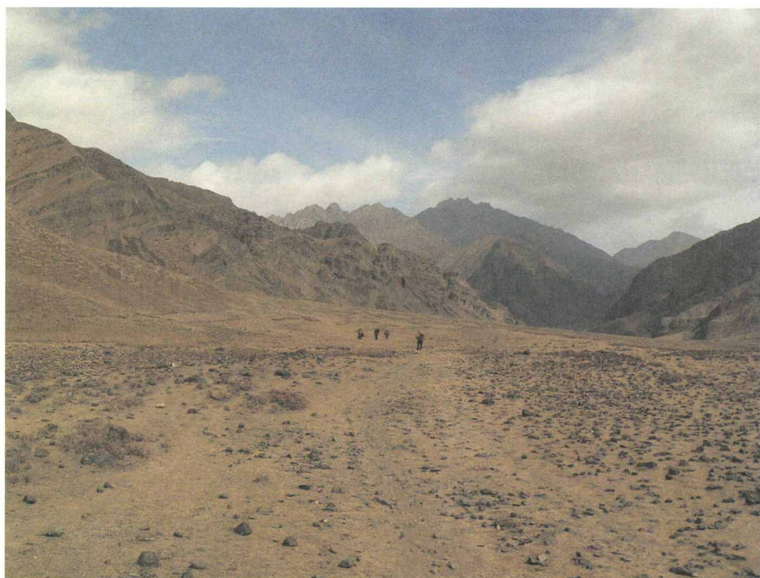
的蠢然与纯然，自由与自得。

垭口的山坚硬、寒冷、却是中立的，像是这个世界的裁判。当经历了超过十二个小时的连续攀登，终于到达车师古道的垭口，这本来意味着胜利，人却已经累得无力庆祝。借助登山手杖临风矗立，暂作歇息，只见山也并不傲然，冷静得面无表情，是一种安静的存在。飘雪将山头铺陈得黑白分明，如人间的因果。但山不去评说，不加辩驳，甚至不打算昭示些什么，只献出袒露的脊梁任由黑白是非排布其上。就连我们试图纷扰这满山黑白的脚步，山都不去驱逐，也许是因为他深知我们脚步的肤浅，就算造化不来捉弄，仅仅是时间，就能让我们推翻自己的立场，否定自己走过的痕迹。于是山的沉默，在此刻变成了对世界最有力的陈词。



北麓的山明媚、温润、足草木，却是静态的。各种色彩、不同植被、水声鸟鸣不约而同地拥挤在天山的北麓，一场视觉盛宴不容分说扑面而来。但这一切都是以山的静卧作底的。这时候的山就像是端庄的砚台，迎合着季节的轮番研磨，直到彩逸光流，倾泻而下；又如同是纯真的宣纸，欢喜承受大自然的每一落笔，笔笔都是天意，生命没有败笔。这时候的山甚至是隐匿的，我们将所有的赞叹和欣赏都给了森林、草甸和流水，给了表面的浮华，而山没入了后场独享他那一份宁静。我们从来不肯也不甘隐忍，永日经年竭力地在人前欢腾，为何不去看一眼大

山，看所有的欣荣从他的深处发芽，无论怎样积极地向天攀缘，终于还是回到了他的怀中，出世、灭亡、消融，最后积累成他最深厚的底蕴，生也热烈，死也从容。



突然想起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话：当你看到一座高山，你要忆起内在的见解。这见解就是上师的心，和我们自己的心无二无别。



第二瞥：水

天山的水滋润了北疆幅员辽阔的土地，我曾经在坎儿井里见过她，在哈密瓜农的口里听说过她，在交河故城那仅存的一口水井里的，据说也是她。当她在天山的脉络间温柔婉转时，她是水，当她离开天山，流向西域的广漠大地时，她仿佛就成为了这片疆域的血液，汹涌在西域人的文化大动脉里。水本无根，在天地间无始无终、不增不减，那么即使我踏遍天山，我所寻得的，也不会是天山之水的根源，也许我看到的，是少女时期的她吧，我寻那一股清灵纯洁而去。

首先认识到她的，是我的脚。当我毫无保留地踏入她的掌中，她报以我彻骨的冰凉，一阵凛冽穿心而过，想逃开已经来不及，很快全身都被她麻痹。可我又怎么忍心诅咒，她是那么的清透，她心里没有藏着任何一丝不纯的动机，怪只怪我心甘情愿地步入，就像山上的石头，心甘情愿为她将刚强厮磨成圆柔。当我走到了对岸，双脚离开了她的时候，已经分不清刺激着神经的是冰冷还是火热，那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痛感，就像一场短暂的爱情。



半夜在帐篷里醒来，我的耳朵，又听见了她。其实她一直都在，只是翻越琼达坂后的高原反应让我的六根失灵，直到后半夜才渐渐复苏。我的眼睛依然睁不开，但是我的耳朵出奇地灵敏，我能够分辨出营帐外的篝火还没完全熄灭，但阿里木已经睡去。我还知道佳马利的马已经不耐烦，正在原地轻踏它的马蹄。但是我听得最真切的，还是水的呓语。她说好几百万生之前，她曾是印度洋里的水，曾经亲吻过一条鲜红的鱼。后来人们说那条鱼变成了飞鸟，飞到了一个比想象还遥远的地方。于是她用几百万次的生死换来了现在的模样，流转在这深山。她问我，今天山顶的那一只鹰，是否就是她的红鱼，她让我马上回答，因为她很快就要随着陡峭的山坡奔流直下，下一辈子，不知道会出生在哪里？我说：是的，就是他，你没看到那一身墨黑吗？世界上只有一种黑最浓，那是鲜血被思念焚烧而成的黑。





下山的时候，她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视线，这个时候，我的眼睛才真正地读懂了她。好几次，我看到了她的如玉一般的质地，绿是小家依依的碧人，白是大家雍容的佳丽，顽石顿时成了舞池，任她在其中辗转腾

挪，飞舞裙裾。我真想笑那些苦苦寻觅和田玉的匠人：你们寻来的不过是天山之水的死魂灵，真正的美玉从来不会被人在股掌之中把玩；可以收藏的不是绝美，最凄绝的美只在一刹那间生起，又在一刹那间逝去。一刹那究竟是多久？就是一桩心事从眼角游走到眉梢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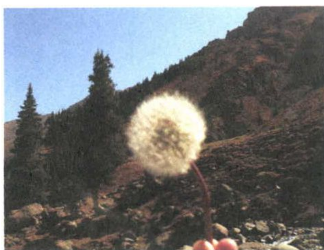
就像姑娘终于将老去，天山的水终于也会离开她的花季，我最后一次回头看她，祝她终生美丽。

余光：眼波及处，一步一景



树

知道你将盛放
我急急从远方赶来
无奈山太高水太长
当我们相遇
你再怎么努力坚持
都只剩下一树凋零
约定不要叹惜好吗
生命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接受什么
包括这山谷里的全部枯黄



蒲公英

我想你也和我一样
喜欢到处流浪
所以鼓足了气
送你一程
我听见你从空中传来的笑声
你说
那根本不是流浪
是最勇敢的飞翔



石头

当我很强悍
你们大加赞赏
说我的嶙峋震撼
当我很卑微
你们反而嫌我硌了你们的脚掌
人类真的很奇怪
你们甘愿低下而鄙夷低下者
你们明明伟大又惧怕伟大者
你们的顽冥连石头都理解不了



牛

从来不会考虑
下一片牧草会不会更好
眼前的光景就是最盛大的赠与
低头　把自己填饱
抬头　生活真好



羊

把你们需要的都拿去吧
雪白的毛
雪白的奶
请把我的命留下
它本来就短暂
它还没看够这雪山

2006年9月24日书于吉木萨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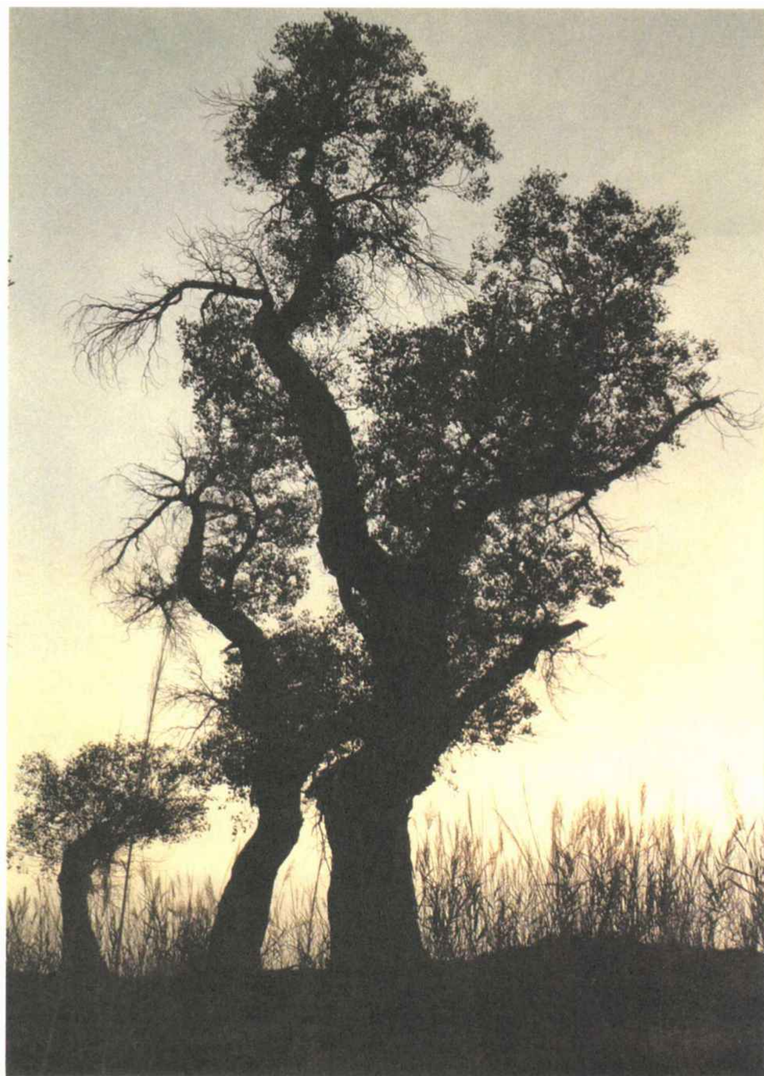
·孤独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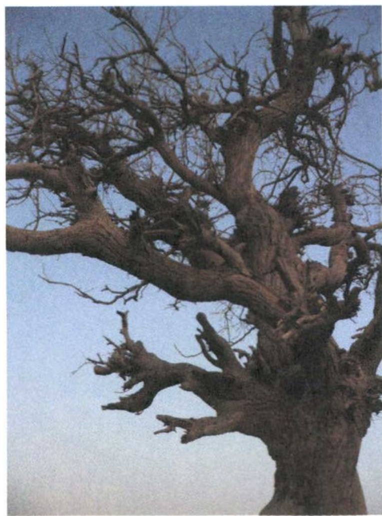
其实在我们隔着白尔蒂湖，向对面的无人小屋漫无目的地大喊“罗布人”的时候，艾买提已经出现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当我们向那位站在“卡盆”上撒网的年轻人兴奋地询问他是否就是“罗布人”，艾买提一定在我们身后纳闷：“至于吗？”直到撒网的年轻人撑着“卡盆”渐渐走远，我们才转过身来发现了安静又腼腆的艾买提。

艾买提身穿一件不太干净的运动外套，两条裤腿都卷到了膝盖的地方，双脚把那双运动鞋的鞋跟踩住，硬把它穿成了拖鞋。他的头发卷曲着、凌乱着，须根已经不短，是西域人特有的络腮胡，但是他的眼神很友善，友善中还带着一丝忧伤。当我向前打招呼道：“请问我们说汉语你能听懂吗？”他回答我：“能，我上过大学。”这让我很是惊讶，因为从他的外表看上去，只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事后才了解到，因为他的左臂在十二岁的时候长了瘤子被截肢，所以即使艾买提是村子里难得的大学生，却毕业三年来都没有找到工作，现在的他，的确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牧羊人，真令人惋惜。可在我们上前打招呼的当时，谁都没有留意到他那只空空的衣袖，我们只是急着问：“你是罗布人吗？”艾买提回答，“是的，”紧接着又补充道：“应该说我是罗布人的后裔。”我们又意外，又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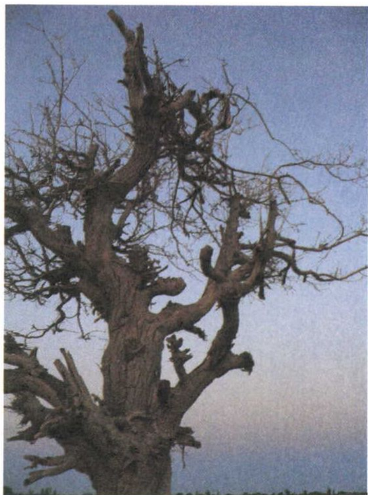
罗布人，世代都沿罗布泊逐水而居，因此被称为罗布人。古时的罗布人不耕种、不放牧，只以捕鱼为生，而且不信教、不与外族来往，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个孤独而倔强的族群。后来随着水源的减少、罗布泊的干枯，罗布人被迫迁徙，开始和维吾尔族人混居，渐渐也开始了耕种与放牧，原来罗布人使用的罗布语也逐渐消失，现在的罗布人后裔操的都是维吾尔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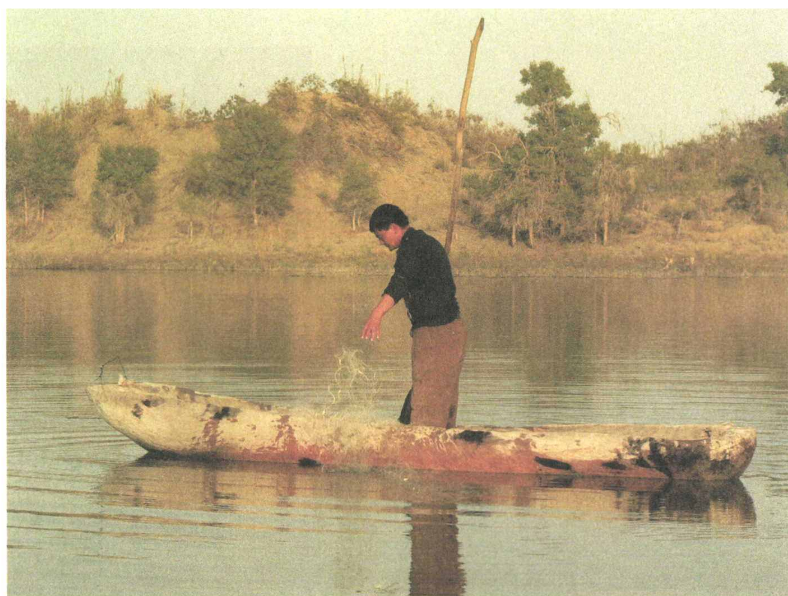


我努力地试图从艾买提的脸部轮廓中找到罗布人的特征：高颧骨、宽鼻梁，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和中原人相比的高与宽，还是应该与维吾尔族人相比？我没有在艾买提的脸上找到明显的证据，却发现了那一股独特的忧伤。那不是看透世态炎凉的伤感，也不是与世无争的怅然，仿佛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气质。可艾买提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罗布人后裔，我竟然以为自己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族群所凝结、沉潜的气息，自己都不禁觉得那是一个大妄想。我问艾买提能否到他家去做客，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行，穿过大大小小的洼地和一片胡杨林，走向艾买提的家。

总觉得在沙漠地带，存在着这么多湖泊和洼地很不可思议。但其实这里是塔里木河流域，如果能从空中俯瞰，我会发现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像网一样地分布四周。当时在芦苇丛里，我没有那样的视角，只能看到左手边如镜面般的白尔蒂湖，以及右手边的沙丘上长着还没变成金黄的胡杨，整个画面就像是塞外的另类江南。方圆三公里，只有艾买提一户人家，听说罗布人把湖叫做“海子”，艾买提的家孤单地驻守在他们自己的海角天涯。



艾买提的父亲远远就看到了我们，他一定很奇怪自己的儿子，是从哪里带回来这么一大群人。艾买提的父亲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这几天放假，就抓紧时间要把家里的墙刷了，所以当我们和他握手问好的时候，他还满身满手的泥巴，看得出来这位爸爸虽然意外，却对我们很是欢迎。艾买提的家里现在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妹妹和他，还有两位姐姐已经出嫁。爸爸正在“装修”的土房子，是一家人刚盖起来不久的，很简陋。而在此之前，他们所住的是在旁边更为简陋的一间，用芦苇“编”成的房子。用芦苇秆“编”房子，是罗布人的传统，他们生活在水边，于是就地取材以芦苇建房。先是用木柱子搭起房子的框架，然后把芦苇秆一层层地编成墙壁，并在内墙糊上泥巴。站在那所小小的芦苇房里，我突然为眼前的粗陋感到难过：罗布人就是世代居住着这种不堪一击的家吗？而罗布人却出名地长寿，是什么保护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又会怎样保护他们的家？



我隔着的日落前的宁静海子，望向那一片胡杨林，似乎它们知道答案。当一个生命足够长久，他往往更不相信所谓的坚固，任何有形的物质、无形的恩怨，在他眼前都生生地被时间熬成了尘土与云烟。新疆的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他用三千年的时光，看尽了身边的无常——也许是对生命的淡然，才真正地保护了生命本身。水对于鱼是永恒，因为鱼只能用自己生命丈量时间；岸对于水是永恒，因为水只能被岸与岸承载，只能在岸与岸之间存在；鱼膜拜水，水膜拜岸，就像人们膜拜自己所不能超越的那些执著与幻相。其实每当我们被某些人、某件事或者某种情绪所伤害、所桎梏，不妨试着将自己想象成一棵大漠里的胡杨，设想我们有着三千年的眼量，就不会有哪一种牢骚可以使人断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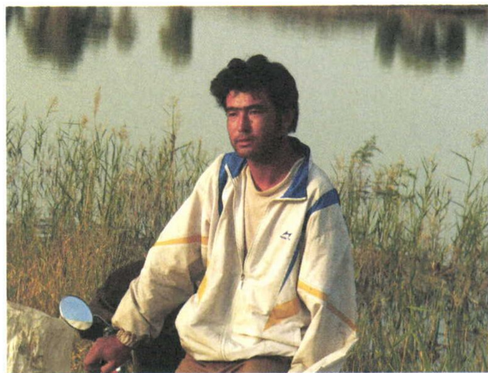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月上中天，月光下的小小家园，单薄而美好。突然间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宇宙中的孤独星球，终其一生对世界都是盲人摸象，当我们执持着自己所知道的那一点点，试图与世界争辩，要多荒唐有多荒唐。不如学罗布人的孤单吧，只要不期待别人来懂你，也不自以为懂得了谁，就永远不会寂寞，孤单其实可以很快乐。



很感恩和艾买提的相遇，不是因为实现了寻找罗布人的愿望，是他以及他的家园让我重新想起自己的命途，应该始终独立、寂静而坚强。

2006年10月7日　书于库尔勒



·库尔勒没有月亮·

昨天太阳毫不吝惜地普照着库尔勒，甚至整个南疆，其热烈豪放仿佛是因为透支了今天的能量，所以今天天色大转，阴沉郁结，温度也降了下来，今晚会是一个无月的中秋吗？

罗布人的后裔艾买提告诉我，维吾尔人不过中秋节，所以他们也许不那么遗憾。中原人对中秋节的热衷除了是怀乡的情愫、团圆的渴望，

我想更原始的冲动应该是：对圆满的赞叹和向往。所以从上古时代起人们就对“神”有了特殊的需求，人们渴求一种极致的完美，无死而万能。于是人们带着敬畏制造出一个个万能的神，而神的其中一“能”就是制造了我们。这是古人一个多么可爱的悖论啊：不完美的人创造了完美的神，然后神创造了我们。当人们向外驰求圆满，便有了对有形或无形的神祇的膜拜。然而“膜拜”本身就是一种撕裂：“因为我不可能是神，所以我膜拜神灵，我和神是永恒分割的两者。”因此膜拜不可能带来终极的圆满。



佛陀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最大的革命就在于改变“寻求”的指向。年轻的乔达摩·悉达多同样是“完美”的狂热追求者，他不甘生、老、病、死循环不息，他拒绝苦难、他反抗宿命。他虽然没有臣服于梵天的神权，也没有像秦始皇一样听信方士们的“长生不老药”一说，但他的确也经历了向外寻求的阶段，试图通过极端的苦行达到极致的幸福。当一切手段被证明徒劳之后，万念皆休；当意识已经无力外求时，心念自然向内沉潜。当心终于肯反躬自身，它会发现它就是圆满本身，其“能”周遍。

然而我们的痛苦就在于，始终不肯停下来向内观照。佛陀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们变成另外一物，变成我们不是的那个人——那如恒河沙数般浩瀚的法教啊，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那个失散已久的自己。今夜如果真的无月，那么我将视其为佛陀最慈悲的加持，他是希望如佛陀般的上

师最慈悲的加持，他是希望我能向内看到自己那轮高悬的明月，我就是明月。

只是人间常别离，方才团圆分外喜。照而常寂不动月，无有此等短欢期。

2006年10月7日书于库尔勒

·雪山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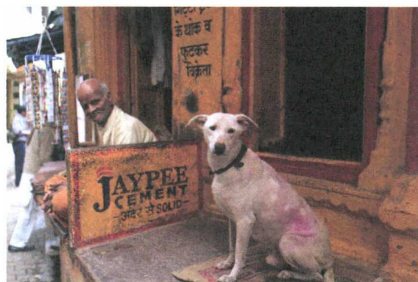
今天分外天晴。走到露台上晾衣服的时候，赫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座大雪山，不过也许其实相隔挺远的吧，只是阳光太美好，所以感觉不到她的寒凉。我静静看着她，她则更加静静，甚至光与影，云与风到了她的身上都不再变化。

最近常常会想到雪山，特别是上座修持的时候。以往总是刚一上座就想着下座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散乱又焦虑；而在完成了一定数目念诵时，又会想着还有多少就全部完成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松一口气或者进入另一个阶段，骄傲又着急。直到不久前一天，突然想清楚了，修持并不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数字游戏，如果众生不能用数字算尽，修持又岂能止于数字？其实根本没有“修完这个之后”会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只有一直继续下去，就像从雪域的峰顶眺望，雪山之后，还是雪山。

从那天开始，每当修持时内心焦急烦恼，我就开始观想绵绵无尽的雪山。这一条路，只要我选择了不问远近、不计曲直地走下去，会有一天，当我一抬头，就看到那个地方的。

而现在，我一抬头，看到的是大塔身后的黄金日落，所有的经幡都变成了透明，风一过，便翼翼翻动，有多少“嘛尼”会被卷入风中？他们会翻山越岭地去保佑那一个祈祷者吗？但愿那一声“嘛尼”与我不善言辞的祝福能够被每一只耳朵听见。

2007年1月10日　书于加德满都



·天上地下，圣心光华·

飞机到达德里之前，经过一个“五角星”。是的，那个城市在夜空之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闪烁着的五角星。我知道那是由无数盏灯火组成的满目繁华；可是我也知道，每一盏灯火之下定然有着无数个悲喜人生。他们以及它们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细小而飘摇，但当苦乐来临时，却是再强大不过的真实，足以将整个所谓世界挤满。当我意识到，这里已经是印度国境之内，我提醒自己，其实在灯火不及处，还有着更多的人生，而那些人生却并不因为黑暗而模糊虚妄，反而苦得更真切，真切得令人无法相信这不过是一场轮回大梦。

当“五角星”像一个夜行中的风筝飘然而过，便到了德里上空，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二点半了。这一次，没有了以往的茫然和混乱，妥妥帖帖地住进了酒店。第一次在印度的四星级酒店舒适的床上，看电视里播放的时尚娱乐节目，竟然很不适应——是不适应德里先进、现代、时髦的一面吗？不适应印度其实根本不悲情？不清楚。这时候窗外传来了圣诞歌声，走过去发现原来是基督教学校的中学生。他们头戴红色的圣诞帽子，捧着募捐箱，在商铺前挨家挨户地唱着歌，似乎是为某个慈善机构募款。人们并不在意那是以主之名抑或是以湿婆之名，或多或少地都给予了捐施。





这一刻，我不禁祈愿：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被眷顾——当人们放弃成见相互关怀，一切人将被一切神所眷顾。

“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2007年12月17日　于印度新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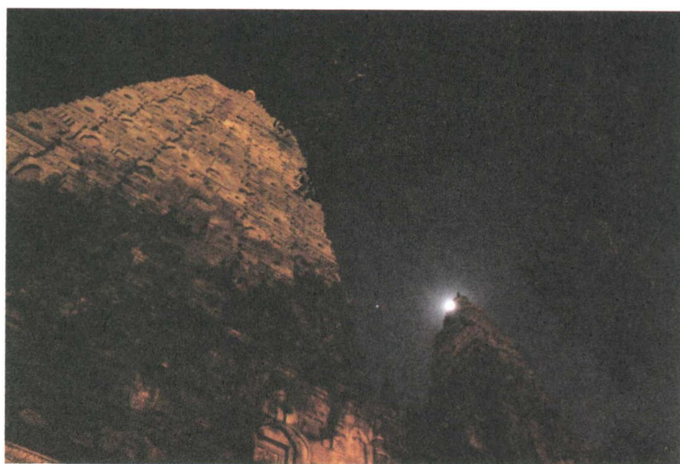
·菩提迦耶的回忆·

没有滔滔不绝、宏大叙事，只是一些记忆穿心而过。如果够迅捷便抓住了，拓成文字，出现在你面前，如果笔端太慢，就只能重归于幽冥，藏在我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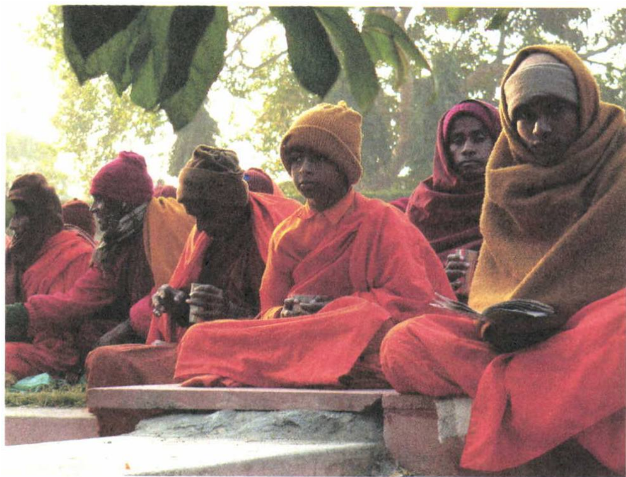
正觉无上

不知道佛陀是如何拖着羸弱的身体从尼连禅河走到那颗菩提树下的，那基本上相当于从聚藏寺走到正觉塔的距离。在噶举大祈愿法会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这一条佛陀从领悟到觉悟的路径，也许真的，以此因缘，我们正一寸一寸地向着佛果靠近。

这一种重历佛陀住世之光景的想象，会在噶举大祈愿法会大藏经绕塔的那一天得到最真切的实现。每每这个时候都会流泪，泪眼婆娑地看着传承中的长老仁波切肃穆持香，步履坚稳地从面前经过，在后面的便是肩承经卷的僧众了，庄严绝伦。佛陀在世时定然也是这般的僧团鼎盛、四众和谐、律仪清静吧，那时候的我有没有拔足跟随？有没有致心顶礼？有没有热泪盈眶？不过是换了一番时空再际会，甚至根本时空亦虚妄，今日威德众师尊，信是当年释迦王。



佛陀在时我蹉跎，此生不能再错过，看您缓缓在我面前经过，香雾缭绕、梵呗旋响，我也该上路了。



福慧双修

佛陀在祇园精舍教化的时候，一天，当佛陀托钵经过街道，有一对夫妇供养佛陀一钵饭，佛陀说：

“种一收十，种十收百，种百收万，你们以此一钵饭的布施功德，将获得无量的福报。”

佛陀说后，正想离开，但那对夫妇怀疑地问道：

“佛陀！我们凡愚的人真不了解，仅仅一钵饭的布施，哪能获得多大的福报？”

佛陀解释道：



“你见过尼拘陀树吗？一树茂盛到四五里路之远，每年落下的果实有数万斛之多。当初，尼拘陀树的种子，也只是一粒果实。”

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大，佛陀古制已经不再如当初一样盛行，也许人们宁愿相信只有将金钱投资到股票市场，才可以获得巨额的返还。然而在这里，仍有众多的善男子、善女人愿意相信：供养如法修行的出家人，是修习清静善业的难得因缘；那一只只擎举的空钵，是末法众生难知难遇的上好福田。每年的噶举大祈愿法会都有一天，是特别安排的僧众托钵仪式。

与会的僧众在传承仁波切的带领下，身穿金黄法衣，左手托钵，右

手持锡杖，由正觉塔的东门开始，缓缓走到菩提迦耶的大街上。在路旁等候的信众远远看见那支黄金队伍，骚动起来，向前又怕失了恭敬，退后更怕少了虔诚，最后终于推推搡搡、谦谦让让地找到了最恰当的方式：那是对三宝最大程度的亲近，仅仅保留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

依照师尊的吩咐，信众应依佛制的规定，仅供养食物而非金钱。人们将事前准备的水果、饼干、糖果依次放入僧众的钵中，僧钵迅速被填满，又一次一次倒空，旋即又再被填满。全长一千米的托钵路程，一次一次上演钵中的潮涨潮落，只有人们心中的欢喜一直高涨，没有退过。就连当地馋嘴的孩童，都欢天喜地为落了满地的糖果而雀跃不已，好一场世间的盛事！

也许那不是一只只托钵的手吧，是一朵朵将我们托出轮回大海的莲，以乞求的姿态，无争的情怀，将我们推向涅槃妙境。献供的人们应该反过来感念，三宝为我们开拓的殊胜福田，以大悲水浇灌菩提种，在成觉的道上，次第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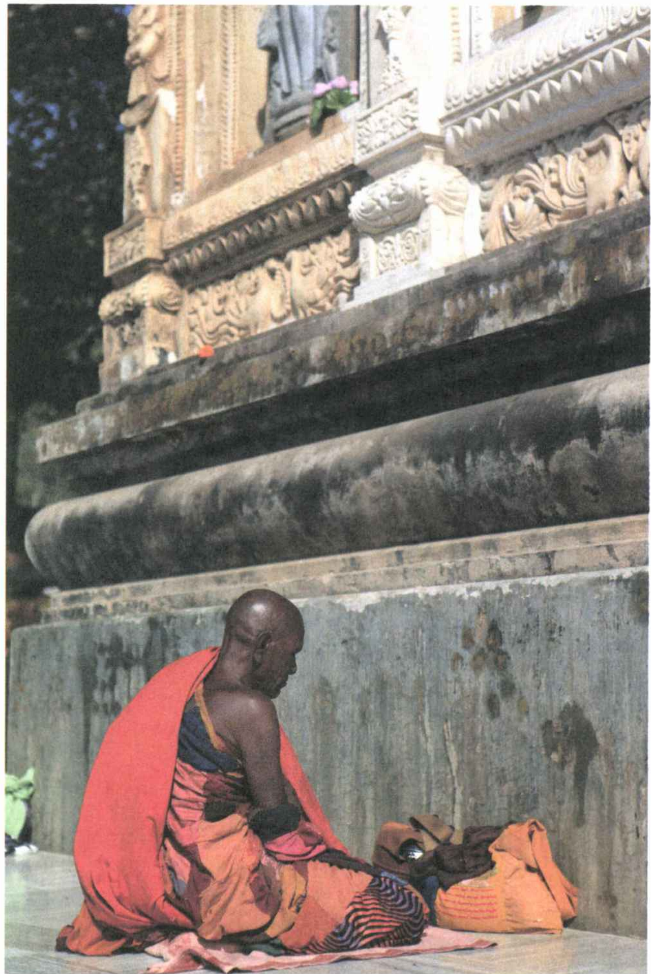
悲智等持

以菩提树为起点，佛陀出发了。在菩提迦耶正觉塔的周围，你可以循着标示牌一一找到："佛陀获得圆满正觉处"、"佛陀即从座起，行走七步处"、"佛陀觉悟后打坐七周处"、"佛陀回望金刚座处"等等。其中在佛陀证悟后打坐的地方，标示牌上写着：Rajayatana（森林之树王），并写道："成觉之后，佛陀在此禅修七周，出定后，两位商人供养佛陀米饼与蜜糖，并受皈依戒——皈依佛、皈依法。"标志牌上，在"皈依法"后面特别加了一个括号，注明："其时尚未成立僧团。"

弹指间，岁月迁流，此时的菩提树下，僧众云集，僧团广大，他们都是佛陀教法的追随者。外相庄严寂静的他们，实则是以慈悲为良驹，以戒律为铠甲，以智慧为利剑的菩提勇士，在佛陀的感召下，为碎破无明、利乐有情而生生世世努力着。但僧宝之所以堪为我们的皈依处，不是因为其阵容鼎盛，也不是因为地位崇高，是因为僧团所聚集的那一股善的力量，如同最可靠的旅伴，可以让我们一路上不孤单、不恐惧、不放逸、不彷徨。

从2004年起，上师开始接手噶举大祈愿法会的法事至今。师尊参照古德时期的辉煌传统，制定新法会程序。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规范僧众的各项律仪，从搭衣、持具，到行走、进食都给予了清楚的指导甚至亲身示范。因为上师相信，如果外在行为得以清静与合度的话，内在的烦恼敌也就能够得到控制与降伏。

也许我还是轮回战场上一个懦弱的小兵，可是当置身于祈愿法会的现场，置身于这殊胜清静的福德对境之前，听着沉稳有力的诵经之声，看着僧众一次次击鼓、吹号，而上师手中的铃与杵，如同晨光中一面明亮的旗帜，召唤着我们忆起自己曾经的誓言。在我内心沉寂已久的力量也开始苏醒，好想立刻背挎那把仅有的小木剑，跳上自己的小瘦马，加入这无畏无惧的队伍，奔赴涅槃城。



行佛事业

今年的菩提迦耶小镇，尤其显得空荡荡，听说是因为大菩提寺，也就是佛陀悟道之金刚座所在的寺院园区，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甚至连整个菩提迦耶镇都因此成为了联合国重点关注、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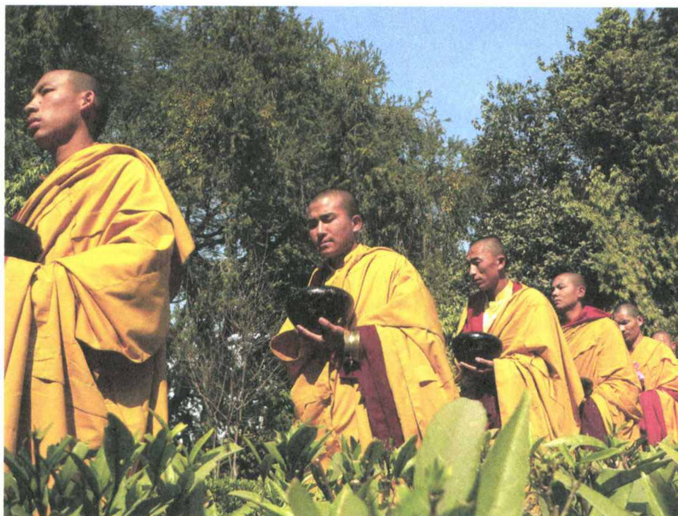
护的区域。当地政府拆迁了大批路边临时搭建的店铺和饭店，听说未来，连大乘酒店和附近的固定商铺都会大举拆迁。大菩提寺及周边大范围的区域会被改建成一个大型的静修园，届时园内将不再允许举行任何法会。这殊胜的祈愿法会，很有可能将来不能再在菩提树下举行了。听到这个消息，有一丝惋惜：还以为在菩提树下祈愿，这种殊胜妙好的机缘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呢，变数就出现了。不过再想想印度人的工作效率，估计再办上三五七年的法会，应该还是没问题。只不过，以后的每一次，都要加倍地珍惜，要将无常悬在头顶上，时时提醒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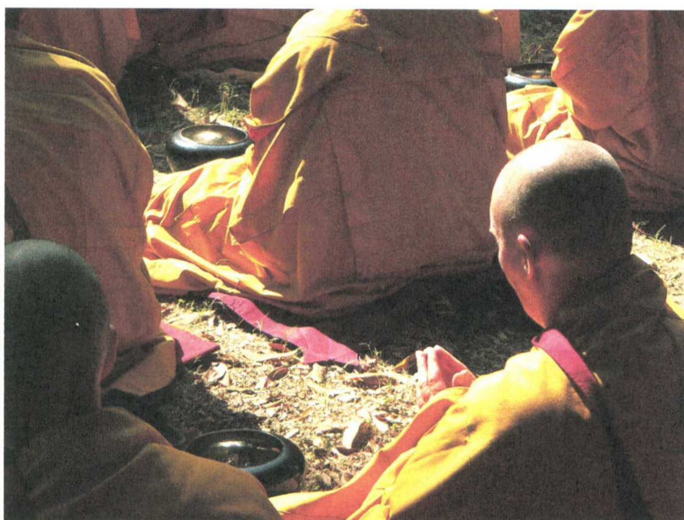
现在的菩提迦耶，破已破矣，立则未立，当地人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往年常见的那几个小乞丐已经长大，其中也有几个再也见不到了，但也有新的乞丐不断加入。虽然当地政府似乎尚未有任何建树，可是人们应该能够惊喜地发现，噶举大祈愿法会的组织方已经默默地替政府在做一些关乎民生的工作了。

当第一天来到菩提迦耶，我习惯性地准备去光顾那家大树下的奶茶店。抬头发现每一棵大树上，都悬挂了手绘的宣传海报，劝告大家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随意按喇叭制造噪音等等，海报上面竟然没有印度文而写着英文和中文，心想，该不是印度政府专门告诫外国人的吧？仔细一看，才发现海报上写着："噶举大祈愿法会宣"。随后在不同的角落，都看到了各式手绘的漫画式的海报，画面虽然不算精致，但是很简明易懂，时时提醒着人们应遵守公共文明、互相尊敬。看到这些，内心泛起一阵温暖——噶举大祈愿法会虽然是一项纯宗教的活动，但是它带给这个世界的祝福和关照，并不仅限于宗教仪式，它是切切实实地将一念愿心化为善行，一点一滴地开始改变这个世界。











后来才知道，从第二十五届的噶举大祈愿法会起，我们要做的事业还远远不止于此。今年在师尊的发起之下，在噶举大祈愿法会进行期间，同时向当地民众和僧众提供了义诊活动。本次的义诊由中国台湾路竹会全力协助，八天之内为超过五千人提供了免费的诊治和医药。在法会结束之后，上师更亲自来到西藏寺，为当地的穷苦大众分发了三千条御寒的毛毯。上师身边的工作人员形容那天的情形说：“就像是师尊平时的大众接见日，来了好多的人，不同的是，你们从他手中拿到的是一条加持过的金钢绳，他们拿到的是一条毛毯。”当时我想：是呵，慈悲的上师，永远都能给予众生他们真正最需要的东西，他的慈悲超越宗教、国籍、文化和种族。

当我们还在为如何才能缘菩提果发起利众成佛的心愿，而来到噶举大祈愿法会接受教诲和熏习时，上师已经将愿菩提心付诸实行，大行六度四摄之法。有这样大雄大勇大悲的导师，有这样以菩提心、菩萨行作源源宣流的怙主，确实是，我们无限生命长流中的光明与希望。

灯火相传

悉达多在菩提迦耶的一棵大树下，最终进入了无想无念的禅定境地。当他睹见那一颗在清清湛湛的虚空中赫然高悬的明星，在那个当下，悉达多以自心本具的智慧光明，彻照心源，将心中的粗尘细垢、妄想分别消灭得一干二净，他开悟了。那个顿然开朗的夜晚，一定令大地都震动了吧——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入于众生心室，百千万亿不可说劫，诸烦恼业，种种暗障，悉能除尽。

当我抬头在菩提迦耶的夜空中苦苦寻觅，有没有哪一颗星子能让四

顾茫然的我照见心性，直到全然无觅之后才领悟，夜睹明星并非从天而降的偶然，是六年的精进苦行乃至过去无量劫佛陀在因地时六度万行的功德，勾召了那个时刻的发生。那么现在的我应该向何处寻求，那趋向终极光灿的第一点星火呢？低头，我看见了端坐默然的师尊。

在佛前供一盏灯，将自己誓愿获取正等正觉的内在愿望，外化成透明而热暖的光芒，菩提心将不复退转，辗转增上。所以从2005年底、第二十三届噶举大祈愿法会开始，上师便指示，要在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增设一场供灯祈愿法会，师尊甚至还专门为此撰写了《点灯祈愿文》。



噶举大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一定是在藏历的十五，供灯祈愿法会便选择在这个天上人间最极光耀的时刻进行——是夜皓月当空，照而常寂，菩提树下手持灯烛的四众弟子井然汇集，皈依文、发愿文、观音修持仪轨颂文、六字真言、点灯祈愿文在夜空下次第唱诵着，婉转悠扬，妙音庄严。最后，大众致心持颂着“六字大明咒”恭送师尊离场，并开始持灯绕塔。一时间，在大菩提寺内，正觉塔下，唱诵咒语的声音此起彼伏。来自不同寺院的年轻僧侣也在这个时候放下了平日的严谨、拘束，仿佛斗歌似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声浪。只有真正到过现场的人才能感受，那股巨大的伴随着咒音而益增的，善的力量。那力量由千万点微薄星光，无数颗坚强、勇敢的心集结而成，成为了如同须弥山王般的长明灯炬，穿透了无明阴霾，指引着生生世世的方向。

噶举大祈愿法会，以最华丽的方式落幕，佛子，以最勇毅的坚心行愿，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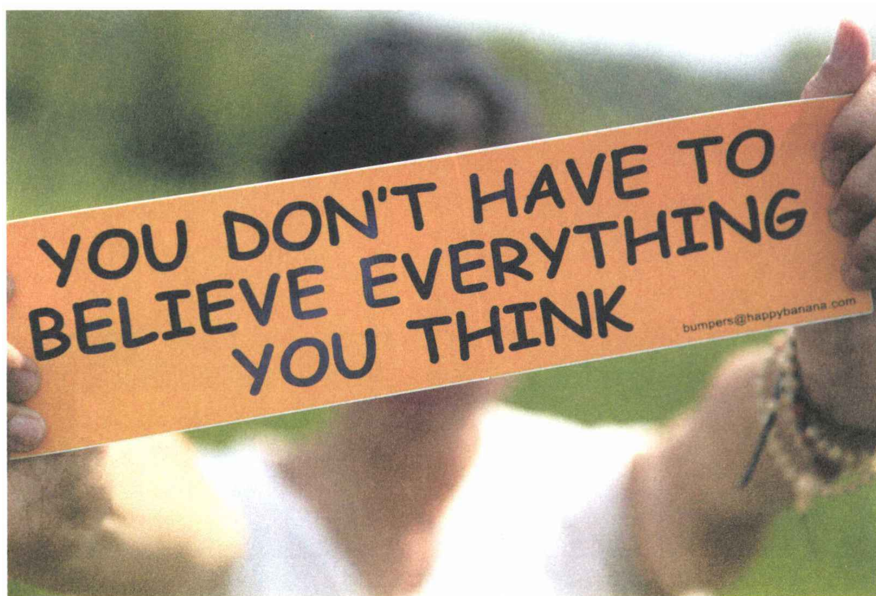
2008年2月7日　书于印度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刚刚完成一天里的最后一门功课，就听到楼下的扰攘声。有一个人用中文大声说道："我不是要见他，我就是想把这些东西给他看看，看到这个他就会知道我到这里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了！"接着听到古沙喇嘛的声音，一直说着不行不行的，而那位先生不依不饶，一定要将一些什么东西交给寺庙的住持。我心想，一定是古沙喇嘛中文不太好，跟他解释不清楚，所以就起身下楼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

到了楼下，我看到一个带着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封信、一些照片还有一盒包裹着的东西，就走向前去跟他说："你跟这位喇嘛说没有用的，他只是这家旅馆的负责人，如果你有东西要交给住持，你可以去找喇嘛突丹预约一个私人接见的时间，或者明天下午过来，明天是住持的公开接见日。"

那位先生看上去还是很激动，他不停地说："我不是要见住持，我也知道见不了，我就只想让他看看这个，他看完这封信就知道我来到这里有多么的不容易了，我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

当时我心里想着：谁都不容易啊！但嘴上只能劝他明天再说，因为实在是很晚了，在寺庙里面争执这些也不好。那位先生最后悻悻地离开了。我一边回房间一边暗自觉得：来这里的真是什么怪人都有啊！



第二天，我端着午餐来到在旅馆餐厅外的门廊，挑了一张没有人的桌子坐下。刚坐下没一会儿，那位nobody先生端着炒面向我走过来，看上去比昨天晚上平静多了，他很有礼貌地问我：“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当然可以。”坐下后我问他：“东西交给住持了吗？”他说：“已经交上去了。”我很好奇，那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位先生好像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似的，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他说那是一封信，上面写了他是怎么卖掉房子和一切财产到了拉萨，在拉萨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从拉萨是可以去尼泊尔的，他就买了车票到了尼泊尔；在尼泊尔又遇到一些人，他们跟他说“你可以去印度啊”，于是他又买了飞机票从尼泊尔来到印度。到了印度有人跟他说菩提迦耶那边有法会，他就坐着火车去了菩提迦耶的金刚座，到了金刚座有人告诉他还可以到印度北方的由上去，见见更多的高僧大德，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高僧大德都是谁，但他还是来了。他告诉我，他连日常用词的英文都不会，说罢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我打开一看，全都是手写的一些简单单词的中英文对照，例如：男厕所、白开水、火车站、飞机场、米饭，等等。他说这是他在沿途认识的一些懂中文的西藏人帮他写下来的。

但最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先生礼貌地告诉我，他是一名精神病人。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整个人愣住了，喏喏地点着头，一边脑子里面迅速地分析着：一个正常人不会说自己是疯子，但是一个疯子就更加不会说自己是疯子了呀！最后只好尽量保持礼貌地对这位先生说：“可是我根本看不出来啊。”他说他现在已经好了，不过他认为他原来也没有病，但是他的妈妈两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都认为我的想法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只是他们不了解我。”

“那你恨你的妈妈吗？”

“我不恨她，因为她是我的妈妈呀，她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不会恨她的。她给精神病院打了电话，他们就来把我绑走了，我现在还记得，我清楚得很，我在医院里，就是那种小小的单人房，穿着那种把你绑起来的衣服，然后给我打各种各样的针，还要吃药，他们以为我不清醒，可是我都很清楚的。但我也不恨那些医生，那里是精神病院，他们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

听到这里，我已经很讶异了，心里觉得这位先生真的太神奇，他似乎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有着那么强大的自我，他相信处在某一个环境

的人就会做出与此环境相适应的事情，那些事情没有对错，哪怕这些事情伤害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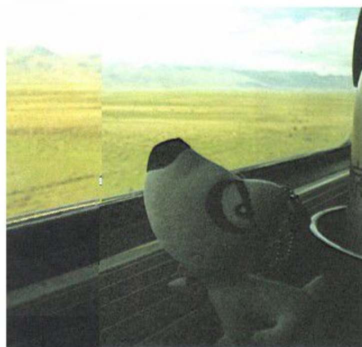
他又告诉我，后来他出院了，他的父亲安排他到一个银行工作，还分了房子，一切都很好。不过有一天，他决定这一切都不要了，至于为什么，他好像告诉了我，但也许是因为理由太奇怪，我没有记住。后来他在重庆认识了一位出家人，让他去拉萨，于是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旅程。别人总爱问他："你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就这么出门，你不害怕吗？"他跟我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害怕，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害怕什么。我，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小东西，什么都不是。"他很努力地用手指尖比画着那一点点的小。我几乎没有机会插话，他一个人自顾自地述说着，但是看着他认真又无畏的神情，我觉得自己很惭愧：为什么我要把自己那么当一回事呢？如果我什么都不是，那该多自由啊！

直到他说出那一番话，我终于确认，这位没有名字的先生，一定是菩萨的化现，要来给多多一次棒喝的。

nobody先生讲完了他离家出走的过程之后，突然想起了什么，露出了很生气的表情：

"你知道吗？有的人他真的很坏啊！他就是想蒙你、骗你。不过我这么说，你要知道，我是个精神病人，这些景象可能只是在我自己的脑子里的，人家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在尼泊尔和印度都遇到过很多坏人，他们真的很坏。不过我是精神病人，也许他们不是真的坏……"

他反复地抱怨着，时而愤怒、时而委屈、时而无奈，但是总忘不了强调：这一切很可能只是他那个"不正常"的脑子里的幻想，事实有可能不是那样的。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自己才是轮回里的大疯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切显现的真实性，我总是认为事情的全部就是我所感知到的那样的，我总是深信那些伤害我的人骨子里就是个坏人。可万一不是呢？万一那一切不过是一个得了无名大病的病人脑子里的幻象呢？天啊，我竟远远没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清醒！





最后，nobody先生吃完了他的炒面，发完了他的牢骚，就走向了寺院的大殿，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久久回不过神来。坐在旁边一桌的是一个台湾人和他的西藏导游，那个西藏人带着几分同情对我说："那个家伙可真能说，你还真有耐性啊！"我转过身大声告诉他："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家伙是个大菩萨！"

一个月后，在德里的一条街上，我又遇到了nobody先生，他正在那条拥挤的街上游荡，我惊喜地走上前去问："你还没有走啊！什么时候回国？"nobody先生说："我决定留下来了，我报了个英语班。""真的？你的签证不是快要到期了吗？""是的，我打算一直在印度待下去，护照我不要了，这没什么的。""祝你好运。""谢谢"。

勇敢的nobody先生，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启示，愿三宝永远照看你，你在远方要保重！

2008年4月30日　于印度

·我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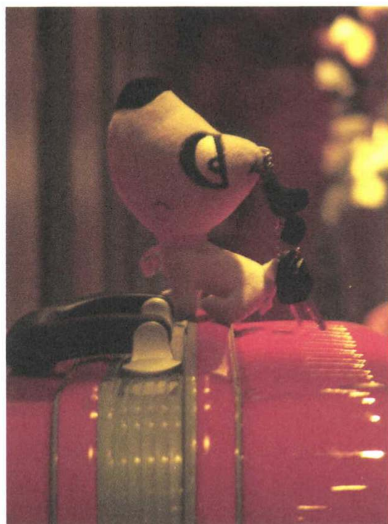
晚上八点三十五分，天竟然还没有全黑。窗外的线条开始曲折阴柔了起来，大概快到青海湖了。外面开始下雨，车厢内开始放暖气。

从东到西，从夏季到冬季，从现在到过去，好奇怪的旅行。

我站在两节车厢之间，磕磕碰碰地，抖出了好多过去某些时刻，某些地方有过的某些情绪。曾经那么害怕，那么忧虑，那么冲动，那么无奈，那么贪，那么痴，那么剑拔弩张，那么不明所以。

我好想回去，紧紧坐在她的身边，对她说：“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很好的，我向你保证，因为我来自你的未来。”我甚至可以抱着她的肩，任她顺势在我的腿上躺下。我们拥坐在一起，我将谛听她的沉默或者哭泣，但是只要她睁开眼，一定会看见我还在：“你看，我会一直都在这里，你的未来此刻就和你在一起。”我永远不会耻笑她，即使她看上去那么的不圆满，甚至错漏百出。我愿意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的感激她；也会像宠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地宽容她；还会像支持自己的爱人一样的守护她。直到她全然地相信，我愿意承担她全部的快乐和哀愁，直到她相信，我是她全部疑问的答案。





直到那个来自未来的我，拥坐在我的身旁，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实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看我，不是在这里吗？”于是我们三个，彼此微笑着，拥抱着。

2009年5月21日　书于北京西到拉萨的火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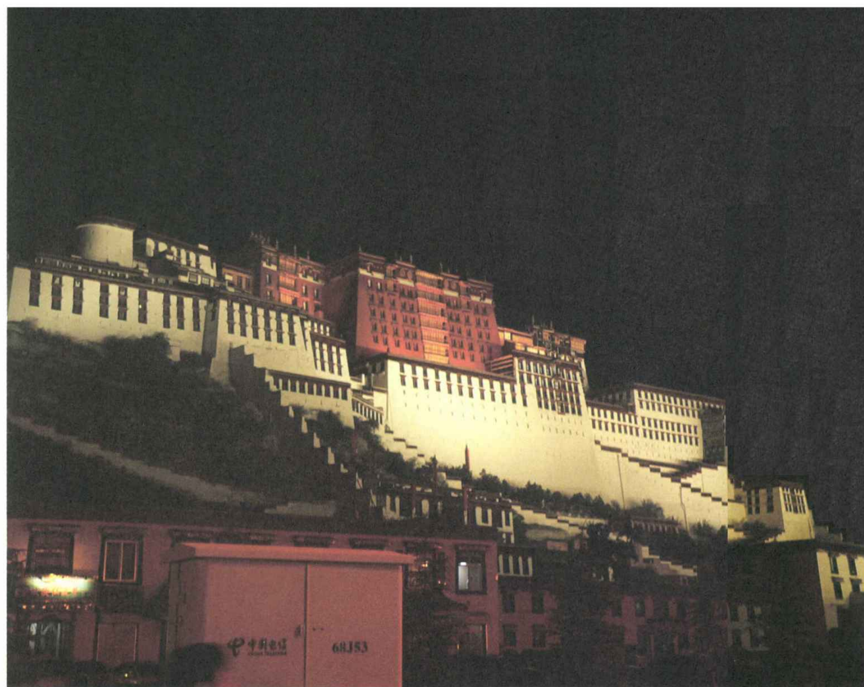


·觉沃心灯·

他们把你放置在漆黑的深处
你便从那深处放出光来
那么强烈地引我
向前
那么坚定地看我
踌躇

觉沃仁波切千诺
我点上这一盏酥油灯
是为了离于无明
但更是为了入于黑暗
加持我成为
你在每一个黑暗的死角
所安置的那盏小小
却不泯灭的心灯吧

2009年5月23日　书于拉萨



·我不是你的玛吉阿米·

西山落日映不入你的窗
我的王
你的脸隐没在布达拉的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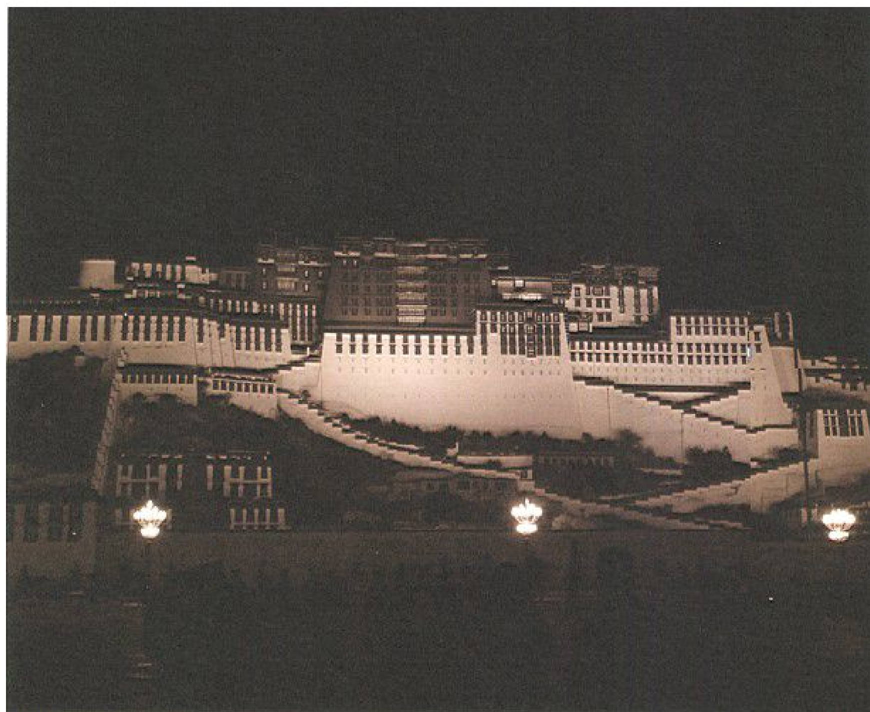
不敢在城下张望
东山渗出的月光
已经浸湿我的裙裾与衣衫

你我都清楚
我酿的烈酒驱不散
你眼里的寒凉

你驭的快马赶不上
我心头的动荡
你我的坚持
不过是风中的煨桑
就算热烈
终将冷淡

忘了吧
从此
我不是你的玛吉阿米
从此
你也只是
我奉若圣灵的
我的王

2009年5月24日书于拉萨



·我还是你的宕桑旺波

一座城在等一个人
固若金汤
你却将我流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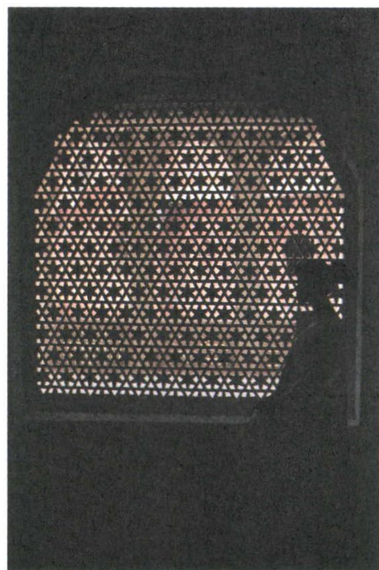
无法命那马头调转
无法将一纸悲书相传
醒着梦着都
无法回到理塘
我堪作
谁的王

就让这座城池寂寞下去
如果你不来
我也不待
我们彼此没入尘埃

就让这个故事被肆意传说
你可以不再是你
我还是你的
宕桑旺波

2009年5月24日晚书于拉萨

小注：相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年轻时常夜出以俗家身份在坊间游历，他的朋友塔乃坚为他取一化名叫——宕桑旺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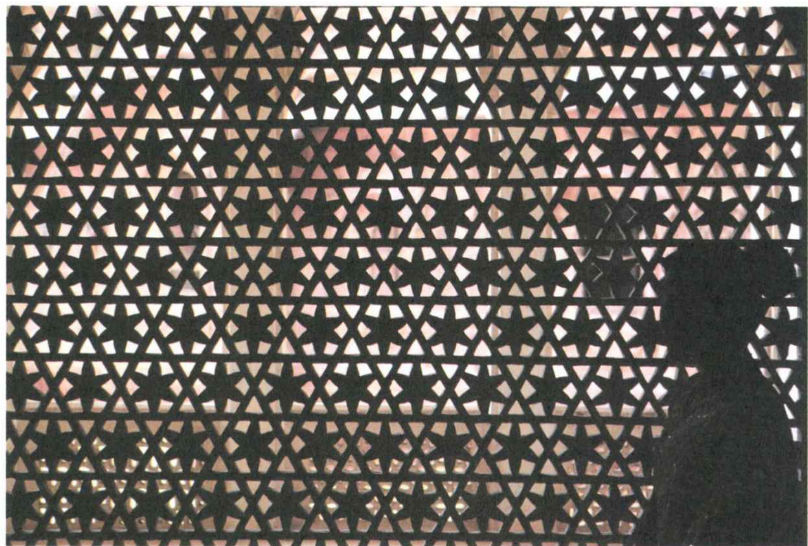
·天要宠你·

亲爱的，你知不知道，有一股强大，要通过我，到达你。

它来自浩瀚的岁月和广阔的寰宇，它来自最深沉，也来自最高极，它来自最古老，也来自最新奇。它选中了我的同时，也选中了你。

我必须允许啊，允许它流经我，允许它激起我里面的一些沉疴、一些浑浊。允许它重重地压向我，直到我不再逃避，直到我全然地展开我自己。了达，通透，穿心如隙。

我必须跟随啊，跟随它寻找你，寻找它最终需要达到的目的地。跟随它在恒河沙数世界游历，一时间，你哪儿都不在，一时间，全都是你。只有它知道，只有它有辨认的权力。



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即便你不愿意接受我，它仍然会通过无量的通道、每一个别人，进入你、充遍你。这我就放心了。

它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即便你不愿意接受我，它仍然会将我虹化，流溢在天际，我将早你一步到达明空之境。请你，也放心吧。

亲爱的，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接受这强大的爱，它并不来自我，是天要宠你。

2009年12月1日凌晨　书于尼泊尔　加德满都

·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

这是一个没有情书的年代。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没有书信。

也许十年前你曾经，因为抑制不住你的热情或者忧伤，所以找来了纸笔，郑重地摊在桌上，却开始盯着它们发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直到你想一个人想到累极，想到心力交瘁，最后只写出这样的话语："你好吗？我们这里的梧桐都开始抽芽了，而梧桐的生长是极快的，很快就会变成大片大片的叶子，从轻浅到深绿……"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却始终说不出一句："我想你想疯了！"

也许十年前你曾经，刚刚将一封信投入邮筒，就马上开始担心地址到底有没有写对？邮资真的够了吗？你开始掰着手指计算七天后的现在，这封信就会被那人读到，他真的会用心去读吗？他是会边走边读，还是躺在床上读呢？也可能，当信刚刚送入邮筒，你就开始后悔："哎呀，那一句话是不是说得太直白了？另外一句又会不会太过隐讳？"

也许十年前你曾经，因为收到一封热烈而信誓旦旦的情书而激动不已，但是转瞬间，又担心起来："那是他七天之前寄出的誓言，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吗？他会不会已经改变？啊，他当然已经改变！七天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的事情。但他是变得更爱我了呢，还是不那么爱？"天啊，为什么永远只能读到一个人过去的心意，现在呢？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向七天以后读到回信的他作出我的回应？我怎么能对七天以后的我的心意负责呢？

因为有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所以有了情书；因为有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所以有了爱情。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发一条短信只需要三秒钟，如果对方已经收到了短信，你还会收到一条通知短信。所以你不必猜测对方到底看到了没有。发一封邮件同样只需要三秒钟，对方还会收到一条手机短信通知他查收新邮件，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你的信会不会被传达室的大爷弄丢了。你失去了全部的等待，因为你们的交流是实时的，你们的爱情是即时的。对于你的所有表达，你都有理由期待他的即时回应，如果他没有，那么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于是你们总是能迅速地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判断，要么爱，要么不爱，要么又重新爱了……十年后的你已经忘记：爱情不是是非题，爱情恰是那似是而非的期盼和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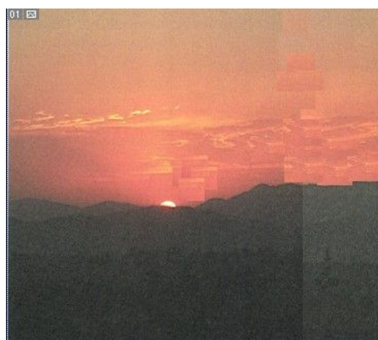
记得十几年前，每个期末我都会将一年来收到的书信带回家。我的母亲就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一封不落地读我的信，不但不觉得这样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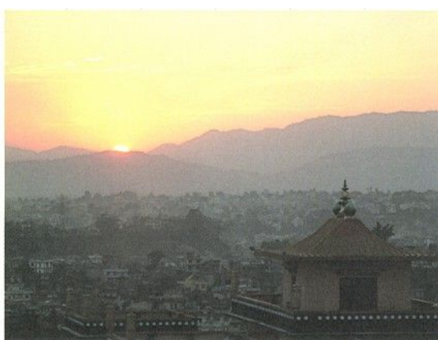
问题，还会跑来跟我说，她觉得这个男孩不错，文笔挺好的，那个不行，字写得太丑……总之就是要前后左右评论一番。我想我也许是还会用纸笔写一封真正的信的最后一代人了。在我大三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用电子邮箱，到了大四几乎人人都有一个QQ号了。我想象现在的母亲，如果跟我的母亲一样好奇又大咧咧的话，可能只能跟自己的女儿说：我看这个男孩不错，他的博客人气挺高的，那个不行，还在用QQ而不是MSN，将来当不了白领……

现在的人们恐怕已经完全无法想象，十年前那一部日本电影《情书》为什么会那么感人。人们无法理解藤井树的寂寞与犹豫——当藤井树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个与自己同名的女孩的名字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自言自语。而情书的本质，不就是自言自语吗？因为你要诉说的对象，永远不在你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之内。

在这个电子化的年代，在这个没有距离的年代，真正的情书，只能存在于，你我的沉默。

2009年8月10日　书于北京





·二月的早晨·

二月，在加德满都，虽然阳光普照，却仍然清寒的早晨，在一家同时出售各种图书的咖啡馆，在众多新旧图书、画册、杂志之中，我拿起了最不起眼的一本。它没有封面设计，如同一本硬皮抄而已；没有前言、后记，没有作者介绍，没有出版说明，只有不到五十页。

这本小书，收录了一些人的话语，关于快乐，关于信念，关于成功，关于勇气。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今人还是古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话也并不豪言壮语，深邃超凡，只是当我在这个早晨读到，还是感到了如此的温暖——在这个不算完美的世上，总有一些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用心或者不经意地，将凝藏于自心内在的智慧与慈悲，展露出来，将来自于一切万有的爱，又奉献于一切万有。然后，被另一些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刻，遇见，拾取，珍藏。

深信，此时此刻的我，千里游行于此的我，已经被纳入这一场相遇与交汇，我当继续这一份爱与信念的流传与散播。我把书中的一部分言语抄录下来，翻译并放置于此。兴许能够在另一个清冷的早晨，温暖另一颗，柔柔，软软，准备好接受照耀的心。

1 Look around you

And you'll see

Only where you are today

Look within you

And you'll know

Wh0 you 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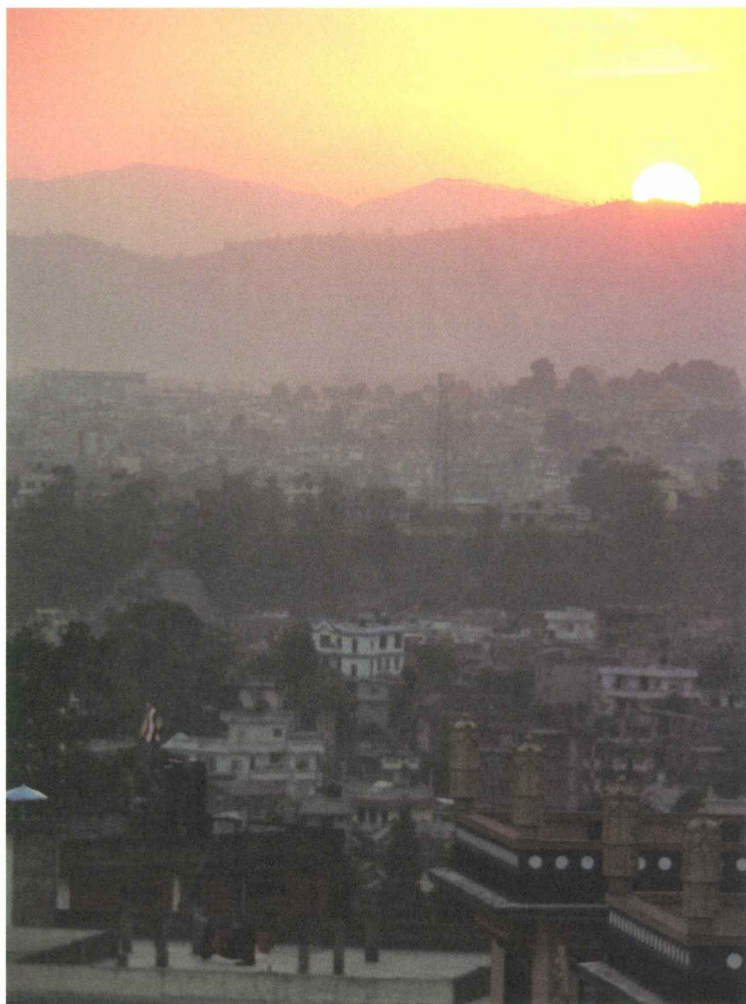
And where you are going. (Karen Ravn)

环顾身外
你只能看见
你今日之所在
反观内在
你会了知
你究竟是谁
又将去往何方



2 Only as high as I reach
Can I grow
Only as far as I seek
Can I go
Only as deep as I look
Can I see
Only as much as I dream
Can I be

如同我所能够到达的高度，
我能如此成长。
如同我所能够探索的远方，
我能如此前往。
如同我所能够审察的深处，
我能如此看见。
如同我所能够梦想的伟大，
我能如此达成。



3 The key to happiness is having dreams—the key to success is making them come true. (Sydny Harris)

快乐的关键是拥有梦想，成功的关键是实现梦想。

4 Happiness is a direction, not a place. (Sydny Harris)

快乐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地方。

5 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a man of value. (Albert Einstein)

试着不是去做一个成功的人，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6 What lies behind us
And what lies before us
Are tiny matters
Compared to what lies within us. (Ralph Waldo Emerson)
在我们身后与眼前的那些
与存在于我们内在的那些相比
不值一提





7 We tend to forget that happiness doesn't come as a result of getting something we don't have, but rather of recognizing and appreciating what we do have. (Frederick Keonig)

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快乐不是得到我们所没有的，而是认取并感恩我们所拥有的。

8 Courage is resistance to fear, mastery of fear—not absence of fear. (Mark Twain)

勇气，是对恐惧的反抗与征服，而不是没有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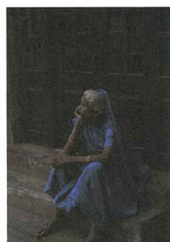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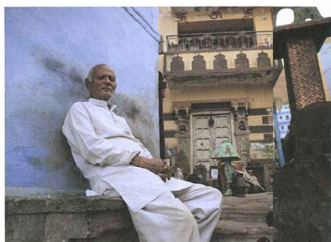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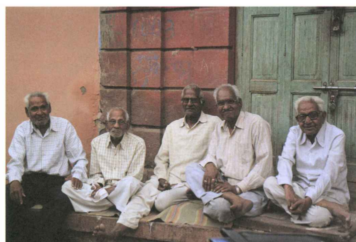
9 There two things to aim at in life: first， to get what you want, and after that to enjoy it. Only the wisest of people achieve the second. (Logan Pearsall Smith)

生命有两个目的：首先，获得你所想要的；然后，享受其中。但只有智慧的人，能够得到后者。

2010年2月3日　于尼泊尔　加德满都







·印度式慵懒与西藏式精进·

印度人很懒，富人有富人的懒，穷人有穷人的懒。

富人可以请人在恒河边用一整天，往自己身上抹香薰油，然后在太阳下按摩那个肥硕黝黑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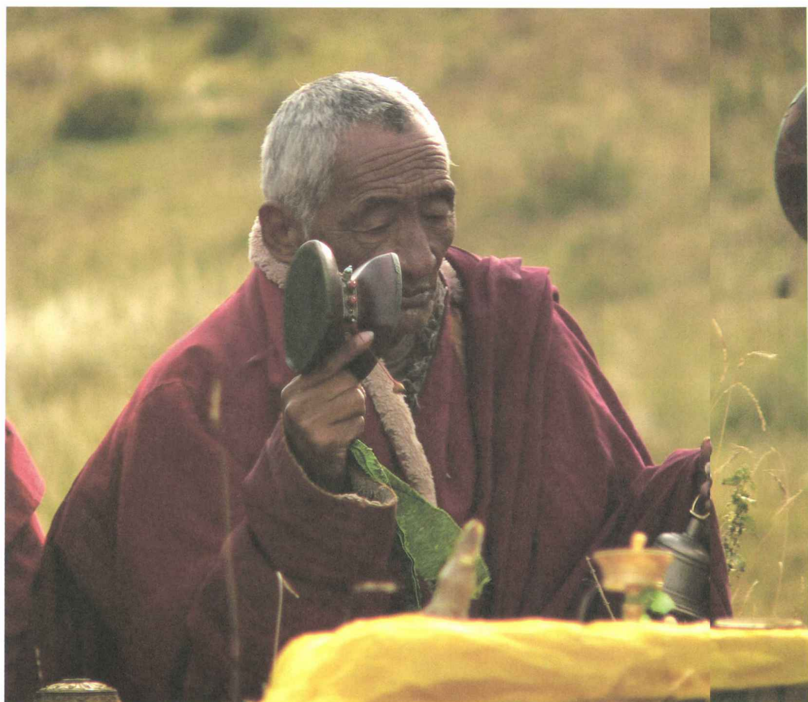
穷人可以用一整天在恒河边放风筝——最简单的报纸糊的四边形风筝，他们甚至不会站起来，而是半躺着，眯缝着眼，若有若无地拿一根线牵着。

印度人可以用梵文吟唱一整部摩诃衍那，三个乐手一个歌者，手风琴、锡塔琴加上鼓，一唱就是三千年。可他们却懒得去用文字记录自己真实的历史。所以如果去读印度的历史，看着看着猴神哈努曼就出现了，你搞不清楚那到底是历史还是神话。

印度人对现世人生的懒，是物欲世界里的最后一个堡垒，虽然这个堡垒已经完全被包围，但印度用她骨子里对现世的轻慢和对来世的强烈向往，抵抗着，貌似妥协却根深蒂固地抵抗着。

印度人宁愿用那个连他们自己都轻视的现实人生，来思考神，而神，他们认为就是思考本身——每一个内在心念与每一个外在显像，都是神。苦难与极乐，创造与毁灭，爱与恨，都以神之名发生。这种思考，对于物欲的我们来说，尤其像个神话，不是吗？我们从来不肯懒下来，静下来，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安放神龛。

我们彻底放弃了未来的自己，那是一种更大的轻慢，还是一种更大的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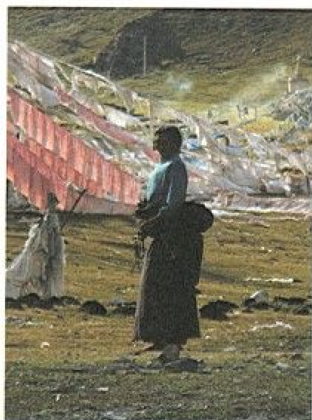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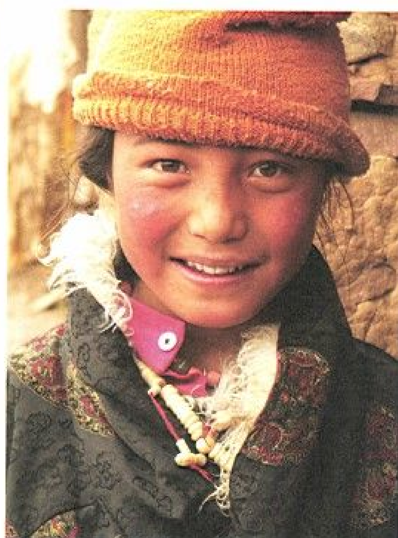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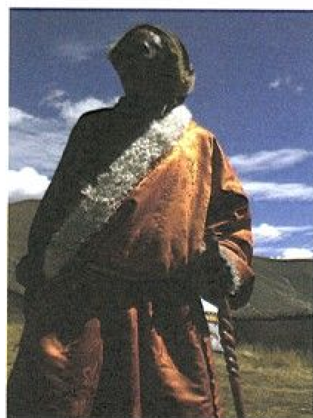
西藏人很虔诚，又很精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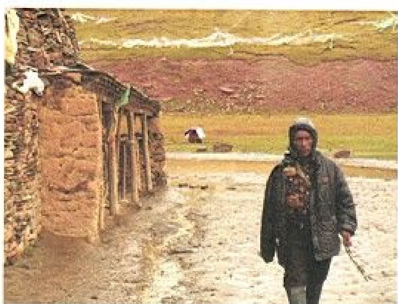
很多人一生的愿望，只是由青海，三步一拜走到拉萨，或者是念完那一亿遍的玛尼。前两天看到印度的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两个西藏人发愿，以等身长头从西藏一路磕到印度，其中一个人死在了路上，另一个人终于到达。

　　但西藏人的精进，是庸常的。那一路的长头，只有风知道，磕完了转身回家，还是糌粑奶茶过日子；那念过的玛尼，只有羊知道，念完了打马回营，还有未纺完的线呢。佛法对于藏人是生活的一部分的，在法道上的精进，就像喝酥油茶一样，是一种需要而已，没有什么好炫耀，好与别人比较的。











当修行跟放牛一样寂寞，修行就跟放牛一样自然了；当修行跟大地一样平常，修行就像大地一样稳固了。那样的修行甚至不知道算不算精进，因为修行已经隐匿，不是一件需要专门去做的事情。

这种精进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吸引力吗？这无人赞美的奋进，这谁也取悦不了的努力，这满足不了眼前的付出。不愿意懒下来的我们，却也不愿意这般的精勤，哪怕是为了自己的欲乐，我们也不愿意如此默默无闻地去换取，我们需要多少有些动静，好让自己相信：我的确做了些什么。

我们太过看重自己，这是不是另外一种自卑呢，是不是另外一种的瞎？

2011年1月2日　书于印度菩提迦耶

鬼话

喃　喃

扎西拉姆·多多

前言

一个孤单的人，一只寂寞的鬼，饮茶、斗酒、读经，常人看来，这番情景也许凄凄戚戚，甚至恐怖诡异，于我，却是独处的快乐所在，是去岁客居五台山中、挂单文殊洞时的法喜与禅悦。

人鬼殊途，有如我们内心的不同面向、各种音声，往往会相抵触、相撕扯、两相挣扎。但生命的奇迹，往往发生在自我的舒适区域之外，允许心灵发生震动，甚至骚动，允许内心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允许自己诡异一番，允许自己偶尔疯癫、张狂。你会发现从旧体系中跳脱而出的，你自己内心的各种声音，他们开始共同对话、相互聆听，彼此思辨，你会发现他们完全可以交互与融通，并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深邃的层面、更广阔的境界。

其实我们心中的“人”就是那理性的光芒，“鬼”则是那感性的灵慧。以理性导引感性，使感性成为灵感与智慧；以感性拥抱理性，使理性成为力量与勇气。智悲双运，定慧等持，让一直以来落入边见的我们回归中道、回归圆满，得安然，得喜悦。



·斗酒·

昨夜，与鬼斗酒。

初夜时分，鬼施然而至，甫入座，自囊中出其壶盏，满斟齐眉以敬。

吾方举盏，忽忆曾受五戒，绝酒荤，遂谢曰：已戒酒矣，余且独饮。

鬼曰：酒是戒？醉是戒？

答曰：醉是戒，然酒乃醉因。

鬼言：醉岂唯酒，人间百事千虑万般执，其谁不迷，何时非醉？戒则戒尽贪嗔痴，守要守得本觉智，方为真梵行。

吾曰：然杯中物何益？耽酒者多颠倒道理、使性骂座，仪态失常。

鬼大笑：此俗物矣，吾辈则以酒壮肝胆，杀烦恼敌！

吾闻之，遂一饮而尽，鬼亦倾壶酩酊。



·默然·

三更未尽，始翻书，鬼又至。

掩卷吹灯，相对无言。良久，鬼问：读甚么书？

对曰：《金刚经》。

又问：可有所得？

对：若有所得无所得。

鬼称道：似有所悟矣。

吾坦言：非也，不过是拾得些许牙慧，学来几分机锋，

实则全无用处，功夫到底几何，扪心自知。

鬼道：真知乃矢口，离言绝思，言语道断，默照而明觉。

人鬼遂复无言相对。



·幽情·

山中又雪，初夜簌簌，中夜瑟瑟。品茗以温喉，诵经以呵心，此间又有多少幽情难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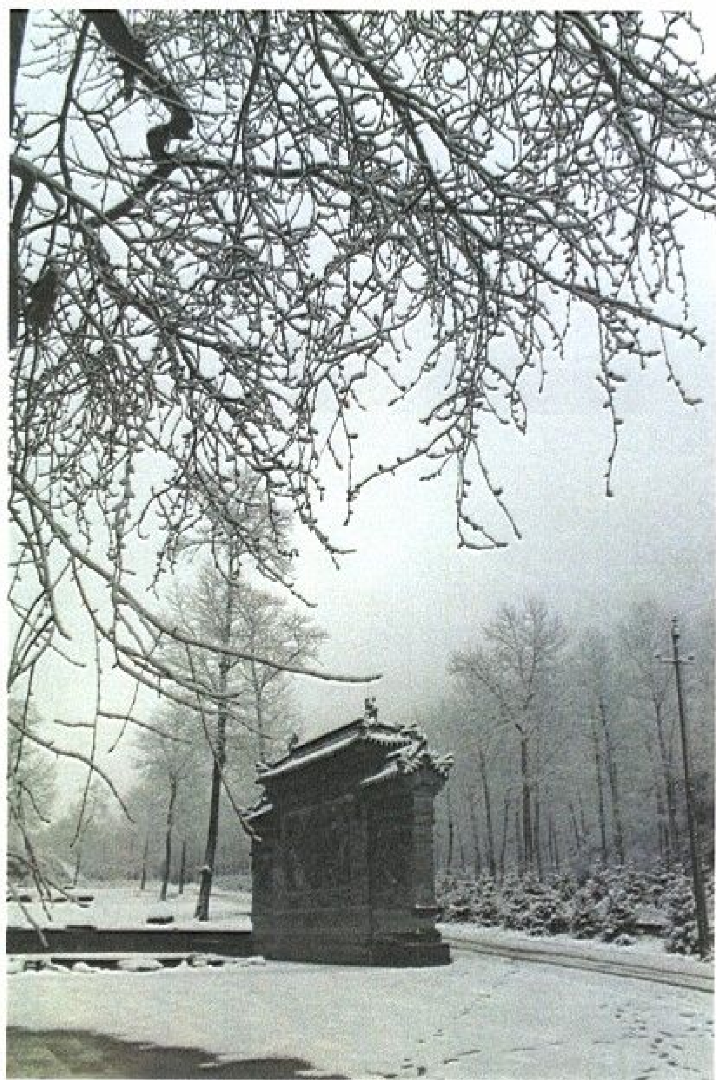
鬼至，倚门而立，喃喃自语：何不展卷润笔，将起心动念化作辞章？

对曰：心心念念不过幻影重重，何必诉诸笔墨成口实？

鬼粲然一笑：明明无边思虑，却不落口实，故作清白无忧。

吾苦笑：清白不清白，岂不自知，但骗阿谁？不过是人各有别业，自心所感，不足与外人道矣。且诘之：汝既清闲，何以留连于此，与吾辈厮混？莫若共同道相往来？

鬼拂袖：汝之幽情，尚不足与外人道；吾之悟境，更不屑向余鬼说！





·大千·

山微雨，谷中雾腾如蒸，披衣独行涉幽径。置身自然，深感天之厚我，山川林池但游冶，日月风尘任历遍，无偏私，无覆藏，无悭吝。

当思及此，驻足语鬼：君居此地久矣，其雾峰、其雨林，其苍岩、其逶迤山径，三千年来可都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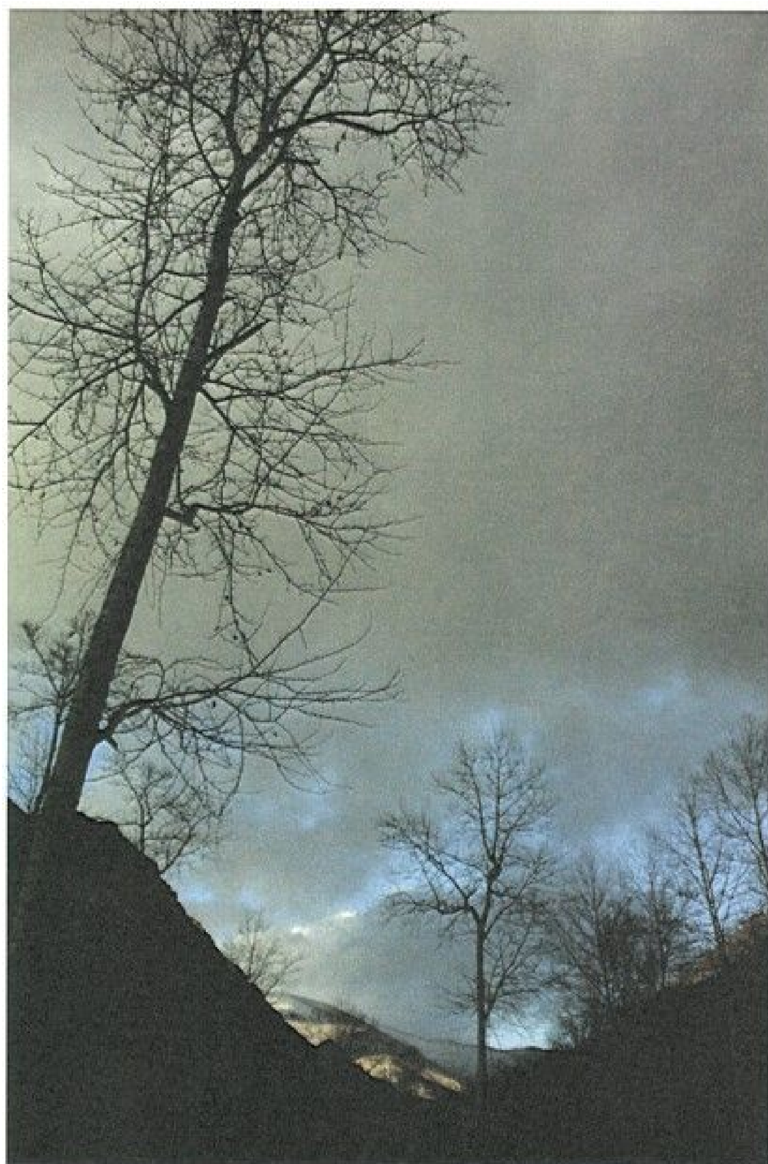
鬼曰：景致如斯，情怀各别。

曰：但何如？

对曰：一境入目，万象于心，繁华有之，落寞有之，欣悦有之，惆怅有之，着迷有之，勘破有之。

吾感而言之：须臾变迁不在流年短长，而在人心刹那分别。

鬼曰：当下真空，方成妙有，各各认取，各各不同，所谓大千。





·隐逸·

长夜月白，云逸星沉，独步廊前又遇鬼。

遂问之：多日未见，遁隐何处？

鬼曰：鬼魅如我，常人未知未见、不闻不问，谈何遁隐！

对曰：未知未见、不闻不问岂不甚好，汝则大可不闻世事、不谙世情、去来自在、成精成怪矣，我辈于此，慕而未尝得之。

鬼淡然道：不闻世事易，隐入山林作那幽人去。不谙世情亦可，浪游川岳成一散仙。最难者，隐而不枯槁，明历历露堂堂；游而不放逸，有节有度无狂。

吾喟然长叹：半生蹉跎方始闻此理，只怕余生不够去修成。



·止观·

山中又雪，封山封路封津渡，摄心摄意摄耳目，正好上座。一炷兰香尽，室中氤氲，正下座时，鬼现阶下。

鬼问：座下观甚么？

对曰：观生、观死、观苦空。

又问：观何所得？

对曰：只见情、器世间无真实，但愿不奢求、不妄予，不贪恋、不冷漠，不争讼、不辩驳。深知此身不过江湖一扁舟，自恃坚固，业风初一动，轻舟已过万重山。

鬼复问：座上参甚么？

对曰：参因、参缘、参如幻。

再问：参何所得？

对曰：始知轮、涅无二皆如幻，但求不取相、不执空、不畏怖、不厌离、不沉溺、不舍弃。初晓诸法不过梦土幻化山，假空无常，般若兰舟渡，轻舟又过万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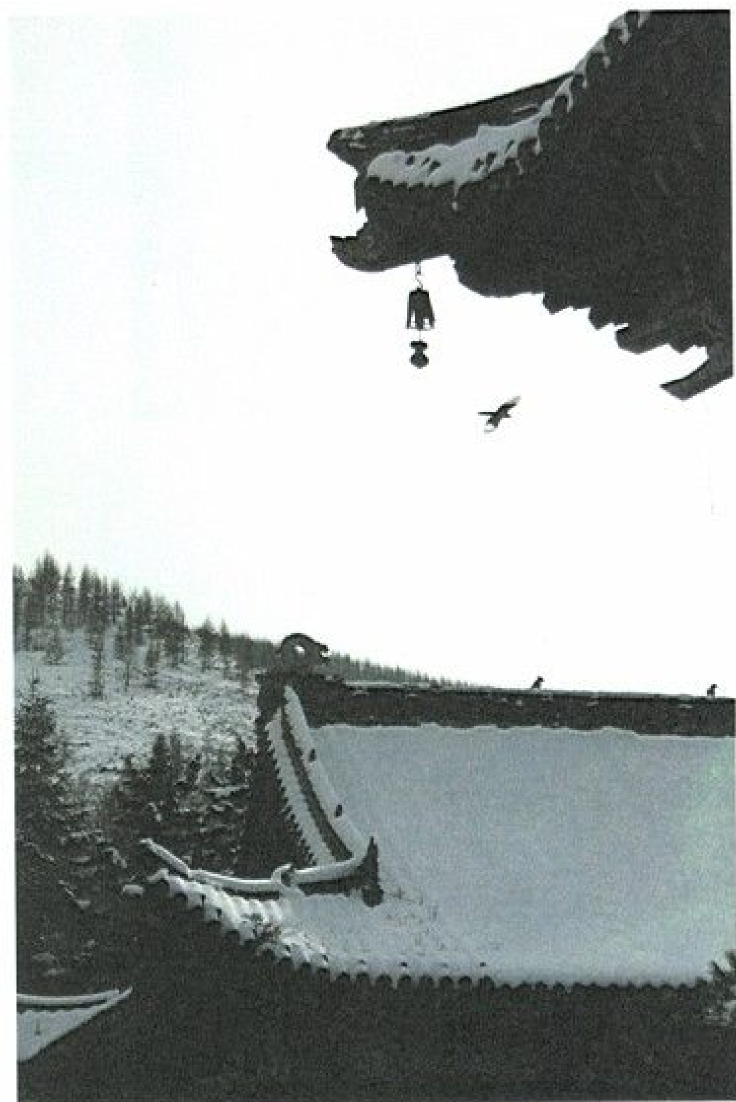
·山居·

深居谷中，不觉已是半载。与山僧往来，经律论藏；共农人晨夕，节候稼穑。虽挂单寺中，却将天地都作了道场。我赠寒山一诗一偈一茗茶，寒山赠我一花一叶一尘沙，看似素简，实则丰盛，个中喜悦，外人看来，怕难思难解，唯鬼知晓。

尝语鬼：余可知，吾何以乐山不止？

鬼哂曰：你我怕是心意一如——苍山与灵魂等老，却素真自然、拙朴顿朗，若以此反照人心，即心机城府尽消，千愁万虑皆休。居于此，可纵情来去、可不谙世事、可不着规矩。

吾合掌礼赞：然！





·十行品·

深冬，昼短夜长，便终宵与鬼合读《华严经十行品》。被菩萨深广大愿感动折服，深感无以为报，唯愿能以粗浅的言辞，将十大菩萨行一一解构。但言之所及，仅是冰山一角，甚至擅自添加了主观想象，旨在抛砖引玉，令更多的人发心读颂原典。原典的文句精巧、义理深远、感人至极，本人之文字实在是千分不及一、万分不及一、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若复有人，能如菩萨发愿，利乐有情，吾与鬼兄皆涕泪顶礼，相信十方诸佛也会昼夜赞叹，加持护念！

如是我闻，《华严经十行品》中，功德林菩萨告诸佛子言：佛子。菩萨行不可思议。与法界虚空界等。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学三世诸佛。而修行故。佛子。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行。三世诸佛之所宣说——



第一欢喜行

如果愿力如神驹，我愿策马前往一切国土贫乏之处。

愿我大富丰饶吧，愿我能满一切饥羸困苦之众生，任何的请求。

哪怕最后，最后要将我所有的血肉施尽，我也欢喜，我也甘心。

乞求者啊，当远远见你向我走来，出于感激，我已涕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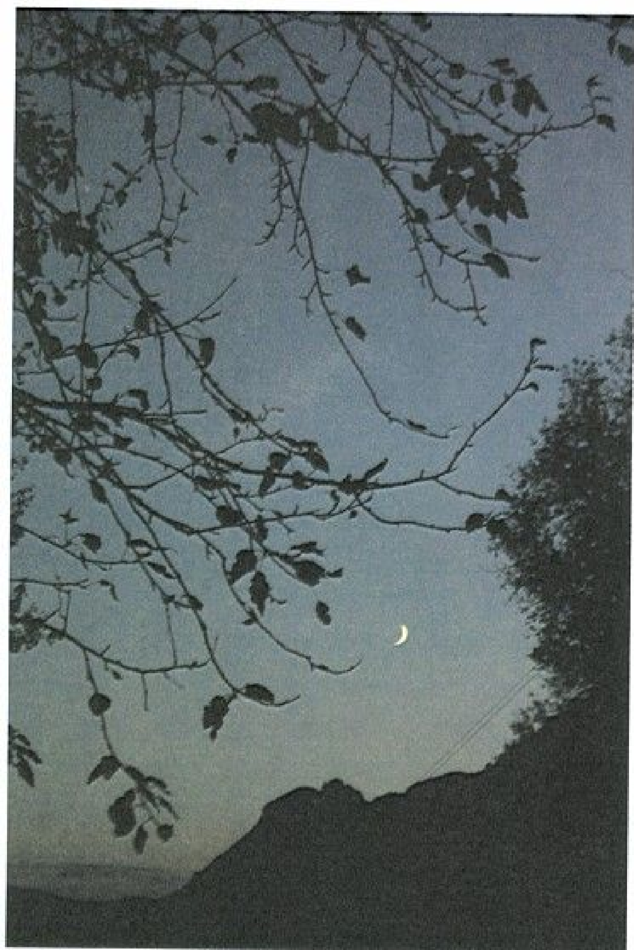
在我眼里，你绝不贫瘠，你乃是我的福田呵！

你也绝不可厌，你是我不求不请而自来的善友，是你教会我布施的善行！

从今以后，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哪怕还有一个众生，说：我未饱足。

我愿意，我一定，立即前往，令其饱足——从身体乃至到心灵。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欢喜行。





第二饶益行

轮回长夜，五欲乱浊，我愿在最幽暗的国度，守持净戒；我愿做你任何时候，一转身就能看到的那一抹坚强辉光。

坚守，而不为威势不为富饶，不求种族不求色相。

坚守只为，导一切众生离于颠倒、离于缠缚。

我愿在一切惑乱之中，心净如月，素手如莲，指给你，通往究竟涅槃的路向。

因为我相信，在颠倒的乱象背后，你始终寂静、从来安隐、根本离垢、毕竟清静。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饶益行。



第三无违逆行

假如，有百千亿众生，出现在我的面前，

从那百千亿张嘴中说出的，不是软语轻言。

恰恰相反，是一切轻我、慢我、辱我、厌我、损我的，如箭雨刀风一般的言辞。

假如，百千亿众生，以百千亿手，持百千亿利刃，欲伤我、害我、置我于难忍之死地。

愿我仍能忆持：此身空寂，无我、我所，若苦若乐，皆无所有。

愿我在最痛楚时仍能以空性之觉知，修大忍辱。

不必赞叹那是沉重的坚忍，重的不是我身上的罪苦，是我心中的悲悯。

不要怨恨众生的刚强难化，我愿意成为这堪忍世间上不灭的柔和，我一定会软化所有的贪嗔痴慢、悭嫉谄诳。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无违逆行。



第四无屈挠行

死此生彼的众生，犹如恒河沙，须臾推迁，重叠复来，不得安乐。

无量无边的烦恼，要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一一去对治吧，

那么我愿一一去修学，一一去拔除，每一种无明苦困。

每一个刹那的每一个心念，都在旋生旋灭，无法追寻吧，

我仍然愿意，带着光明与智慧进入每一个微尘刹，去一一悉知每一个你。

我已经决定，你有多深重的苦，我就要有多勇猛的精进。

哪怕从此要到地狱的深处，受无尽劫的寂寞苦行，

只要能够在我仰望时看见，你能永脱诸苦，证得无上菩提，

我便无惧于一直，与地狱的烈火、寒冰，为友为邻。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无屈挠行。



第五离痴乱行

在这迷惑世间，种种境地，有如大风，让人狂迷痴乱。
在那生死之间，种种变迁，有如激流，让人进退失常。
愿以我不曾恼乱一众生的功德，
守护本心，正念不乱，境界不乱，三昧不乱，入甚深法不乱。
愿以我累劫修持禅定的功德，
坚固不动，见佛不乱，见魔不乱，诸根不乱，行菩提行不乱。
我愿做那轮回大海边，寂静的崖岸，纵使烦恼乱流一次次拍打，
我不曾被染着、被毁伤。
我愿令你，安住在我的岸上，不再退转。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离痴乱行。



第六善现行

当彻底了悟一切法无真实，幻生幻灭，才终于，住于真实际。

当完全看清一切相皆虚妄，无性无依，才终于，见着了实相。

可我不愿于世间独醒啊，我不能。

只要还有众生，常处痴暗，我不独享光明；

只要还有众生，住于八难，我不独离诸苦；

只要还有众生，众垢所着，我不独处清静；

只要还有众生，轮回生死，我不独证阿缛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果有一艘名叫般若的船，我愿奋力划动那名叫慈悲的桨，

我不成熟众生，谁当成熟；我不调伏众生，谁当调伏；我不觉悟众生，谁当觉悟！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六善现行。



第七无著行

于念念中，庄严一切佛净土，亦能与念念中舍弃一切佛净土，
因为，我已心无所著。
见不净世界，亦无厌恶，轮涅之间，穿梭往返，不顾恋、不沾染，
因为，我已心无所著。
于佛、于法、于众生，我已知晓，不过如梦、如响、如幻化。
但我仍愿作梦中佛事，宣法语音声，方便度化如幻众生。
不著方所，所以勇入一切国土，因为你在那里。
不著时际，所以历尽一切劫波，因为你在等我。
当你也不著于你，我便，无须是我。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无著行。



第八难得行

如同勇敢的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运度众生，往返无休；

我愿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亦不住生死中流，渡脱众生，安隐无畏；

因为，我已了知，一切法皆不可得，然而非无一切法。

我已舍尽烦恼，唯不舍大愿，我欲向那最迷惑颠倒处，

度最愚痴无智、不知恩报的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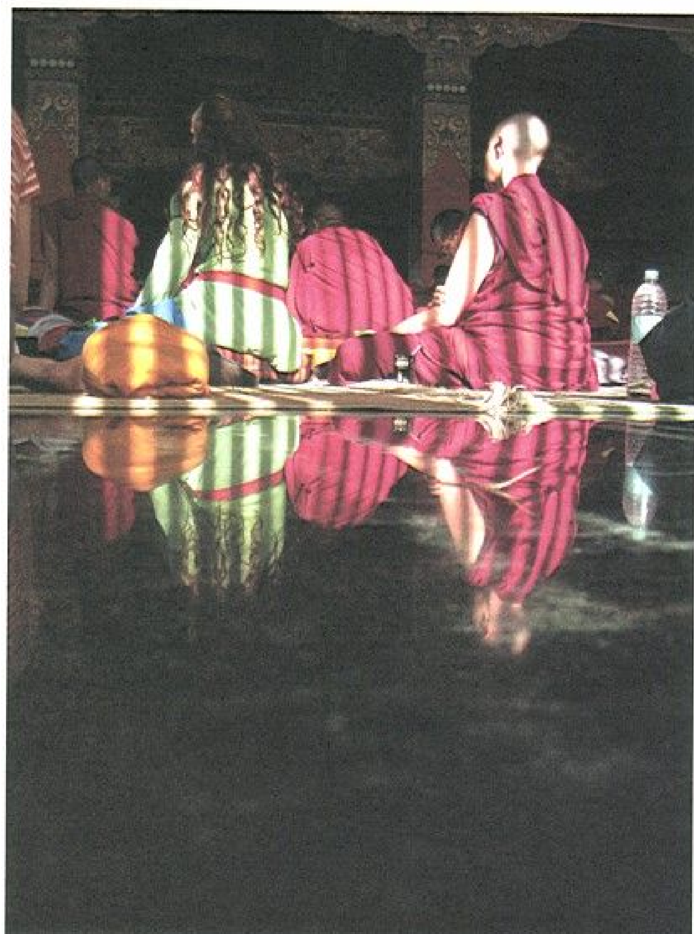
若有世间，其中众生聪明慧解，善知识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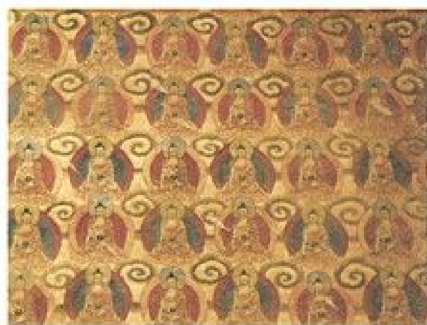
那里不是我的菩萨行处，

因为我对众生无所冀望，不求一缕一毫，甚至不需要一字的赞美，

我要把我的全部都赋予众生，不着不留，不取不求。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难得行。





第九善法行

得总持、能持、能遮之种种陀罗尼，我愿作众生的清凉法池。
任何时候，任何刹土，任何生类，若来问讯，
我都愿能，以广长舌，现无量音，断一切疑。
如此无怖无怯，无断无尽，为一切众生对机说法，只为令汝欢喜。
但我却未见有一众生得救度呵，
因为我不以任一众生为实有。
无始以来，你我不过于此大幻化网，作大幻化游戏。
如今，总摄了空慧与方便，我现此种种幻身，
我愿替众生，为医为药，作桥作灯，
我愿示现如来大自在，大悲坚固，普摄众生。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善法行。

第十真实行

观诸菩萨如幻，一切法如化，佛出世如影，一切世间如梦，

这就是最终极的，真实相，安住于此，安住大悲。

我已得如来十力，我已为人中雄猛，今作大狮子吼。

但，若我不令一切众生，住无上解脱道，而先成阿缛多罗三藐三菩提，

则违我本愿。

我愿，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然后成佛。

非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作不请之友，要令一切众生在我之前满足善根，成一切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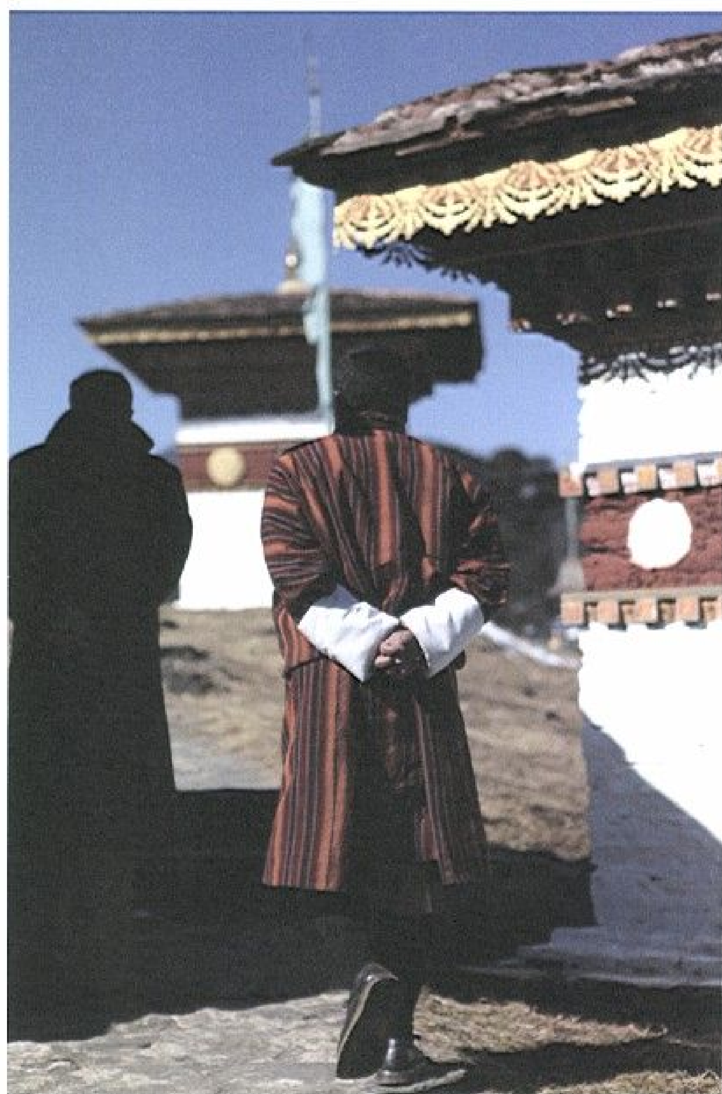
我已证入因陀罗网法界，

为令众生，绝生死回流，入智慧大海，探实相源底，

我不号如来，但荷如来家业，我不名佛陀，但行佛陀事业，

如此世世生生，念念相续，无有穷尽。

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十真实行。



弦歌

喃　喃

扎西拉姆·多多

前言

周国平先生在他的书《人生哲思录》中写道："音乐用天国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用人间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人痛苦了，因为俗人根据人间的事情来理解人间的语言，总是误解了诗人。音乐家可以免于此患，反正俗人听不懂天国的语言。"

在《喃喃》一书行将出版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邀请音乐人以音符来为诗歌作释？让诗与歌交融，或许在人间亦可寻得一幽径，径向天堂？虽然只是个人的一个略带嬉戏的想法，在微博上登出邀请信息之后，竟得到了相当多的回应。在给欲参与创作的音乐人一一回信时，我在信中对他们说："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未来结果怎么样，但愿当下就是欢喜的。这里所提供的诗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风格，为自己认为最有感觉的那一首诗谱曲，我没有任何的要求或限制，这是一次重新再创作的过程，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最大的创作空间。"

正因为如此的放空，在陆续收到各人制作好的音乐时，竟收获了最大的惊喜——原来每一个人所读取到的，远比我所书写的要深邃、广大，作者将作品全然交付于与读者，读者又成为了新的创作者，谱之以曲、赋之以歌，这种合作的形式，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心灵之间的交互与激荡。其中更有一些诗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演绎着，如此的不一样，却同样的出色，以至于无法抉择，只好一并收录，希望听者听后，也能触动到不同的意象空间，进入不同的心灵层面，进而倾听到更为灵动的自己。

用《弦歌》作为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一次很个人主义的尝试，但是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全然地做好自己，我们便能够共同缔造一个广大、平等、多元、绚烂的世界。

[诗·歌]

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

你见　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　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　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　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间
默然　相爱
寂静　欢喜

山里有首小情歌

鲤鱼儿找到鲤鱼儿
云雀儿看见云雀儿
春水流入秋水
夏泥化作冬泥
性相近的在一起
心相知的要分离
雨还没落呐
鞋已经湿啦

红花儿开出红花儿
山曲儿哼成山曲儿
东风经过西风
南篱对着北篱
种瓜木的会结果
种因缘的无尽期
天已经黑了
人不能睡呢

喇嘛千诺

忘了这么想你是为什么
不过
有个想念也不错

忘记了等到见你要说什么
不过
有个等待也不错

忘了彻夜沉默合十求什么
不过
有个默然也不错
就算我什么都忘掉
但是还有喇嘛千诺
喇嘛千诺

愿

想要纵身飞翔
不太高
在看得见人间的地方
在失落了净土的地方
那样就能够看见
还有多少渴望翅膀的肩膀

想要千里跋涉
不太远
在还有众生的地方
在劫数未尽的地方
那样就能够听见
还有多少渴望救赎的呼喊
想要安坐默然
不太久
直到空尽轮回里的时光
直到灭尽人我苦空的妄相
那样就能够溶化
幽冥世界全部的寒热暗淡

你已经给我，你心中的宝藏
我但愿如你，尊者地藏
但愿如你，不住轮回
但愿如你，不住涅槃

你的张望

他乡的明月
有没有攀上你的楼头
驿外的梅香
能不能驱走袖里的春寒

当你看浓雾
一山一山荡过去
浸湿林鸟的翅膀
飞也沉重
停也惆怅
我只能任淡墨
一圈一圈沁开来
染透黑白的山水
提笔思念
落笔无言
炉中的香
让它消散吧
桌上的茶
随它渐凉
知道你还在张望
就足够温暖了

千帆

长风放逐船帆
轻舟放逐崖岸
不管你在为谁流浪
我只为你而坚强
日月久长
我始终做你的彼岸
长路放逐脚掌
双足放逐故乡
无论你在为谁迷乱
我只为你而惆怅
天地宽广
我始终在你的远方
千帆过尽
不是你的归航
繁花落尽
只是我的离伤
即使等到命将不命
我也愿成为石化的风景
从千古到万古
装点在
你无心经过的路旁

观·音

谁出浊恶世
谁入轮回海
谁在低眉
谁寻声而去
谁大慈大悲
谁不离不弃
观世音　观　世音
最漆黑的夜里
我赫然听见你的声音
你喃喃说着：
生死契阔
同舟共济
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我喃喃回应：
生死契阔
同舟共济
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

相忘

江湖浩淼
我们在浩浩淼淼中相忘
忘那相濡以沫的倔强
忘那生关死劫的闯荡
忘记自己，才敢记得你
从此我这无脚的鱼
在大漠最深处蹲踞
不回头　不仰望　等记忆蒸干

岁月绵长
我们在绵绵密密中守望
守住你微风中的忧伤
守住我月光下的孤单
遇见了你，才认出自己
从此你这无翼的鸟
在海天最苍茫处流浪
一时近　一时远　等幸福靠岸
我们不哭
为爱而坚强
在各自的天涯
我们相依为命

风雨弦歌

当手指攀上琴弦
当风霜攀上了生命线
悲苦的心就开始
唱那欢乐的弦歌
用掌心的剧痛
可以听见
用眼角的笑纹
可以听见
渐冷长河听见
盛放烟花听见
整个海洋的月光
都将听见
歌者的心
在最幽暗和最光明处
般若不变

[每一个音符背后的众缘和合]——主创介绍

1．《寂静欢喜》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十三郎

演唱：萧十三郎

萧十三郎——

2010年4月底由民谣歌手夜郎和前工业设计师萧玲组成，音乐表现形式主要以西方古典音乐中的复调和声来表达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散拍和“气息”及古诗词的意境，音乐风格为后民谣（即民谣向世界音乐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

萧玲：生于电白，出于客家；偏喜音韵，多研各家；声如风籁，性若清茶；后遇夜郎，同修禅法；遂弃所业，投身艺涯；弦歌和鸣，缘此造化；萧十三郎，乃现天下。夜郎：名余志合，广西合山人氏。精音律，工诗辞，善斗法。少小离家，六亲无力，尘海飘蓬，自谋生计。遂习六艺，参野禅，结三教之狐朋，交九流之狗友，于所谓音乐之江湖略负薄名。观其人，霜发墨面；视其神，逊戾交加；窥其心，狷狂激荡；闻其言，情衷热肠。观其琴棋歌赋，不亦呜呼。

萧十三郎豆瓣小站：http: //www.douban.com/artist/xiaoshisanlang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1881315810/profile

2．《见或不见》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三藏梵音

演唱 三藏梵音＋（蒙语）乌吉斯古冷

3．《小情歌》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三藏梵音

三藏梵音——

三藏梵音是一个以做心灵音乐为主的音乐组合，由创作者刘三藏和歌者蒋凡组成。二人于2009年结识，因为对心灵音乐的共识而开始了合作的旅程。他们的音乐中有虔诚的祈祷，有对大自然的美好遐想，也有对人

性真善美的呼唤。

三藏梵音豆瓣小站：http: //site.douban.com/szfymusic/

4．《山里有首小情歌》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翟媛

演唱：郑祖光

翟媛——

具有救世精神的双子座文艺女，青年钢琴家。主业钢琴教育、演出策划、音乐演出人，偶尔写写歌、写写音乐评论。

翟媛音乐教学博客：http: //blog.sina.com.cn/pianoartoffice

5．《喇嘛千诺》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录音、编曲、混音：武小慈

电大提琴、迪尔鲁巴琴：Chris Chafe

小提琴、中提琴：Hunter McCurry

大提琴：Sarah Smith

低音提琴：Laura Steenberg

塔布拉鼓：Vikas Yendluri

录音棚：斯坦福大学电子音乐声学研究院录音棚（CCRMA Studio）

武小慈——

旅美音乐家，佛乐制作人。曾签约环球及太合麦田唱片。现于斯坦福大学音乐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电子音乐与科技专业。主要代表作有：佛乐专辑《人间》（太合麦田发行）、《皈依三宝》（原动力发行）。

6．《愿》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维克吃素

7．《你的张望》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维克吃素

维克吃素——

本名唐芸露，喜欢做点创意素菜，业余作曲，随力做公益。

8．《千帆》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监制：猛虎蔷薇

编曲：鬼鬼南

演唱：猫饭

后期：无名小卒

9．《观·音》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编曲、和声：欠拍的黄瓜

演唱：清弄

后期：Allen

监制、和声：猛虎蔷薇

主创的自述——

缘分的纪念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帆》的曲作、《观·音》的监制猛虎蔷薇，如果您喜欢这两首歌，请来听听主创们的故事。

本是山西太原人的我因工作需要独自一人来到广东肇庆，算算也近七个年头了。工作之余，我常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通过互联网共同创作，并有幸加入了网络原创音乐团队“墨明棋妙”，成为了“墨村”的一员。2012年4月，一位墨村“村民”介绍我和多多互相认识，并在微博、邮件交流间慢慢熟络。多多的才情和为人令人倾倒，她的诗作《千帆》瞬间将我打动，那字里行间的深流底蕴拨动着我的心弦，一个旋律渐渐地成型……

旋律只是骨架，如何让它有血有肉？我想到了偶然间结识的、在肇庆长大的音乐才子鬼鬼南。从乐理学习到吉他演奏、从音乐制作到乐队演出，他因浓厚的兴趣靠勤勉自学步入了音乐的殿堂，成为了肇庆盛·音乐工作室的职业音乐人。虽然鬼鬼南自己组建的乐队羯陵伽的风格以

rock和heavy metal为主，但辽远、惆怅的诗歌《千帆》同样打动了他，第一时间答应了为我的旋律进行编曲。从钢琴示意到伴奏DEMO，鬼鬼南不断地对作品进行着完善和补充，最终版本的编曲准确地突出了旋律的特点、极大地丰满了歌曲的内涵。

演唱是歌曲的灵魂。在寻找声音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同样隶属于墨明棋妙的歌手猫饭。猫饭的名字来源于他喜欢猫。参加过墨村线上活动的朋友们都会记得他的幽默诙谐、古灵精怪；听过他唱歌的朋友们也都会记得他的细腻温柔、真情流露。现就职于铁路行业的猫饭工作非常忙碌，然而他抽出宝贵的休息时间录制《千帆》却毫无怨言。猫饭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感情实质，用其特有的低吟浅唱赋予了作品感染人心的力量，让我深感选对了人。

最后一位加入《千帆》主创团队进行人声后期处理工作的是无名小卒。这位筒子提到自己是“九河下梢人士，金属党徒，屎色粪青，后被墨村招安”——从这几句，您也看得出他的爽朗和直率。也正因如此，在后期时间非常紧张的时候，我直接在QQ上找到他，劈头就问“今晚有没有空，有急事求助”，而他也不负所望地迅速完成了歌曲的后期工作，保证了作品及时交到多多手上。

与《千帆》相比，《观·音》的创作路线更加明朗，遵循了一般的网络歌曲制作顺序：因词征曲、因曲征声。其中，确定整个作品风格的是一位90后学机械的大学生，他就是《观·音》的曲作、同时也担任了编曲工作的年轻网络音乐玩家欠拍的黄瓜。

欠拍的黄瓜在高考后的假期偶然学会了录音软件，后来转而学习编曲软件。以编曲作为业余爱好的黄瓜平时和墨村的主创们玩在一起，喜欢恶搞一些耳熟能详的成名歌曲，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只要能博大家一笑即可。然而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在阅读了多多的文字后，黄瓜居然选择了最具宗教意味的《观·音》来谱曲，并且创作出了一个优美淡雅、宁静隽永的歌曲，与原诗相得益彰。

歌曲成型后，我很自然地在墨村中寻找合适的歌手和后期，几番Q来Q往，最终确定由清弄担任歌手，Allen进行后期。

“墨明棋妙”声部成员清弄是江苏无锡人，现留学新西兰，古风音乐和New age音乐都是她的最爱。清弄以歌手的身份活跃于网络以来，其柔婉清新的少女风格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进入墨村以前她已经发布过众多广受欢迎的演唱作品。进入墨村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声音和长相都非常甜美的妹子个性特别活泼，为人鬼马有趣，在Q群中经常语出惊人，并配以自己的搞怪照片作为QQ表情，被人笑称为“说着

郭德纲相声的林黛玉”。

清弄的声音清新透彻，怎样把她的演唱与《观·音》这个题材很好地融合？这对人声后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然而这个环节我是最不担心的，因为接手这部分工作的是墨村创作组的专业后期Allen。他在上海经营广告公司和录音棚，是一名职业录音师，他经手处理过的作品都会有质的飞跃。Allen混音后，《观·音》的人声神秘悠远，余韵绵长，更加符合原诗的意境。

《千帆》和《观·音》的主创大部分都是非专业人士，是多多的诗歌为我们带来了创作的灵感和发挥的舞台。受主创们的委托，我不但要为这次的合作感谢多多，也要为多多给予我们的信任和鼓励而感谢她！祝多多今后的作品更加丰富、人生更加精彩！就让这两首歌成为我们缘分的纪念！

猛虎蔷薇

2012 - 5 - 12

附主创个人作品网络地址：

猛虎蔷薇代表作品：

《二十二桥枫别雨》（演奏）：http: //yc.5sing.com/229593.html

《Who's沪》（演唱）：http: //yc.5sing.com/480000.html

《俗世呀》（作曲）：http: //yc.5sing.com/926426.html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u/1750134734

鬼鬼南新浪微博：

个人微博：http: //weibo.com/u/1827896723

乐队微博：http: //weibo.com/jielingjia

音乐作品发布：http: //site.douban.com/jielingjia/

猫饭代表作品：

《如梦令》（演唱）：http: //yc.5sing.com/229597.html

《言叶》（演唱）：http: //yc.5sing.com/229995.html

《不哭不哭》（演唱）：http: //yc.5sing.com/324897.html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shan8525

无名小卒代表作品：

《白鸟》（作曲/编曲）：http: //yc.5sing.com/1100073.html

《天鹅与国王》（作曲/编曲/后期）：http: //yc.5sing.com/785758.html

《空山》（作曲）：http: //yc.5sing.com/864829.html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u/1794849847

欠拍的黄瓜：

《潇湘水云》（作曲/编曲）：http: //www.tudou.com/programs/view/fo_KBLJIpLw/

《楼兰一醉》（作曲/编曲）：http: //www.tudou.com/programs/view/7PVhBeUvHmI/

《荣光》（编曲）：http: //www.tudou.com/programs/view/-XigWYQ2GGY/

土豆主页：http: //www.tudou.com/home/qwetvj/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u/1638916855

清弄代表作品：

《窅娘》（演唱）：http: //yc.5sing.com/761242.html

《骨生花》（演唱）：http: //fc.5sing.com/4338247.html

《九尾》（演唱）：http: //fc.5sing.com/4005331.html

新浪微博：http: //weibo.com/qingnong

10．《相忘》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同德居士

演唱：同德居士

配乐：徐武伟

同德居士——

同德居士本名赵亮，是与多多一起共修佛教多年的老参，一个用灵魂释放佛陀本怀的大乘宗徒。他是正脉佛珠品牌“如意藏”的创始人和首席设计师，倡导以正确本源的佛教文化来设计、推广佛具，致力于通过佛具、论著、音乐、影视、诗歌等形式，推动正脉佛教文化的传承。

徐武伟自述——

我叫徐武伟，北京朋友叫我老徐，西安朋友叫我小徐，八百里秦川养的懒汉一条，曾经当过愤青，没上山打过虎，也没下海骑过龙，玩过摇滚乐，做过流行歌，曾经梦想做一个吉他演奏家，结果被社会晃到现在三十几岁，只能以影视音乐为生。

到目前没有入过宗教，但是个反战和平主义者，因为受嬉皮影响比较深的原因吧。这次是头一回做靠近佛教感觉的音乐，身边佛教朋友比较多，也深受影响，觉得比较有意思，赵哥（同德居士）说过我这个性格是比较极端的，要么深信不疑，但轻易不下决定，算是个佛教俗家弟子的俗家弟子吧。其实还是很多事情放不下，做不到歌中所唱的“相忘”，境界确实尚浅。做音乐这么多年，从当初的风格界定到现在的所谓音乐无国界，现在，只是觉得音乐只是音乐，好听且和谐的声音而已，所有这一切都叫音乐，自诩在音乐方面做到一丝的“相忘”的意思吧。

以后呢，还是继续喝着茶做音乐，少些焦躁，多些平和，既然是和平主义者，还是继续希望天下生灵早得解脱，这话说得，说不定未来某一天机缘到了，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借赵哥一句问候送给大家——吉祥！

11．《风雨弦歌》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曾海韵

曾海韵——

2006年在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供职于某师范学院，五年后，在奔三的时日，决心辞职回母校读研究生。这个时候遇上《风雨弦歌》这首词，特别有感触，词里有种特别沉稳安静的力量。谱曲、制作伴奏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启发的过程。或许我们还无法轻松地摆脱诸多形色相苦，但我们起码可以学会在风雨的悲心中欢歌。

12．《弦歌》

作词：扎西拉姆·多多

作曲、演唱：慧子逸

慧子逸——

在梵音唱作歌手，梵音志业工作者，音乐治疗师，歌罗频迦梵音工作坊坊主，超级音乐播客等等多个身份之间自由穿梭，随因缘从事，工作宗旨自利利他，工作方式地点不定。海内外四处游走，不为采风做音乐，只为探寻心灵之路。多年来以远足为脚，以做音乐治疗为手，以唱梵音为口，以信仰为心，奉守按次第实修清净身口意之生命科学体系。志向坚定，天性浪漫不羁，酷爱自由和冷静。





字里行间既是倾诉

又是纪实

但总归

还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出版监制——张国辰

选题策划——张园雅

责任编辑——朱丽丽

装帧设计——崔晓晋